



冠首語和收尾語

周越然

東洋人講話，常用一種冠首語；如「阿諾耐」。西洋人也是如此，如「喂兒」(Well)。他們的主旨，在喚起對方的注意。

東洋人或西洋人又好用收尾語；例如「各殺魚賣屍」，「陰」(ing, 表進行)，「這都是因爲禮貌，或者因爲文法，所以不可不然。」

我們中國江浙兩省，蘇松太，杭嘉湖一帶的男女大小——尤其下流社會——也喜用冠首語和收尾語，并且用得很多。他們用那種冠首語和收尾語的主旨，並不在文法，也不在禮貌；仔細推想，又不在喚起他

我的繼祖母有一個使女(丫頭)，名叫富貴。她嫁給東門外鄉下人姓趙的；我們稱他趙家叔。

趙家叔是我們的灶下女婿。他很和氣，進城來的時候，一定來拜望我們。他吃了酒，常常講故事給我們小孩子聽，指手劃腳地無所不談。我們拖他的小辮子，打他的耳光，他全不生氣，依舊講他的故事。有時他還能夠起六壬課。不過他的嘴最「髒」講一句話，非有冠首語，必有收尾語——就是「碩德乃仰」。

人的注意。我三，四歲時，覺得那種「語法」在他人口中發出來的時候，聲調極雅(?)曾經試學一次。那時我的父親尚然健在，立刻把我捉住了——打手掌，又責罵。從那日起直至今天，五十多年了，我沒有用過那種「雅」的語法。我當日試學的，是「碩德乃仰」(諧音；原文污濁，不便寫出一語)。

「碩德乃仰」係舊時湖州冠首語兼收尾語。舊時用得的人，不論稱呼別人，或和人談天，每一句話的開始與終了，常常加附此語。讓我來講一個故事——也是事實——給諸君聽

進了我的門，不准你出租(罵人)。明白了麼？」

趙家叔道，「碩德乃仰，我明白了。碩德乃仰——阿呀，我講慣了。碩德乃仰，我想不講，牠又來了。碩德乃仰，老太太在世的時候，早已告訓過我了。她也叫我乾淨些，——碩德乃仰——乾淨些。碩德乃仰，……」

是時先母忍無可忍，遂責他道，「滾，滾出去！這樣無禮！」

趙家叔道，「奶奶，不要生氣。我不罵人，碩德乃仰，我不罵人，碩，碩，碩，請你不要作準(湖州土話，作「嚴責」解)你當我放屁好了。碩德，碩德，……我真的講慣了。」

講慣了——他真的講慣了。講慣的話，不論罵人與不罵人，極難改除，尤其是「碩德乃仰」那一類的冠首與收尾語。幼時學上了罵人語，後來變成乞丐，向人要飯要錢(鈔票)，仍舊想討便宜，自稱父親。三、四、五丈路，我沒有給錢。他憤憤地說道，「做奶娘(諧音)，不給就不給，我也不少你那二角錢。」

過了三天，四天之後，他又來跟住我「趕豬欄」了。我回頭問他道，「前三天罵人的，是不是你？」他答道，「我從來沒有罵過人。做……做……我那裏敢罵你？今天很冷，我又很餓。做……做……請你做做好事(慈善)，給我兩角洋錢」。我說道，「好的，今天我給你一碼錢。以後不准跟我，並且你不可罵任何人。」他笑嘻嘻地說道，「謝謝，謝謝，我很感激。做……」

他幾幾乎又把那句「做奶娘」講出來了。險哉，險哉！他真的講慣了。大抵講慣那種話的人，總是從最幼時生成的——五、六歲或七、八歲不等。昨天清早，我剛從家中出門的時候，看見弄口某隣居家的男孩，爬上自備三輪車。手中拿幾本教科書，想是上學去。他的年紀，至多九歲。他自言自語道，「娘擦皮鞋(諧音)，阿三(車夫的名字)呢？阿三，阿三！娘擦皮鞋。阿三，……」阿三狂奔而至，同時答道，「來了，來了。娘擦皮鞋，鐘點還沒有到；早哩。」

男孩道，「娘擦皮鞋，管她早不早，叫你去就去。」

那個男孩的「娘擦皮鞋」，當然從車夫阿三那裏學來的。

他的父親，比不上我父親的仔細，所以沒有管教他，禁止他不講。倘然我的父親不管教我，到今天我還講不慣那種話麼

除了做父親者，當教師的也應當隨時注意學童的語法，隨時禁止學童罵人。二十年前，我在開北尚公小學（商務印書館的實驗小學）當義務英語教師的時候，曾經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讓我在下面講給諸君聽：

當時有個身體高大的學生，似乎是本地人，常常大喊大叫，常常打人罵人。他的功課倒是很好。

某日早晨，我剛巧跑到樓梯邊的時候，他從上面奔下來，想要抓住在前面逃避的一個幼小同學。他口中大喊，做奶娘，捺（作「你的」解）爺不贊，做奶娘。

我一想機會到了，管教他的機會到了。我就此把他緊緊地抓住，先給他一個耳光，再問他道：「你爲什麼罵我？」

他答道：「先生，我不罵你；我罵他。」
我道：「做學生的，是不應該用這種粗話來罵同學？」

他道：「錯了，我以後不再

罵人。」
我道：「好！倘然你以後再罵人，我一定要請校長開除你。」

光陰如箭。過了八、九年之後，在無意中，我與那個學生又相遇了。有一天我同內子到崑山去拜壽。回來的時候，因爲遲一步，慢車開走了，快車是不停的，所以非待至夜間不能歸申。我向站長室一望，看見裏面那個人很面熟。他看見了我，馬上笑嘻嘻地站起來道：「老夫子，有什麼事麼？」

我問道：「站長貴姓？我們在那裏會過？」
他道：「老夫子，我姓顧，尚公的學生。你記得麼？你忘記了。我罵人，你請我吃耳光。我感激你那一記耳光。我從那日之後，用心念書，沒有出粗罵過人。老夫子，我的成功，都由你的教訓而來。做老師的像你，真的有心要學生上進，不誤人子弟。我很感激。」

我道：「你這樣說，倒使我難以爲情。我們現在不提舊事。我有一個請求：你可不可以設法，使我早些回到上海去？」

他道：「是了。我打電報。倘然快車在上一站還沒有開出，我可以叫牠在此地停一停。」

數分鐘後，他說道，「老夫子，你同師母進來坐。快車一定在此地停三分鐘。你們可以上車回去。下星期我到上海時，再到府上拜望。」

最末，我奉勸諸君不要罵人，並且希望諸君禁止家中的子弟出口傷人。上海這個地方，罵人的人太多了。不論早晨晚間，我出門的時候，在任何道

「直則無姿」

柳雨生

路上，總聽得見「做奶娘，做奶娘」之聲。明明白白自己碰了別人的車子，本應立時道歉，反而「做奶娘，做奶娘」地大罵；真沒理性！再上海人罵「豬羅」，罵「赤老」，聽到的人，被罵的人，全不作聲，若無其事——那也實在可笑。聽說南方，北方，東洋，西洋，都有罵人話。不過我不熟悉，不敢亂道。

文友社裏的一位鄭先生，一位潘女士，遠在半年之前就來信約我寫稿。指定了題材沒有，我已不甚記得了。當時質質然的答應了寫，是也有的，然而迄今已半年，仍舊一字未成。因此就想起，文章一類的東西，要慢有是好的，快了可不一定有，也不一定好。有些事情，不論怎樣不是任何人會發生感想的，有的時候連反感也沒有，就算答應不說贊成的話也成罷；由此也可見文事之難，於是想來，能夠寫一點東西的人，誤人也罷，貌似妍秀，實則挺脫，也就不去管它了。

。陽貨貌似孔子是可以的，孔子之貌，是不是像叔梁紇呢，這倒要煩國故大師去代爲考證一下。不過，書缺有間，雖然難於考查，而文章究竟是有目共覩的。
前兩天收到一位舊日學生的來信，稱爲學生，自己也就不免有一點兒惘然了。教書的時代，倒是很用心的，學生們因爲是選科，疏疏落落的課堂裏坐着只有十餘人，這都是所謂洋場才子罷。我教的課，有一門叫做先秦學術史，每週三小時，沒有用課本，每次好像演講似的，到了考試的時候，我

忽然想起用正頁式的方法去測驗他們，而正確的答案，却應該全是正號。這在一般人看來，這種考試是不可能的。可是，倒也奇怪，全場的考卷，竟無一個滿分，而通常皆在六七十分之間。他們是在信疑參半，這是考試呢，怎麼可以全盤書上加號呢？這位來信的學生，就把這件事情重提起來了。

這是兩面黃的心理。以爲，天下那裏有絕對的是非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過在某種情勢之下，就決定其在此時此地一事的是非性了。

所以，龔定庵說「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而他個人就喜歡那個無姿的。文章大約也如此罷。好多年前，讀一位朋友的小說，內有主角叫做Toshiko，是頗引人喜歡的女子，至今未能忘記，可是，我從來未嘗問過那位朋友寫這篇創作的心境。昨天，因爲偶然的談話，我和他談起這位Toshiko。來了，朋友是很愛他的小說的主角的，這不奇怪，我也很愛着呢，可是朋友說：我寫那文時，並不預備給國內的人們看的，我知道大家不喜歡Toshiko那樣的人。

如此說來，評文的優劣，大家只好保持着一個客觀的距離

(4)
離。這個距離，至少就是人和人之間不能夠完全瞭解的一個原因。

得子誌喜

王 予

時難年荒，大人飯也吃不飽，得子豈是可喜的事，但幾年來潦倒落拓，可喜事太少了，這遂不得不使我本能地微笑了。

男女在一起，經年沒有孩子，在朋輩間認爲是現代化的生活。對現代化我雖也心嚮往之，但論到自己，還是一本原始的活法。

我對於生活，可謂毫無法則，要是也有一點點成見的話，這就是聽其自然了。

男女在一起，是一生二，有了孩子，便是二生三，似乎真是最自然的事，我是無法違抗的。

明知三生萬物，即是無窮的担負，駱駝似的把重肩壓在自己的身上，這一種勇敢的低能，低能的勇敢，爲替天行道計，却也未始非對人生的忠實表現，硬硬頭皮也只好硬硬頭皮了。

生男育女，事先既不可知，事後也只好養出算數，不願自

x x x

認封建餘毒，幾千年來的既成的傳統的頭腦終於有份，同是自己的種細胞，對女孩，一樣傳種的，我是本能的更喜愛一點，對男孩，在客觀制度下可以接代的，我是半自發半觀念的不禁更重視一點，這也是從實招來的無可諱言的下情。

自己已懷了幾年雄心，想寫一篇「吳媽的兒子」是阿Q的後話，非敢續魯迅先生之貂，只是出身農村，覺得阿Q的種操，在在證明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不免想有所記述，總嫌藝術的手法不夠，備備至今未敢動筆。

阿Q的成份，身爲中國人，真是未敢後人，豈能不備，自己也有了後代，往下想去，無端生現實的恐怖。耗子的兒子是小小耗子，被壓迫與被損傷者的兒子的命運，恐也逃不出被壓迫與被損傷，世事如此，國事如此，無力救自身，遑論救孩子，孩子們的將來，我是無法樂觀命之曰中國的未來的

小主人的，即使是中國的一方寸。

這樣一說，可喜事又成了可悲也夫，只是看落地的嬰孩，雖是兩百六十日就離母胎的，又高又胖，哭聲宏亮，似是生命極強的樣子，不免希望一

代略勝一代的例外出在我家，這孩子將來多少比他的父親強一點，若是總要吃的，比他的父親更能吃苦一點。

說話的藝術

陳繼深

爲父者的將來的微笑，也只有看到如此微細的希望實現時的這樣一回了。

善於使用漂亮名詞的人們有這樣一句，「說話的藝術」；於是對於長於言詞的人們就美其稱曰懂得說話藝術。——平常時候老聽到這些，驟聽之下倒也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僅僅是覺得新得可以，似乎只有洋裝著得畢挺的朋友才配吐露這些新式的風雅字眼，新而已矣，沒有其他。

近來不知怎地漸漸有點不然起來，腦海里老覺得這句話的深意，是頗值得細細玩味的。自己是一個入世不深的人，也許還是孩子氣十足的。因爲入世不深，所以似乎對人世的相處玄奧所在也不大清楚，偶而碰了釘子才會默然地稍稍有悟於所謂人世原來是這樣的。同樣的情形，對於說話也不知道得化了一番心思之類，譬如

某種場合說話得繞一個圈子，將真正的意義半吞半露地用暗示手法叫對方去「猜」，這樣是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的，不會得罪別人，不會有損於自己而却完成了說話的任務。平常，不知是自己底個性使然呢，也不知是由於沒有碰過釘子之故，話總是直敘地正面的說了出來，雖然有正直，坦白爽快，天真等等的美點，然而壞處可就不小，態度激昂，鋒芒過露，立場顯著，於是常常在無意中得罪了別人，結果是意外地接到了報復的暗箭。

這樣的教訓受到不少，於是我們開始像夢漸醒似的恍然有悟地變得日漸「聰明」起來。所謂「聰明」，決不是智慧的意思，像什麼耳聰目明，記憶力強，思攷力快之類，耳聰目

明決不會有助於說話本領，然而這個「聰明」却使我有悟於「說話的藝術。」

以前不懂怎麼說話也有什麼藝術，現在開始恍然起來。原來說話的確是一種藝術，懂得這藝術的人才能說得一口漂亮詞令，叫聽的人心悅成服，而收獲說話效果。不知什麼道理，聽話的人不知是脾氣不好呢抑或患有某種毛病，總歡喜聽順耳的話，愛聽幸福的字眼，愛聽歌功頌德的調子，愛人恭維，愛吃馬屁。——這人問恐怕很少有人例外，至少我還不會碰到過不這樣的人。

一個人明明笨得一塌糊塗，然而他高興人家虛偽地說他聰明，誰要老實得至於「據事直陳」的說他笨，可就挨聽的人狠狠的白眼甚或一頓痛打。

明知道今年年成不好，生意只有蝕本，然而別人帶着笑臉說上兩句「恭賀發財」總是高興的；誰個要不知趣，根據鐵一樣的事實說今年做生意只有蝕本，他可就吃得吃上幾個耳括子。

魯迅先生曾經引過這樣的故事：「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想得一點好兆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於是收回幾句恭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

寫作與靈感

里予

我記得每次上戲院去，總常見到「善男信女」們在用手帕揩眼淚而且是那樣的真情！淒涼！起初我覺得這真是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這也是一種所謂「烟土披黑純」了。

說起靈感，文人在寫稿時幾乎不能缺少它，……想寫點東西，靈感不來潮，這真是文人最感到苦痛和煩燥的一幕：於是一隻手緊握着一管冰冷的筆桿，一隻手撫摸着長滿了鬍鬚的下巴；靜靜地思索着，可是筆尖裏始終滑不出一個字來……

有人把寫稿時的靈感比作武俠小說裏的什麼仙僧打坐時的所謂「心血來潮」似的；因為文人心血來潮時，雖然不能算

這故事充分地暴露了人們愛聽恭維話的可笑情形，因為孩子將來發財，做官與否大是問題，然而死是必然的，是真實的，然而虛偽地說不着邊際的話的得到感謝，說實話的竟至挨打——從這，我們可以懂得說話的藝術，這藝術原來在說假話！

出×時×地徒兒受難，而放出寶劍去營救，可是至少可以記得起一樁很久很久而值得寫作的事，或一件距離自己已有萬里之隔的事情，使讀者讀之有物的文章來。

「烟土披黑純」者，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假若硬擠出湊成一篇文章，是沒有靈感的；即沒有情感！魂靈！這種沒靈感的作品，又好像一個人失去了他的神經，思想和靈魂一般；祇不過白紙上點滿了幾千幾萬點黑粉罷了……這種文章，從首至尾是平淡無味的，也沒有如劍簇出血的話，更沒有點兒情感的存在！作者既在寫稿的時候沒感到什麼靈感，讀者在讀的時候也同樣引

不起什麼靈感。

寫稿朋友說：「在寫不出文章的時候，手裏頂好在玩弄一本名著（像魯迅的阿Q正傳等……）」！有時竟因書本內的一兩個字而引起你寫出一大篇幾千幾萬字底一氣呵成的作品，那時真感到一種「江河直下」的快意，從頭至尾，毫無缺陷之處，這種作品，是有生氣的。

有時，朋友請我寫一篇東西，我也預備好好論調一番，可是一握起筆，靈感不肯光駕，於是祇好摸摸下巴，搔搔頭了，就是燒上幾枝好運來香烟，也仍舊寫不出半個字來，這時我的心里，真比什麼都來得難過。然而有時不想寫東西；甚至在大便時，忽然靈感降臨，看到一點「芝麻」似的小事，竟引起我寫出長長一大篇，真所謂洋洋乎數千萬言。我急忙把它寫下來……那時朋友們瞧見我，都說我是多產作家！因為我在大便時，還在筆不停手的創作着，其實這正是我靈感來潮的時候。

有人辦刊物，請名作家賜稿，然而總沒有得到一定的答覆；或者本禮拜可以完成，或者這幾天可以交一篇……他們雖然能獨當一面地寫幾篇精華

的文章，但……也需等待這一種所謂「烟土披黑純」的來臨，何況靈感的出現，又是異樣的神祕莫測呢！所以不能回答

派頭

吳年

上海人處處地方表示着「派頭」大，「派頭」大就是「闊氣」，和鄉下人講究「場面」的意思一樣。

社會上有很多人為「派頭」而吃苦。一個公司裏的小職員不吝以三四個月的薪水做一件派力司長衫；一個小學校裏的女教師不吝以二三個月的薪水買一只紋皮的皮夾；一個月入僅是開支的主任或賬房不吝以一千多元一月的費用作他包車夫的飯錢及工資。有些人趁電車非頭等不可，有許多人吃了十元錢一頓的飯要給五元錢小賬。像這樣一類為「派頭」而「犧牲」的「精神」倒也很夠「偉大」，而且也不在少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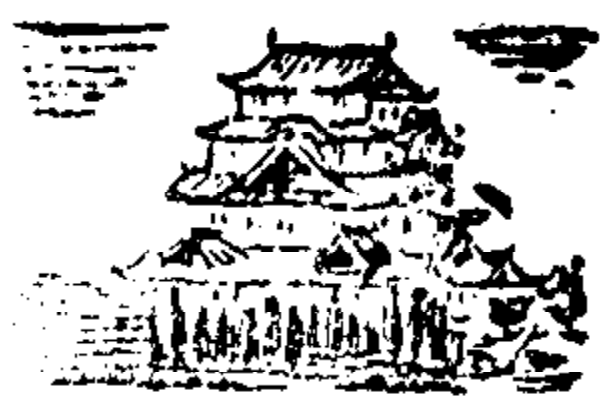
據說：「派頭」大，到處沾光。這話很有些道理；你穿得考究些，人家便會敬你；你穿得破舊些，人家便會憎你。你

一定的時期。「創作」與「靈感」的確也有了不解緣了吧！

穿得考究些，去公司裏買東西的時候，僕歐會替你拉門，店員也會笑臉相迎。你穿得破舊些去看一個朋友或親戚，他的佣人會對你冷待，他說不定疑心你是去向他借錢的。

別的不談，就我們學校裏的許多同學而論，也是很考究「派頭」的。如果你「派頭」十分大的話，不要說同學們對你恭而敬之，就是先生們對你也是另眼相看的。你缺課不來上，有同學替你代到；你考試考不出，有朋友給你「派司」；你分數不及格，有先生給你加足。你還可以得到女同學們的青睞。如果你是一個窮小子，又不會裝「派頭」的話，那你永遠也享不到這些「權利」的。

你考究派頭嗎？你沾過多少光？如果不會，那你是自討苦吃。



中日全面和平之新途徑

張國輝

中日事變在再七載，雙方犧牲浩大，我國損失尤為空前，而吾民痛苦亦達極點矣。苟日本確有亡中國之心，則渝方抗戰到底自屬不得已之舉。若中日有共存共榮之可能，則繼續抗戰當然失其意義。今全國人心渴望和平，然而渝方仍未覺悟，吾人鑒於世界大勢，站在種族立場，以為亟須努力設法結束事變，尋求全面合作之新途徑。大東亞戰爭發展以來，國際形勢已大改觀，東亞大局益呈明朗，日本非特無征服滅亡中國之心，且願中國興隆，與之協力建設東亞新秩序。自國府參戰後，東鄰首先實行交還租界，撤廢領事裁判權，助我恢復完全平等之國際地位，足徵彼方對我提攜之誠意。汪主席本同甘苦共生死之精神，自動參戰，尤足徵我方協力之決心。中日互尊主權，竭誠合作，最近結成道義同盟，前途尤為光明。國父遺囑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今我國既獲國家之平等，自應加緊努力與盟邦全面合作，共獲種族之平等，恢復黃種在世界應有之平等地位。蓋在英美支配之舊秩序下，我國不僅受政治之侵略，經濟之榨取，且與東鄰同受白人之種族歧視排斥也。苟一般國人站在種族立場，以世界眼光，觀察中日問題，必能獲正確的見解。不僅知爭國家之平等，且知爭種族之平等，與同種之國家精誠團結，互捐小嫌，共禦外侮，以完成保衛東亞，復興中華，黃白平等，共躋世界於大同之神聖使命。誠如天羽總裁所言「無論中國人或日本人，一出國門而到歐美，即無分別，尤其是到美國與澳洲，在當地人民心目中，均是黃種異族，在禁逐之例，不能享受平等待遇」云云。吾人於「美國排斥黃種移民，

與國人對時局應有之認識」(七月廿一日新申報)一文，曾本學者之坦白態度，標出種族大義，俾國人知爭種族平等與爭國家平等之同樣重要。同文同種之中國民族，在英美制霸之世界，有共同之利害，義應互助合作，共雪恥辱協力向外，不應互相仇殺，自殘同類，削弱黃種國家，方能免被白人歧視為劣等民族，而在國際間受種種壓迫與不平等待遇。形同被圈禁於東亞一隅，不得向外發展。亦即谷荻少將所謂「大東亞戰爭之神聖目的，包括打倒白種人之優越感，與廢除人種之差別待遇，中日有共同之責任是也。」

嘗謂自十九世紀英美禁逐中日移民，排斥一切有色民族以來，國際間平等之意義有二：一曰國家之平等，二曰種族之平等。就我國之現實言之，有華人與外人在中國領土內之平等問題，與華人在外國領土內之平等問題。即如日本，因係黃種，而日僑在外所受待遇亦未能與白人完全平等，蓋盎格羅撒克遜種族偏見極深，岐視黃人，在其統治之半世界排斥壓迫，不遺餘力。試觀美國禁逐華工歷史，與日美移民交涉經過可知矣。所謂種族平等者，不僅在廢止移民禁例，而在黃白平等待遇，與平等發展。美國固廢除排亞法令，而在英屬澳洲近為兩鄰，尤應取消排黃政策，與東亞民族平等合作。國家平等若無種族平等，則平等空無實際，必也種族平等，則國際平等方為完全。苟吾國人在現代萬國交通競爭之世，自甘卑下，消極株守，不顧國家與種族之前途發展則已。否則非中日兩國本種於意識，團結一致，積極奮鬥，打倒岐視黃種之盎格羅撒克遜民族，殊難達到種族平等待遇

，與黃白平等發展之權利也。當然中日共爭黃種在世界之平等，必須明瞭「血濃於水」之種族大義。雙方先自互相平等待遇，如同胞兄弟，本互信互賴互諒互助之道義精神，迅速解決兩國政治經濟與法權問題，攜手協力推行大亞洲主義，實踐大東亞共同宣言，則亞洲復興可期，黃白平等可達，而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成立亦無問題。今日本覺悟改訂同盟條約，決意平等待我。而我國人民一半遵行國父大亞洲主義，與東鄰協力建設共榮圈，一半仍受英美之誘惑，而阻礙解放東亞之義舉。夫日本發展不必征滅中國，中國復興亦不必打倒日本，相互提攜協力對外，方是上策。前人有言，兄弟鬩牆，勝亦不武，鵲蚌相持，漁人得利。渝方倘不及時覺悟甘受英美之欺騙利用，則影響黃種前途至大且鉅。汪主席前次訪日返都宣言「自大東亞戰爭以來，友邦國民均已回復亞洲人的自覺，努力於大東亞共榮建設，此種精神與國父所昭示之大亞洲主義，若合符節。為保衛東亞計，東亞民族不應當相仇，為復興中華計，全面和平尤應早日實現。」旨哉言乎。茲屆對英美決戰之前夕，中日又已結成全面和平，結束不幸之事變，而加強兩國提攜之精神力量。種族大義一明，則不僅黃種不打黃種，而中日人民必將相親相愛，如兄弟手足，不期然而團結合作，即渝方份子對英美之感情，亦必幡然改變，悔悟前非。此打破依賴英美觀念之棒喝，與分化重慶抗戰陣營之法寶。語云知恥近乎勇。苟全國上下知英美對我國之歧視侮辱，與乎大東西戰爭乃同種之中日民族，對英美滿雪恥辱，共爭生存平等之決戰。豈特我方將上能以敵愾同仇，壯懷共勵，與盟邦將士一心一德，膺懲英美，滅此朝食，即渝方將士亦必聞風興起，繼續來歸，釋閭牆之爭，禦英美之侮，而參加大東亞戰爭矣。至於肅清英美思想，亦莫善是申明種族大義，強化種族意識，為中日提攜之根本理念。蓋英美民

族之優越感，岐視中日民族為劣等人種，在其統治之半世界不許移民，不許入籍，差異待遇，等於黑奴，不僅與我神明黃胄傳統自尊心理，且與我國家民族前途之發展大有妨礙。苟將種族平等作為宣傳綱領，對於新國民運動，青少年訓練，以及軍隊學校均貫注以種族大義，俾一般國民，尤其是青年學生，武裝同志，知愛國愛種之同樣重要，則知爭國家之生存平等，更知爭種族之生存平等，知因參加大東亞戰爭而獲國家平等，更知須完遂大東亞戰爭以達種族平等。英美同文同種，能同心協力，以維持盎格羅撒克遜之世界霸權。中日同文同種，豈不能同心戮力以爭取黃胄在世界之平等地位耶？苟不能同心協力，而反互相猜忌，互相藐視，互相仇殺火併到底，同歸於盡，則難怪他人詆為劣等民族矣。竊謂種族意識參透全國，人人必自惕勵奮發，故種族大義之力量一旦發生，必沛然莫之能禦。在消極方面，可以消滅淪方之抗日情緒，促進全面和平；在積極方面，可以增強陸萬萬黃人之圖志，爭取在世界之平等地位，保障國家民族將來之發展。當然種族大義專以不平等對待我之英美為對象，而非反對一切白種國家，更非提倡種族戰爭。且遑國父遺囑，加緊連合以平等待我之日德義諸盟邦，在國一戰線，積極奮鬥，以打倒共同之敵人，共同之壓迫者。正如汪主席所示此次大戰乃人類之大革命，即一切被壓迫民族對盎格羅撒克遜之大革命也。

英美在其統治之半世界，如北美、中美、南非等地排斥黃人固無論矣。即在黃人鄉土之大東亞地域，如澳洲新西蘭等處亦然。大東亞地域北起西比利亞南盡澳洲，西自中亞細亞，東至檀香山，人口逾十萬萬，面積約陸千萬方公里。依照人口領土平均分配原則，洵屬東方民族之天然共榮圈。不僅種族、文化、宗教，大同小異，而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尤有相互提攜合作之必要。然而英人壟斷澳洲為己有，不令黃人插足。無論中國人或日本人均不許為移民入境，更不許入籍為公民，以維持其「白澳洲」之國策。近更結聯美軍盤踞澳陸，作為反攻東亞之基地。而澳人倚英美為援，不肯加入大東亞共榮圈，抑且助桀為虐，頓成東亞民族之大威脅。最近所羅門、新幾尼亞之頑強反攻，豈非以澳洲為根據耶？苟欲奠定東亞民族百年之大計，與黃人在世界之平等地位，自非中日聯合國力，趁茲世界大戰千載一時之機，共同遣派遠征軍打破「澳洲」之排黃國策，剷除英美反攻之基地不可。反攻之基地不剷除，英美決不肯罷兵言和也。澳洲面積七百萬方公里，人口僅六百萬，每方公里不足一人，以處於大東亞圈內之曠地，而不許東亞人移居，其蠻橫無道，較美國禁止亞工為尤甚。足為盎格羅撒克遜壟斷世界領土資源，蔑視人類幸福之鐵證。若開放為亞洲人口過剩之尾閘，乃一新亞洲也。故澳洲必須脫離英美之魔手而加入共榮圈。此一勞永逸之計劃，非窮兵黷武之侵略，乃鞏固大東亞共榮圈，與保障黃種將來之必要，豈非中日全面永久合作應有之目標乎？東亞黃人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而統治地球面積不及十分之一。依照國父共謀兩國前途發展之遺教，及世界資源平均分配之原則，亦應協力向外發展。當然遠征澳洲目前實行匪易，不過指出中日共同利害與永久合作之目標甚多。目前有實行之可能與必要者為協力援助印度獨立。印度為文明古國亦大東亞之重要份子，久思脫離英人桎梏。現已組織自由政府，若中日聯軍共作亞洲之解放者，助其實現獨立擴大反抗英美之勢力，誠屬事半功倍，而亞洲復歸亞洲人矣。否則英人盤踞印度，離間西藏，蠶食滇邊，永為中國之大患。今淪方助英鎮壓印度，反攻緬甸，以亞洲人而助歐洲人以阻礙亞洲人之解放，可謂倒行逆施，極不光榮，匪特自貽伊戚，並且違反國父大亞洲主義之遺教。大亞洲主義者，國父痛黃種之陵夷，憤白人之跋扈，團結同文同種之中日，以復興亞洲之主張也。中日理應合作之目標甚多。不僅共維東亞和平，防止赤禍，建設共榮圈，而以打倒英美帝國主義，解放亞洲

民族恢復黃種在世界應有之平等地位為最重要。黃白人種不能平等，乃中日兩國之共同恥辱。亞洲民族受英美之統治壓迫，亦亞洲全體之恥辱，故中日共同全面積極協力，完遂此次大東亞戰爭是為今日之急務。世界已成兩大壁壘，決戰現已開始，絕無妥協之可能。苟非新秩序之成立，即舊秩序之恢復。狂妄之英美豈非要求無條件之投降乎？萬一英美帝國主義最後勝利，東亞長城之日本失敗，黃種無一強國能抵抗白人之侵略，則英美種族優越感益高，黃人萬無抬頭之日，淪方希望在國際間之自由平等，與「四強地位」終必成為泡影。最近德黑蘭會議淪方並未邀參加。南非首相史麥資已明言將來全世界由英美蘇三強負責指導矣。英美非我族類，不可依賴，既不能容強盛之日本，豈能容強盛之中國？國父已言「無日本必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中日民族同屬黃種，在世界實有共榮辱、安危、存亡之宿命關係。再觀邱吉爾艾登等所言，「英國必保持其屬地」，不再放棄在華權利，與羅斯福、威爾斯設立國際警察，解除日本武裝之議。不僅緬甸非島香港南洋全部及太平洋各島復將淪為英美荷白人之殖民地，棕種將步紅種黑種之後塵。即中日兩國亦必喪失獨立自由，而為印度、埃及、伊期之續。全世界將為歧視黃種之英美白人支配矣。如果我方勝利，則既得之國家平等，與東亞解放，獲有保障，東亞人不僅能自決東亞之命運，且可進取種族平等待遇，及黃種向外發展之空間，與白人並駕齊驅於地球。有此崇高偉大之目標，神聖之使命，則中日協力對英美殊死戰，雖敗猶榮，況在戰略上已有必勝不敗之基礎乎？重光外相曾言，「東亞民族之興廢存亡在此一舉」，中國需日本之援助，日本亦需中國之協力。保亞與黃種在此時，時機一逝，千載難逢。凡屬東亞志士，黃胄英

？縱或少數淪方份子作白人之鷹犬，或不自知，大多數之將士必不願為黃種之罪人也。

或謂淪方宣傳中日糾紛之最大癥結在於東北問題，東北問題未獲完全諒解，兩國殊難全面合作。此次事變雖開始於蘆溝橋，實淵源於東北。淪方份子在最近參政會議猶有恢復九一八以前狀態之呼聲。而英美亦以領土完整懲惡蔣宋，繼續抗戰，以待世界大戰後之總解決。最近開羅宣言尤注重此問題。現時東鄰縱助我達到國家平等與主權完整，但滿洲獨立為其不可動搖之國策，東北一百餘萬方公里之領土損失，何從補償，凡欲兩國全面、澈底、永久、合作者，不可不注意也。吾人管見，以為東北分立雖屬憾事，然仍為三

千萬漢族之東北。中日兩國本種族意識，與道義精神誠心同盟，積極提攜，則向外發展後，領土損失能獲補償，滿洲獨立應予完全諒解。明達之政治家，眼光遠大，不刻舟求劍也。淪方之一再主張恢復東北，實受史汀生不承認主義之影響。此乃美國離間中日友好合作之傳統外交策略。國人不察，奉為圭臬，豈知滿洲建國之事實已歷十餘載，而承認者亦十餘國矣。前遠東時報主筆人雷彭遜 Bronson Pea 於「滿洲國記」Case of Manchukuo 依據歷史立言，殊有吾人參考之價值。雷氏略謂「滿洲原屬清室故國，庚子拳亂為俄人所佔，苟非日本賭國運戰敗俄人，早非中國所能保有，此歷史的事實，世界不能否認。當時中國對俄義之日本，不但無一臂之助，且有反對日本之中俄同盟密約。一九〇五年波子茅議和時，苟知此密約之存在，則中國乃敵方之同盟，日本即可據滿洲為己有，殊無交還之義務。中華民國成立，漢人光復舊物，乃以排除滿洲為口號，則原來統治滿洲之清室返歸故國，乃漢人在理論上所不能反對者。清帝遜位，原有所謂優待條件，十一年被逼出宮，民國既不履行優待條件，則遜帝返滿洲稱帝，亦不為過。況軍閥割據東北，魚肉人民，剝奪日本之條約權益，而滿洲不僅為日本之生命線，且屬國防所關。如欲解除中日永久糾紛，則聽滿洲在清帝統治下獨立，既不歸還中國，亦不併入日本，乃平允之折衷辦法。不僅日本支持滿洲獨立，即忠於清室之漢人亦贊助之。自一九一七年

俄國革命將中俄秘密同盟條約宣露後，世界有識人士對滿洲問題之見解，已不左袒中國矣。今滿洲獨立為中日俄之緩衝國，未始非穩定遠東局勢之良好辦法。云云。此對東北之過去歷史特殊情形，與國府發表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之意旨，不無有所闡明。

再觀日本派遣軍司令部告將士書所言，「滿洲帝國為一道義國家，其立國原理為民族協和。設今滿洲仍處軍閥榨取下，恐已淪為蘇聯屬領，而三千萬良民將備受塗炭之苦，或日俄之戰將再臨於滿洲之曠野矣。」國父屢言「中日同文同種乃弟兄之邦」。苟吾國人摒除虛驕之氣，度德量力，平心論事，本大亞洲主義之精神，放大眼光與兄弟之邦共謀妥協，則對東北獨立之諒解非不可能。夫以英帝國之強大，且能容忍肘腋間之愛爾蘭獨立自由。蓋知輕重緩急，所見者大，且以藉以對英國表示好感也。（愛爾蘭人居英者千餘萬，多於本島二倍，且其勢力可以左右英國政策）若必收回東北，方與日本合作，則真因噎廢食。蘇聯使外蒙獨立，迄今盤據其地為赤化東亞之前哨，淪方何以與之締訂互不侵犯條約，友好往來耶？英人割我香港、九龍、及緬甸、布丹、尼泊爾察，尙未交還片土，何以淪方願與同盟作戰，甚至助其鎮壓印緬耶？且滿洲並非併入日本乃係獨立，且為中日俄之緩衝國。俄人地跨兩洲，久為東亞之最大之威脅，且為蠶食滿洲之戎首（海參威沿海州阿穆爾均我舊壤原為滿洲之一部，於今國勢益強，並未變更其侵略政策。我不能單獨阻止外蒙獨立，豈能單獨阻止俄人化滿洲為外蒙第二耶？故就東亞大局而觀，中日滿實有聯合防俄之必要。國際法學家林百克氏曾云「一國之領土，可大可小，主權則不可缺。中國既陷於次殖民地地位則犧牲領土之完整，以換主權之完整，亦屬賢明之政策，在國際間已有前例。一九〇九年暹羅與英協議撤廢領事裁判權，乃以承認馬來數州改屬英國為條件，始克藏事」。民國廿九年中日基本條約成立，國府宣言尊重滿洲之獨立後，日本即助我廢除不平等條約，交還租界撤廢領事裁判權。今改訂同盟條約，撤消駐兵區域，與經濟地帶。確立中日新關係於完全平等互惠之基礎。苟中日本同盟精神從此全面積極合作，外交軍事方

針一致共謀向外發展，則不僅共有共榮，無有問題，即因東北獨立所失之領土亦有補償之可能。查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普魯士允許瓦塞等區脫離另組波蘭公國，而以獲得萊茵河西岸為補償。瑞典因允芬蘭割讓俄國，而獲挪威之地為補償。此領土補償 (Territorial compensation) 在歐洲國際間乃常有之事。而大戰後國界重新劃定之時，此原則尤常採用。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日本席卷南洋羣島全部，以及馬來、緬甸、越南已成世界極富強之大國，而能支配之土地極為廣大。中國現本同生共死之精神，與盟邦駢肩作戰。將來大東亞和平回復之時，必將重新確定各國界線。夫日本向南發展乃極自然，與合理的。南洋羣島及馬來等地歸日本統治在政治、經濟、地理、種族、文化各方面較由英荷統治實更相宜。日本無敵艦隊鎮守昭南軍港則白人不能再由海洋侵略東亞國家，而大東亞共榮圈安如泰山矣。吾人不僅贊成盟邦統治南洋南方全部，且願竭力協助確保此東亞共榮圈之寶庫，與西南太平洋全部之海權。設全面協力完遂戰爭後，我國依據同甘共苦共存共榮之意義，向盟邦重申永遠遵守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但願盟邦助我收還西南邊境毗連緬北（緬人獨立當然為中國所贊成，但緬甸北部如江心坡，野人山等地原我舊壤，苗旗所蕃殖，而非純粹緬人所居）越北之舊壤，（秦漢唐明均為中國領土，清末亦為藩屬，將來總須由法帝國主義解放，復歸東亞……）作為酬報或補償，盟邦賢明俠義之當局似不至於拒絕。蓋盟邦亦願中國之興隆也。（中略）盟邦前曾協助泰國收復東捕寨失地。今又助其向緬甸收回擇地二州，以及英屬之馬來四州。甚至交還尼可巴諸島於印度自由政府，義俠聞於世界，則將來助我收復緬北等舊壤，實非無望，况中緬邊境千餘里尙未劃定界線耶？倘淪方將士及時覺悟，止同室之戈，撤對壘之卒，與盟邦攜手西援印度獨立，掃蕩英美聯軍，則野人山、阿薩密、布丹等處原係中國舊屬，於英美驅出後，復歸中國統治亦屬近情理之事。現時貢獻愈多，將來希望愈大，盟邦當局不至厚藤薄薛也。大東亞戰爭完遂後，我國苟能收回西南舊壤，為東北領土損失之

針一致共謀向外發展，則不僅共有共榮，無有問題，即因東北獨立所失之領土亦有補償之可能。查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普魯士允許瓦塞等區脫離另組波蘭公國，而以獲得萊茵河西岸為補償。瑞典因允芬蘭割讓俄國，而獲挪威之地為補償。此領土補償 (Territorial compensation) 在歐洲國際間乃常有之事。而大戰後國界重新劃定之時，此原則尤常採用。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日本席卷南洋羣島全部，以及馬來、緬甸、越南已成世界極富強之大國，而能支配之土地極為廣大。中國現本同生共死之精神，與盟邦駢肩作戰。將來大東亞和平回復之時，必將重新確定各國界線。夫日本向南發展乃極自然，與合理的。南洋羣島及馬來等地歸日本統治在政治、經濟、地理、種族、文化各方面較由英荷統治實更相宜。日本無敵艦隊鎮守昭南軍港則白人不能再由海洋侵略東亞國家，而大東亞共榮圈安如泰山矣。吾人不僅贊成盟邦統治南洋南方全部，且願竭力協助確保此東亞共榮圈之寶庫，與西南太平洋全部之海權。設全面協力完遂戰爭後，我國依據同甘共苦共存共榮之意義，向盟邦重申永遠遵守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但願盟邦助我收還西南邊境毗連緬北（緬人獨立當然為中國所贊成，但緬甸北部如江心坡，野人山等地原我舊壤，苗旗所蕃殖，而非純粹緬人所居）越北之舊壤，（秦漢唐明均為中國領土，清末亦為藩屬，將來總須由法帝國主義解放，復歸東亞……）作為酬報或補償，盟邦賢明俠義之當局似不至於拒絕。蓋盟邦亦願中國之興隆也。（中略）盟邦前曾協助泰國收復東捕寨失地。今又助其向緬甸收回擇地二州，以及英屬之馬來四州。甚至交還尼可巴諸島於印度自由政府，義俠聞於世界，則將來助我收復緬北等舊壤，實非無望，况中緬邊境千餘里尙未劃定界線耶？倘淪方將士及時覺悟，止同室之戈，撤對壘之卒，與盟邦攜手西援印度獨立，掃蕩英美聯軍，則野人山、阿薩密、布丹等處原係中國舊屬，於英美驅出後，復歸中國統治亦屬近情理之事。現時貢獻愈多，將來希望愈大，盟邦當局不至厚藤薄薛也。大東亞戰爭完遂後，我國苟能收回西南舊壤，為東北領土損失之

針一致共謀向外發展，則不僅共有共榮，無有問題，即因東北獨立所失之領土亦有補償之可能。查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普魯士允許瓦塞等區脫離另組波蘭公國，而以獲得萊茵河西岸為補償。瑞典因允芬蘭割讓俄國，而獲挪威之地為補償。此領土補償 (Territorial compensation) 在歐洲國際間乃常有之事。而大戰後國界重新劃定之時，此原則尤常採用。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日本席卷南洋羣島全部，以及馬來、緬甸、越南已成世界極富強之大國，而能支配之土地極為廣大。中國現本同生共死之精神，與盟邦駢肩作戰。將來大東亞和平回復之時，必將重新確定各國界線。夫日本向南發展乃極自然，與合理的。南洋羣島及馬來等地歸日本統治在政治、經濟、地理、種族、文化各方面較由英荷統治實更相宜。日本無敵艦隊鎮守昭南軍港則白人不能再由海洋侵略東亞國家，而大東亞共榮圈安如泰山矣。吾人不僅贊成盟邦統治南洋南方全部，且願竭力協助確保此東亞共榮圈之寶庫，與西南太平洋全部之海權。設全面協力完遂戰爭後，我國依據同甘共苦共存共榮之意義，向盟邦重申永遠遵守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但願盟邦助我收還西南邊境毗連緬北（緬人獨立當然為中國所贊成，但緬甸北部如江心坡，野人山等地原我舊壤，苗旗所蕃殖，而非純粹緬人所居）越北之舊壤，（秦漢唐明均為中國領土，清末亦為藩屬，將來總須由法帝國主義解放，復歸東亞……）作為酬報或補償，盟邦賢明俠義之當局似不至於拒絕。蓋盟邦亦願中國之興隆也。（中略）盟邦前曾協助泰國收復東捕寨失地。今又助其向緬甸收回擇地二州，以及英屬之馬來四州。甚至交還尼可巴諸島於印度自由政府，義俠聞於世界，則將來助我收復緬北等舊壤，實非無望，况中緬邊境千餘里尙未劃定界線耶？倘淪方將士及時覺悟，止同室之戈，撤對壘之卒，與盟邦攜手西援印度獨立，掃蕩英美聯軍，則野人山、阿薩密、布丹等處原係中國舊屬，於英美驅出後，復歸中國統治亦屬近情理之事。現時貢獻愈多，將來希望愈大，盟邦當局不至厚藤薄薛也。大東亞戰爭完遂後，我國苟能收回西南舊壤，為東北領土損失之

針一致共謀向外發展，則不僅共有共榮，無有問題，即因東北獨立所失之領土亦有補償之可能。查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普魯士允許瓦塞等區脫離另組波蘭公國，而以獲得萊茵河西岸為補償。瑞典因允芬蘭割讓俄國，而獲挪威之地為補償。此領土補償 (Territorial compensation) 在歐洲國際間乃常有之事。而大戰後國界重新劃定之時，此原則尤常採用。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日本席卷南洋羣島全部，以及馬來、緬甸、越南已成世界極富強之大國，而能支配之土地極為廣大。中國現本同生共死之精神，與盟邦駢肩作戰。將來大東亞和平回復之時，必將重新確定各國界線。夫日本向南發展乃極自然，與合理的。南洋羣島及馬來等地歸日本統治在政治、經濟、地理、種族、文化各方面較由英荷統治實更相宜。日本無敵艦隊鎮守昭南軍港則白人不能再由海洋侵略東亞國家，而大東亞共榮圈安如泰山矣。吾人不僅贊成盟邦統治南洋南方全部，且願竭力協助確保此東亞共榮圈之寶庫，與西南太平洋全部之海權。設全面協力完遂戰爭後，我國依據同甘共苦共存共榮之意義，向盟邦重申永遠遵守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但願盟邦助我收還西南邊境毗連緬北（緬人獨立當然為中國所贊成，但緬甸北部如江心坡，野人山等地原我舊壤，苗旗所蕃殖，而非純粹緬人所居）越北之舊壤，（秦漢唐明均為中國領土，清末亦為藩屬，將來總須由法帝國主義解放，復歸東亞……）作為酬報或補償，盟邦賢明俠義之當局似不至於拒絕。蓋盟邦亦願中國之興隆也。（中略）盟邦前曾協助泰國收復東捕寨失地。今又助其向緬甸收回擇地二州，以及英屬之馬來四州。甚至交還尼可巴諸島於印度自由政府，義俠聞於世界，則將來助我收復緬北等舊壤，實非無望，况中緬邊境千餘里尙未劃定界線耶？倘淪方將士及時覺悟，止同室之戈，撤對壘之卒，與盟邦攜手西援印度獨立，掃蕩英美聯軍，則野人山、阿薩密、布丹等處原係中國舊屬，於英美驅出後，復歸中國統治亦屬近情理之事。現時貢獻愈多，將來希望愈大，盟邦當局不至厚藤薄薛也。大東亞戰爭完遂後，我國苟能收回西南舊壤，為東北領土損失之

針一致共謀向外發展，則不僅共有共榮，無有問題，即因東北獨立所失之領土亦有補償之可能。查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普魯士允許瓦塞等區脫離另組波蘭公國，而以獲得萊茵河西岸為補償。瑞典因允芬蘭割讓俄國，而獲挪威之地為補償。此領土補償 (Territorial compensation) 在歐洲國際間乃常有之事。而大戰後國界重新劃定之時，此原則尤常採用。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日本席卷南洋羣島全部，以及馬來、緬甸、越南已成世界極富強之大國，而能支配之土地極為廣大。中國現本同生共死之精神，與盟邦駢肩作戰。將來大東亞和平回復之時，必將重新確定各國界線。夫日本向南發展乃極自然，與合理的。南洋羣島及馬來等地歸日本統治在政治、經濟、地理、種族、文化各方面較由英荷統治實更相宜。日本無敵艦隊鎮守昭南軍港則白人不能再由海洋侵略東亞國家，而大東亞共榮圈安如泰山矣。吾人不僅贊成盟邦統治南洋南方全部，且願竭力協助確保此東亞共榮圈之寶庫，與西南太平洋全部之海權。設全面協力完遂戰爭後，我國依據同甘共苦共存共榮之意義，向盟邦重申永遠遵守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但願盟邦助我收還西南邊境毗連緬北（緬人獨立當然為中國所贊成，但緬甸北部如江心坡，野人山等地原我舊壤，苗旗所蕃殖，而非純粹緬人所居）越北之舊壤，（秦漢唐明均為中國領土，清末亦為藩屬，將來總須由法帝國主義解放，復歸東亞……）作為酬報或補償，盟邦賢明俠義之當局似不至於拒絕。蓋盟邦亦願中國之興隆也。（中略）盟邦前曾協助泰國收復東捕寨失地。今又助其向緬甸收回擇地二州，以及英屬之馬來四州。甚至交還尼可巴諸島於印度自由政府，義俠聞於世界，則將來助我收復緬北等舊壤，實非無望，况中緬邊境千餘里尙未劃定界線耶？倘淪方將士及時覺悟，止同室之戈，撤對壘之卒，與盟邦攜手西援印度獨立，掃蕩英美聯軍，則野人山、阿薩密、布丹等處原係中國舊屬，於英美驅出後，復歸中國統治亦屬近情理之事。現時貢獻愈多，將來希望愈大，盟邦當局不至厚藤薄薛也。大東亞戰爭完遂後，我國苟能收回西南舊壤，為東北領土損失之

補償，則東南海疆完整，而西南國境，直臨印度洋，將以吉大港或亞基坡為西通歐洲之海口。上述各地氣候和暖，資源豐富，人煙稀少，可以移民，其利於國家民族之前途，不亞於東北四省，然則豈非失之東隅，收諸桑榆乎？國父昭示「中日攜手協力，共謀兩國前途之發展」，豈外斯意？日本南進、北進，而不西向以謀進取。中國西向、南向、而不東向以謀恢復，則同文同種之兩國不致衝突，方能協力抵抗白人之侵略壓迫。確立黃種在世界之平等地位，共濟世界於國父願望之大同，完成歷史的神聖的共同使命。

中華民族不勤遠略，故步自封。自漢武帝通西南夷後，歷代因受希馬拉山嶺與橫斷山脈阻隔，二千年來尚未達到印度洋。元代雖征服緬甸，明清兩朝僅羈縻之。今渝方將士繼續抗戰，原因不一，然其最高理想，無非欲收回失地，而為民族英雄。惜其政策錯誤，雖忠勇異常，但勞而無功。夫東北四省與西南舊壤、同為中國失地，且均利於國家民族之前途。苟能幡然悔悟，參加大東亞戰爭，則印緬邊境已有陳誠、羅卓英數軍，即與盟邦聯合戰線。揮戈西指，收復野人山、阿薩密布丹等失地，猶反掌也。如果我國通印度洋之歷史壯舉成功，援印遠征將士豈非復興中華民族之英雄耶？吾人雖處在野學者，然知一般心理，若盟邦慨允助我收回西南舊壤，則兩國全面徹底永久合作尚復何疑？誠如林柏生部長所言，全國上下應諒解東北問題業已得到蔣氏所謂之「合理解決」。中日滿共同宣言，與中日同盟，涵有更崇高偉大之目的。迅將對東北之視線轉移於西南，並將以向東北謀恢復之努力，轉向西南謀發展，則國家民族之前途光明燦爛。東北地臨日本海，該海之四圍須歸日本控制，方能保其國防安全。兩國本兄弟之誼，互相理解，互助互讓，不爭雄於日本海邊，而西南近印度洋為我國之後門，又為我之舊壤，苟獲通印度洋之窗戶，則中華民族得一發展之新天地矣。

總而言之，東鄰今本道義精神，實行新政策與我平等合作，結成同盟。不僅互尊主權，並且助我復興，既未以戰勝國自居，亦未以戰敗國待我，則是當初抗戰之目的完全達到。只須實行同盟條約與換文，則敵

兵及兩國間一切問題迎刃而解。此後繼續抗戰實無必要，且非我國之利。徒為英美白種而斷喪我國家民族已傷之元氣耳。夫仇怨宜解不宜結。日本既無滅亡中國之心，中國自無打倒日本之意，善鄰友好乃我國傳統政策。現在現代白人制霸之世界，東亞一家，中日乃是兄弟，終須和好合作，方免唇亡齒寒。無論對內建設完成現代國家之條件，或對外發展，保障民族之將來，均有趁早結束中日事變之必要。百年來英美排斥中日移民，壓迫亞洲民族之史實，已證明盎格羅撒克遜種族偏見之深刻。黃種國家在英美制霸之世界，實無自由平等與發展之可能。（美國司徒達博士「色種橫流」等書 "Rising Tide of Color, by Tohoron Stoddard" 詳述壓制黃人計劃，讀之令人髮指）吾人應依同種合作互助之大義，全力爭取黃種在世界之平等待遇，與平等發展權利，共成興亞之大業，而建立公正、平等、合作的世界新秩序。至於滿洲獨立應予完全諒解，領土損失可望補償無疑。今大東亞地域因日本將士之武勇與犧牲，已脫離英美帝國主義之魔手，此東亞民族在歷史之無上光榮也。誠如東條首相上次在議會所宣言，不僅我國能獲完全獨立自由平等之國際地位，即緬甸、非島亦將實現獨立，在平等相互之原則下，與日本協力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今緬、非已先後獨立矣，則大東亞戰爭確是東亞民族之解放戰，亦即黃種對英美滿雪恥辱，爭取平等之戰。堂堂中國可不全體、整個，參加此神聖之戰爭耶？中日乃東亞之文明古國，本係獨立自由平等。今共謀東亞全體之解放，與獨立自由平等，並無侵略英美本國與歐美兩洲之意圖。彼主張「美洲人的美洲」者，自應承認「亞洲人的亞洲」方合道義。乃英美恃其豐富資源，與生產力量，野心不死，尚思捲土重來，一再征服東亞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若無一再征服東亞，或支配東亞命運之野心，自無重來反攻之必要。東亞乃東亞人之東亞，凡屬東亞人均有保衛東亞家鄉之共同責任。苟東亞人不協力保衛東亞，非特東亞各民族未能完全解放，即中國之身與亦不能達到。此次戰爭

已成東亞黃人對英美白人之抗戰。東亞若復為白人所支配，黃人將永淪於不平等地位矣。故在國家與種族之立場，全國上下，尤其是渝方將士，應即與盟邦同仇敵愾，完成共同之神聖使命，實現崇高遠大之目標。日本對英美之勝利即黃種全體之勝利，日本對英美之挫敗即黃種全體之挫敗。苟仍缺乏種族意識，昧於種族大義，不省察日本新政策對我之真心誠意，一誤再誤，猶作英美反攻東亞之第五縱隊，則黃種前途殊堪浩歎，而在歷史上之責任亦重大矣。今東亞各國均已覺醒，渝方豈可執迷不悟，惟願放大眼光，早日自覺，遵行國父遺教，在汪主席領導下，與東鄰全面協力，共取大東亞戰爭之最後勝利，各撤對壘之卒，合組援印之軍，則不僅七年來之中日事變圓滿結束，而大東亞戰爭之完遂，亦無問題。十萬萬東亞人民團結一致，發揮總力，保障大東亞之獨立、自由、平等。我逸彼勞，彼曲我直，英美不僅無反攻之力量，抑且無反攻之口實。正義必勝，東亞必興。汪主席一再宣示之全國統一，總力參戰，確係今日急務，而種族大義則推動之精神力也。

此次大東亞共同宣言取消人種差異待遇，乃東方民族已有種族意識之具體表現。而種族平等乃十億亞洲人之共同要求也。曠觀東西歷史，盱衡國際大勢，中日同文同種在英美制霸歧視黃人之世界有共同之利害，與合作之目標。互尊主權，提攜共進，乃是天經地義。救國救民救種，豈有其他途徑？今幸結成平等互惠之道義同盟，全面合作，尙何遲疑？若走渝方路線，必再血戰多年，重傷元氣，糜爛全國，塗炭吾民，而將來結果仍在未定之天。如果幡然來歸，共作復興中華之英雄，保衛東亞之干城，則對日提攜，力量更大。一轉移間，整個國家民族之自由獨立平等，即已達到。共有共榮，興華與亞黃白平等世界大同。然則孰利孰害，何去何從，黨國賢豪，渝方將士，豈待言喻也哉？

「大和魂」的本質

小竹文夫

友 文

日本人認為最誇耀的，精華的日本精神「やまとだまし」，在普通外國人從好的方面說，似乎被理解為忠勇武烈的精神，實際上却被理解為粗野，野蠻而與理智和聰明無大關係的莽撞的精神。其誤解「やまとだまし」的本質，莫過於此。這種誤解同時也是對日本的誤解。如果想到今日不幸的戰爭，也是從對日本的誤解，以及對「やまとだまし」的誤解而發生，那末再沒有比誤解還可怕的事了。

不消說，「やまとだまし」的「やまと」是日本的國名，用現在的話來說，即是日本；「だまし」就是精神。日本從中國輸入漢字時，才使用「大和魂」、「和魂」或「大和心」的文字。「大和」並不是「やまと」的譯音，這是顯明的。然則為什麼「やまと」使用「大和」兩字呢？「大和」，如文字所表示，是大的和，就是具有和平、調和、和暢、和煦的意義。如果用中國的表現說，就是「中庸」或「無過不及」的意思。這不過是按照「やまと」所具有的性質和內容而使用罷了。這就以「やまと」為接頭語的其他音辭來考察

，也可以理解的。例如「やまとらた」（和歌），或「やまとゑ」（大和畫），與「からうた」（詩）和「からゑ」（唐畫）那些古板的東西不同，具有曲線的而溫柔的意義，並且實際上優美和溫雅是和歌及大和畫的本質。所以「やまとだまし」（大和魂），並不是古板，粗野，野蠻的精神，相反地其本質，必須是被調和了的中庸的精神。

試就實際上的歷史來觀察一下：「やまとだまし」這音辭，最初見於文獻的，就是優美的日本最古小說源氏物語。在該書的乙女（少女）之卷中，主人公源氏之君的嫡子夕霧到了十二歲，決定舉行穿大人的衣冠儀式。其父源氏之君要把他送到大學，研究學問。其祖母三之宮說：「我們的門第不用研究學問，也可以做大臣大將，可以趕快叫他去做官，無須辛苦地研究學問」。源氏之君則說：「如有門第的兒子，沒有學問，只有「やまとだまし」，則沒有大才能，也可以處世。然而如有學問，則「やまとだまし」，更能博得人家的信用。」當時的學問，不消說是中國的學問，原文為「ざえ」（才），即使

所謂「漢才。」兩字。「やまとだまし」與這「漢才」即學問相反，從前後的文意來看，漢才是講理論的正式學問，而「やまとだまし」不是正式的理論，但似乎是能把握要領，而能融通的世才乃至常識的意義。

關於這點要考察的，即日本思想的特長，就是自古代所說的「不揚言」。這就是對於結論判斷，不講什麼理論的意思。但所謂不講理論，並不是無道理也可以主張，或無論知道不知道，也要盲從的意思，乃是憑藉聰明的頭腦，自能直覺洞察其結論判斷。蓋從中國輸入學問後，事物的論理，便似乎被闡明了。然而什麼是真的？怎樣做是最好的？對於這些問題最後的結論判斷，不但不能從這種理論的演算出現，並且聰明的頭腦之能簡單地直覺，以學問的理論而言，反產生無限的論難。這「不揚言」，而能知道事物本質的聰明的頭腦和精神，自古代在日本人就已經有了。我想一旦附以名稱時，才叫做「やまとだまし」。僅有上述的源氏物語的「やまとだまし」，也沒有妨礙，但如有「ざえ」（漢才），更能博得人家的信用。其意思就是：學問和論理是憑藉「やまとだまし」實現判斷的手段裝飾的。這樣，「やまとだまし」的性質，也更

能理解的吧。「やまとだまし」既是這樣的東西，則由此判斷的理解，是正確的，所以應該是充分獲得調和的無過不及之中庸的實際的東西。於此「やまと」才有譯為「大和」的理由。大鏡中的藤原時平，才有認為富於「やまとだまし」精神的人物的理由。本居宣長所做的，而表現「やまとだまし」的「若問扶桑大和心，朝職奉

「往矣集」日譯本序

朱 樸

二月十日下午三點鐘，每日新聞特派員村上剛先生忽然駕臨古今社來訪我，寒暄之下，他說接到每日新聞（東京）編輯局長吉岡文六先生的電報，說古今叢書第一種周佛海先生的「往矣集」已由每日新聞全部譯成日文字，最近期間即將出版，希望我寫一篇序文，萬勿推辭云云。詞意懇切，終於我不客氣的答應了。

往矣集自去年一月出版以來，一年之中，已經八版，如此盛況，實為近年來國內出版界所絕無，這不但著者周先生個人當引以為豪，抑亦古今社全體同人所認為非常光榮的。

周先生第一次為古今寫文章就是前年五月古今第三期上所發表的那篇無人不知老少咸誦的「苦學記」。那篇文章在古今上刊出後，中日各報無不轉載，以後每逢周先生在古今上有文字發表，中日各報也無不一一轉載，這充分的說明了周先生的文字是如何的博得中外讀者的熱烈歡迎。

周先生文章之所以能夠博得大眾之熱烈歡迎，我想不外乎一個「真」字罷？在去年一月一日往矣集剛剛出版

的時候，我在該書的序文中曾經說過以下的幾句話：

「在我生平所交的朋友中，秉性之忠厚，情感之熱烈，待人之真誠，行為之俠義，沒一個比得上周先生的。言為心聲，他的文字完全是他人格之表現，至性至情，絕無半點虛飾。」這一年來，一切的一切，更足以證明了我的批評。就我個人所知在過去的一年中，周先生公開捐助苦學生的助學金為數甚鉅，此外他所不願為外界所知道的對人的援助，更不知有多少。他因出身苦學，所以在他苦學成功的今天，對於國內成千成萬的苦學生特別抱有深摯之同情。「君子不忘其本」，這在周先生誠可謂當之無愧了。

言行相符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中國有一句老話曰：「文人無行」，就是說文人的文章無一不是冠冕堂皇，但事實上他們的行為則十九是不堪聞問。尤其是一般所謂名公鉅卿，不要說言行不能相符了，簡直痛痛快快的可稱言行適得其反。申報月刊第十期上有李芷君的一篇「讀往矣集」，對

於這一點也會慨乎言之，文中有曰：「有許多名公鉅卿，儘在嘴上或筆上說得如何正大光明，磊落軒昂，可是一接觸實際的行動，就距離得不可道里計了。」

說起一切名公鉅卿的文章，往往在未讀之先，已經令人搖頭不已了。不是失諸枯燥嚴肅，八股濫調，味同嚼蠟，便是紙上寫的與心中想的截為兩概。所謂心口不應，正足以概這些人物和這些文章的全盤精華。」

周先生的往矣集之所以能夠不脛而走，萬人傳誦，恐怕就因為它不蹈上述之覆轍罷？

最近上海大陸新報也將往矣集譯成日文出版，並請周先生自己寫了一篇序文，原文已先在最近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四十期上發表。周先生在那篇文章的最後一節曰：

「友邦日本的讀者，讀了這本小冊子，對於我過去的苦學和奮鬥，當然可以得到相當的了解。但是我希望友邦讀者得了解中國現在，和我當年一樣苦學奮鬥的青年，有成千成萬。這些青年，將來都是中國的棟樑，東亞的柱石。我希望日本的青年和中國的這些青年，互相了解，互相提攜，真正的新東亞，纔能建設起來。」

謹借引于此，同樣的再貢獻給日本的讀者。（中華民國卅三年二月十五日朱樸于上海古今出版社）

秀映山櫻」這一首歌，也可以感到一

やまとたましい」的優美，而毫不感到武烈的精神。又如吉田松陰所詠「やまとたましい」的「為不可為，欲止弗能，是大和魂」一首歌，也說學問和理論，另外有根據「やまとたましい」的無上的判斷。這一點與上述的「やまとたましい」的解釋，毫無差異。

然而「やまとたましい」因為「不揚言」，所以具有最實踐的性質。因此其實踐行將被妨害時，要排除其障礙之力，也很強大。這即使不是本來的性格，但也伴着實踐的東西。實際上不伴着這種實踐的「力」的思想及和平，不是真的思想、和平。這是文的大和之「やまとたましい」應具有勇敢之武的一面的理由。而真的大和實現時，除去這障礙之手段的武力方面，只被外民族所注目，而「やまとたましい」則被認為單純的忠勇武烈。這是全然誤解日本人的真意。我爲了「やまとたましい」和日本民族，在這裏加以辯解一下。

（昌銘譯）（中二首日本歌係張蕭蒼先生所譯）

大東亞戰爭的現勢

劉希平

日本所發動的對英美的太平洋戰爭，其目的乃在解放東亞，恢復東亞的自由，更於大東亞領域內，建設各民族共榮的新秩序。這種理想的實現，不單足以拯救東亞，而也對於全人類的幸福有所供獻。反之，英美在這一戰的戰爭，他們雖也說乃在「確保自由」，可是在他們統治下的印度，至今並未慨然以自由授予，並且還想進一步使東亞各民族永久在他們的支配下。以這兩者相較，屈直之勢本已顯明，則其勝敗的歸趨也不難預測。但懷野心的英美，尤其是美國，自恃物力的豐厚，不惜以之作孤注，高唱一九四四為總反攻年。則今年屆臨以後，英美在東亞的反攻，自必轉趨於積極。不過他們雖不惜以巨量的飛機與兵艦作犧牲，而所獲的成效為如何？當也不難以過去的事實來證明。

日軍在過去的戰爭之中，早已佔領大東亞之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廣大地域，這不單已形成堅強的防衛地域，而其富源無窮，經迅速開發後，也足以增強戰力。這種已成的必勝形勢，我們是應該加以注意的。自敵人實行反攻以來，日軍也到處斷然予以邀擊，而使印度洋與太平洋的各戰場，成為敵軍的葬身所。

印度洋方面，日海陸軍作緊密的協力，一方面鞏固佔領地域的防衛，一方面更進而攻擊敵人的後方。日軍航空部隊的轟炸，遠及加爾各答等地，而使敵人的軍事設施為之粉碎。

南太平洋方面，在去歲即已展開極其壯烈的海空戰，經日軍的勇猛作戰，屢獲偉大的戰果。所羅門羣島之玻根維爾島方面的作戰，在去歲十月二十七日，敵軍一部隊於所羅門羣島之摩諾島登陸，從此遂展開所謂玻根維爾島海戰，及第一次至第六次的玻根維爾島海面空戰。敵方以有力的輸送船團及航空母艦戰艦等機動部隊從事反攻。日海軍航空部隊及海上部隊，也予以猛烈的迎擊，而獲得偉大的戰果。計擊沉及擊毀敵方航空母艦十一艘，戰艦八艘，巡洋艦二十六艘，還有其他艦艇很多，並擊落敵機六百架。再敵軍對新不列顛的進攻，也蒙受重大損失。其輸送船團及其他艦船，因遭日軍航空部隊轟炸，損失不堪，自不待言，同時兵員及軍需品亦受鉅大損害。計自去歲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所擊沉及擊毀之敵巡洋艦已達三艘，輸送船達二十二艘，其他登陸用船約百艘。

若以去歲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兩個月間，南太平洋各方面的綜合戰果言，則所擊沉的敵軍主要艦船，計有航空母艦十六艘，戰艦五艘，巡洋艦二十六艘，驅逐艦九艘，潛水艦十一艘，運輸船三十三艘。至於被擊毀的敵艦船，也有航空母艦八艘，戰艦四艘，巡洋艦二十五艘，驅逐艦八艘，運輸船十五艘。再就飛機來說，則所擊落的敵機，也約有九百四十架。這乃是所謂總反攻年的前夕，敵人在南太平洋方面所遭受的打擊。無論美國的生產力是如何的強大，在此僅僅兩個月的期間，就蒙受了這樣的損失，當然不是易於補充的。

而在今年既稱為總反攻年，則戰爭當更擴大，同時其所受的損失，也必隨之而增加，因此我們也可知英美人這種帶着宣傳性的戰略，當更陷於不利。

現代戰爭的決勝，在前線頗有賴於作戰精神與作戰技術，關於這兩點，日軍的質素特為優異，所以屢能以少勝多，而獲得驚人的戰果。而在國內的後方，則有賴於國內的團結，以及生產的增進。至於言國內的團結，則在今日的美國，有人種的糾紛，有黨派的糾紛，有階級的糾紛，黑人的大暴動，各種勞工的總罷工，都是反映著國內的不安。若一旦戰事更陷於不利，美國的內部衝突當更趨於激化。反之在日本，全國均以天皇為崇拜的中心，忠君報國的思想普遍於各階層，而成爲根深蒂固的理念。所以無識國家所處的境地為如何，全國的團結只有愈趨於緊密，以其一億一心的

力量，終能克服任何困難。而在生產方面，其工業技術與工業設備的突飛猛晉，實不是我們局外人僅憑想像所能推測。加以南太平洋方面資源的取得，則正與美國處於相反的地位。今更爲適應大決戰時期的來臨，關於軍需生產更有劃時期的改進其將來力量的表現，則也不難以今後的事實來證明。

敵方的反攻，企圖於短期內決定勝負，但日本當也有斷然的決心，以邀擊敵人的總反攻，以爭取最後勝利。除於軍事上已作萬全的準備以外，同時也置重點於生產，以求軍需品的迅速增產。且以航空戰在此時的重要，更積極增造飛機，以期達到爭取勝利的目的。其決戰第三年的飛機增產計劃，爲滿足國家的確切要求，已決定作數倍的增產。關於增產此類軍需品，今已設置軍需省，以作全盤的策劃，並由東條首相兼任軍需相，而躬親主持其事。東條首相於第一次軍需監理部長會議席上曾致訓詞，指明軍需監理部的重要使命，乃在推進並指導以增產飛機爲中心的軍需生產。其所舉出關於軍需生產行政機關的服務要點則有三項：(一)須使軍需生產的重點專置於航空戰力，則使之滲透於生產方面，(二)指導生產，充分發揮戰鬥精神，(三)認識生產實際情形，努力總合發揮生產能力。

日本在創設軍需省以監查飛機工業後，軍官民的協力態勢即告實現。今後三方面打成一片，以謀急速增產飛機，當可獲得莫大成果。

但飛機工業乃最具有綜合性的工業，

爲求多量生產，自須樹立綜合的對策。更須使飛機工廠與動力工廠之間的綜合的關係，及輕金屬鋼鐵與其他關係產業的橫的關係，互相平衡，以便確立增產飛機計劃。關於此點，日本現正整備第二種工業部門的企業爲中心，實行調整企業系統等強力施策，而於此種基礎上，漸次確立多量生產方式，故今後的增產實極有望。同時各公司工廠生產技術的公開交流，也因設立軍需省而逐漸推進零件機器的統一，以及機種與所載兵器的統一，這也是多量生產的前提要件。

日本軍需增產，尤其以飛機的增產，其各項準備既已漸次確立，則在今後自必有突飛的躍進，生產數字的增加或更能超出美國亦不可知，因此，國將亦不能專憑數字以作誇耀，而對今後的戰局也必有重大的轉變。

戰爭的決勝，除於前線的軍事，國內的經濟，也就是軍需生產等，須操有確切的把握。而國際上政治與外交的決勝，其重要性也決不在前者之下。關於這一方面，日本則處處以堂堂正正之旗，作積極的主動攻勢，在戰爭的過去兩年間故已如此，而在今後當更加强。反之，在英美方面，其發動戰爭的根本動機，即爲違反正義的自私自利，因此其在國際政治上，不單不能採取積極的攻勢，即守勢的戰略也是毫無所有。師直爲壯，屈爲老，如果師出無名，究竟是致敗的一大要因。英美專以物質誇耀，而忽略了這種精神上的要素，也未

免是迷信物質了。

本來政治外交攻勢與軍事攻勢的運用，雖時有強弱的不同，而兩者在戰爭時期乃是並行的，絕沒有一方面的間斷。若僅以重點來說，則也可以指定某一時期爲側重某一方面。在大東亞戰爭的第一年，日本軍事攻勢如怒濤的突起，而獲得無與比倫的戰績。至於戰爭的第二年，也就是民國三十二年，日本基於歷來所抱負的偉大理想，而展開一大政治外交攻勢，且獲得顯著的成效，這也可以說是戰爭第二年的特異之點。是以過去兩年間，兩種攻勢都在繼續發展著，若僅以重點來說，則第一年的特點在軍事，第二年的特點在政治外交，但這也不過是勉強的劃分而已。

英美的對外政策，一貫的都是在削弱他國，而使之喪失獨立，終於淪爲殖民地，而供彼輩的榨取。但日本則適與之相反，其在大東亞發動掃蕩英美勢力的戰爭，衷心所祈求的，乃是使亞洲各民族恢復獨立自由，都成爲強國而獲得更生。所以日本的亞洲政策，最大的目標，爲扶助亞洲各民族，使恢復自由平等。日本懷著這樣偉大光明的理想，所以能在政治外交上獲得空前的成果。

在去歲的初頭，日本首先樹立對華新政策，根據此新政策將租界交還中國，並撤廢治外法權。我國全國上下，也激於日本這種道義精神，一致奮起，毅然向英美宣戰，而誓與日本同生共死。去年八月間緬甸宣告獨立，同時緬甸亦對英美宣戰。最後菲律賓也告獨立，而成

爲新共和國。此外日本還將廣大的土地

編入泰國版圖，承認卜斯氏的自由印度臨時政府，聲明將尼科巴，安達曼羣島劃與印度臨時政府，且竭力援助其國民軍的編成。凡此種種都是援助亞洲各民族，使恢復自由與獨立，以表現日本道義外交的精神，而獲得外交上的絕對勝利。同時又對英美展開政治攻勢，此種攻勢至去年十一月已有驚人的結果，此即大東亞會議的召開，亞洲十億民族的代表都齊集東京，討論決定亞洲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原則。此乃亞洲歷史空前

反之，在英美不單不能夢想到有這樣

偉大的精神，且彼此互相欺詐。協約陣營中，諸大國間彼此不信任，而小國則均係他們大國的魚肉，以聽任宰割而已。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乃是烏合集團，其不能有所成就是很顯明的，若以當日本堂堂的政治外交攻勢，則未有不粉碎無遺。我們從軍事經濟以及政治外交的三方面來看，英美都處於劣敗的不利地位。所以無論他們是如何高呼反攻，也都是極其空洞而毫無把握的。一旦日本展開猛烈的邀擊，更進而對英美實施總攻，則英美的誇言，當受到極大的教訓。而這些事實的演變，我們可靜待這大東亞戰爭第三年的進展吧。

三十年後的新世界

人工操縱氣候

雖然我們已能在室內造成隨心所欲的人造氣候，但農業仍需大自然氣候的束縛。最近人們又在努力研究一種能改變夏季和熱帶氣候的方法，這將使文明進化的途徑轉變過來。從埃及古王法老時代以來，這條途徑一向是在向北方移動的，因爲寒帶溫帶的氣候比較適宜於人體。至於冬季氣溫的

調節將隨自動加煤器和各種自種能裝置繼續進步不已，用無線電短波供給家用的熱力和動力目前還在試驗期中。和氣候調節同時並進的將是黑夜的征服。晚上的戶外活動和公路交通將跟白天一樣的便利，工廠也莫不如此。太陽光線已經可以用人工來仿造了。(完)



論英美與蘇聯的對立

徐之良

友 文

英美與蘇聯三國現在爲了從事反軸心戰爭而結成一氣，他們想藉此破壞世界新秩序的建设，這一件事情在稍有國際常識的人看來，早知道是不可能的。因爲建設世界新秩序，是推翻一切舊的種種政治、經濟制度的行動，這在國際上是必然要發生的，決非任何反動的惡勢力所可阻撓。同時在英美與蘇聯之間，充滿着很多無法調和的矛盾，他們雖然以共同作戰爲目標，實則處處是同床異夢，這只要我們分析一下，英蘇與美蘇間的關係，就可完全明白的。

先就英蘇的關係而言，雙方的矛盾，也是非常厲害，兩國在過去的關係，現在撇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俄兩國種種鬭爭的事跡不談，在蘇聯成立赤色政權之後，最先受到外國武力的攻擊的，便是英國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英國在蘇聯的南北境，調集重兵，不斷的與以攻擊，當時蘇聯因此而損失的戰費數達二百萬萬盧布，抵禦英國武力進攻所受的苦痛，可謂已達於極點，這種仇恨，自然到了現在也不會忘記的。

英國對蘇使用武力干涉的政策失敗之後，繼之就展開政治經濟的攻勢。當時所用的方法，就是竭力拉攏歐洲各國，一致向蘇聯逼索在帝俄時代所欠的外債，一時聲勢洶湧，頗使蘇聯當局有一窮於應付之概，這種仇恨蘇聯在現在也不會忘記的。後來蘇聯一步一步的踏上經濟建設之途，英國看蘇聯的復興事業有希望了，於是以前商業利益爲前提的英人，就一反過去執行反蘇政策的態度，轉而與之謀經濟的提携。實則當時英蘇兩國的經濟政策，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英國的目的，以不在蘇聯境內的經濟勢力失墮，蘇聯的目的，則是在築成自衛經濟壁壘，所以自一九二一年起兩國雖然發生了貿易關係，但是中間忽斷忽續，到一九三四年雙方所起的波折，竟達四次之多。由此看來，可見英蘇兩國的合作，在事實上是絕不可能的，因爲單是貿易問題，彼此的目的已經在希望互相利用。

一九三四年以後，英國覺得在經濟上也無法利用蘇聯了，於是在歐洲積極展開外交工作，指揮德法等國，做反赤的先鋒。當時莫斯科的街頭，常常發現用稻草紮成的英國前首相張伯倫的形像，當衆焚燒，以示洩忿，於此也可見蘇聯對英憎恨的一斑了。所以當這次歐戰剛爆發的時候，英蘇的緊張狀態，已有「劍拔弩張」之勢。

後來德蘇戰爭爆發，邱吉爾以「這次蘇聯對德的抗戰與英國站在同一的立場爲理由，遂認蘇聯爲英國的同盟，可見崇尚實利主義的英國是在利用蘇聯，並使德蘇打得兩敗俱傷，爲英帝國主義維持世界現狀的政策永遠消去後患，這種用心，在蘇聯當局當然也是看得明白的，因爲史大林對英國的奸詐險惡，反覆無常，早已有過不少次數的體驗了。

對英憎恨的一斑了。所以當這次歐戰剛爆發的時候，英蘇的緊張狀態，已有「劍拔弩張」之勢。

後來德蘇戰爭爆發，邱吉爾以「這次蘇聯對德的抗戰與英國站在同一的立場爲理由，遂認蘇聯爲英國的同盟，可見崇尚實利主義的英國是在利用蘇聯，並使德蘇打得兩敗俱傷，爲英帝國主義維持世界現狀的政策永遠消去後患，這種用心，在蘇聯當局當然也是看得明白的，因爲史大林對英國的奸詐險惡，反覆無常，早已有過不少次數的體驗了。

英蘇兩國過去的關係，只是相互的憎恨，實在可說是宿命的。如今彼此利用，當然是互懷猜忌，決不會真誠的合作。現在先看爲英蘇合作重要前提的對德政策，雙方是否趨於一致，這就可以測定英蘇關係的結局的。

這次英蘇的結合爲了彼此對抗德國，雖然目的相同，但是雙方的政策完全兩樣。蘇聯的對德政策，在於殲滅納粹的兵力，前年史大林於革命紀念日的演說中，早已發表過這樣的話，就是：「打倒德國的國防軍爲不可能，打倒希特勒的軍隊則有可能」。這種說話的聲外之音，顯然是掩飾其赤化歐洲的企圖。可是英國的對德政策，也有着其特殊的用意，去年邱吉爾在九月二十一日演說中，就已明白地說過：「爲了要打倒納粹政權和其軍事的勢力，就是消滅德國全體的民族，也所不惜。」這種政策，就是在表明將來要把德國完全置於英國的勢力之下，其目的就是防止蘇聯勢力的伸展到西歐。英蘇兩國對德政策既然各不相同，所以蘇聯所呼籲的第二戰線，英國也始終沒有事實上的接受，這樣則雙方山猜疑而至仇恨，由仇恨而至關係破裂，自然也是必然的結果。

再看英蘇在許多現實問題上種種鬭爭的情形，則英蘇對立的愈趨尖銳化，更十分明白的事實。這許多現實問題的發生，就是彼此欲圖擴展其侵略的勢力，擴展侵略勢力的野心是不會有止境的，未來英蘇關係要起意外的變化，其原因也就是在此。

關於英蘇兩國在目前最注意的現實問題，第一是歐洲方面的問題，包括東歐、南歐及西歐等。去年四月間發生的蘇波絕交事件，就是英蘇爭奪東歐支配權的一例。南歐方面以巴爾幹爲英蘇爭奪的焦點，在英國的計劃，企圖使巴爾幹各國脫離了和德國的同盟關係，構成以英國爲主的政治集團，而蘇聯則主張成酷巴爾幹聯邦，他重視保加利亞，就是企圖使自己的勢力實行南下的表示。在西歐方面，英美組織的地中海混合委員

會，蘇聯也遣派重要代表參加，可見對西歐的一切也關心之至。這些，都是蘇聯所謂對戰後問題的要求，但是英國則絕不願意加以接受的。除去歐洲問題之外，土耳其問題和中東問題，也是英蘇兩國要出以死力相爭的地方。土耳其的韃靼尼爾海峽，蘇聯垂涎已久，因為想藉以溝通地中海和亞得利亞海的聯絡，但這也正是和英國的利益有重大衝突的。中東方面，伊朗已為英國衝突的發火點，因為蘇聯除佔領了伊朗北部以外，更企圖將伊朗的東南部，也併入其勢力範圍，尤其是和蘇屬土耳其斯坦接壤的一帶，現在英國拉出美國來接替伊朗的防務，就是藉以強大自己的聲勢。

英蘇兩國對這許多現實問題是永遠無法獲得合理的解決的，因為擴展侵略勢力的野心，誰都不會有饜足的時候。關於對德政策，雙方又是同床異夢，所以蘇聯關係決不是由任何會議所可改進，已為顯而易見之事了。

美蘇關係，雙方的矛盾，也正像和英蘇兩國一樣。過去，美蘇兩國一向是死敵，因為彼此企圖蠶食整個的世界，在客觀形勢上覺得還沒有到達可以下手的地步，而且當時兩國的羽毛未曾豐滿，蠶食世界也僅僅是一種意識而已，當時兩國在各方面都背道而馳，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蘇兩國一直反目着。到這次的世界戰爭爆發，美蘇兩國的羽毛比以前豐滿了，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也覺得可以幹投機的勾當了，於是決定暫時拋棄過去宿敵之嫌，實行攜手，

彼此盡量施展擴充勢力的手腕，以謀達到其蠶食世界的目的。美蘇苟合的內幕，原來是如此，所以一種矛盾現象，非但無法消滅，而且只是不斷地在擴大，這種情形現在只要略加觀察一下美國對蘇的態度，就可一目了然的。

反映於美國政府方面對蘇聯的印象，就是處處覺得蘇聯的態度捉摸不定。目前美國對蘇聯最痛恨者，厥為蘇聯不奉行作為戰爭指導方針的太平洋憲章，如故意破壞協約國間的團結，就是一例。這是美國認為完遂戰爭應該加以實踐的，可是蘇聯偏偏不切實奉行，所以美國副總統華萊斯，早已說過這樣的話：「倘西方民主國家，未能與蘇聯澈底獲得諒解，則第三次世界大戰，必不可免。」實則美蘇間的衝突，再不會挨到下一次纔爆發，因為在這次已經到了總決算的時候了，

蘇聯所以不奉行大西洋憲章的原因，老實說，關於戰後問題絕對不能和美國同調。蘇聯的意向，以現在願意能力担負戰爭重責的情形看來，顯然是表示將來擬作東歐支配的態度。前蘇聯駐美大使李維諾夫與羅斯福述過史太林對歐洲問題的意見，就是：「歐洲以外的大地，始為美國軍事行動及政治工作所應注意者。」看了這幾句話，就可知道蘇聯對戰後問題的態度了。美國在戰後是決不肯放棄歐洲的，現在對歐洲各小國的疆界，竭力安排，就是為此。此外，目前美國處處有着企圖承繼英帝國遺產的野心，更為蘇聯知道得明明白白，美

國欲圖獨霸，則豈能與蘇聯赤化世界的政策協調呢？

總之蘇聯不奉行大西洋憲章的原因，是要推翻美國獨霸世界的政策。大西洋憲章處處為美國實行制霸世界的政策着想，恢復歐洲各小國的地位，顯然使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勢力得到憑藉而長驅直入；所謂保衛民主國家的自由，又是美國侵略世界的不二法門。現在美國責怪蘇聯對波羅的海三國及波蘭，伊朗等問題不應有相互對立的意見，正是表現出雙方都要擴展其侵略的勢力，然則美國要以大西洋憲章來束縛蘇聯的行動，事實上怎麼能辦得到呢？

反映於美國民衆方面對蘇聯的印象，其一是恐懼蘇聯的陰謀，覺得赤化世界的危機已加深了。其二是蘇聯如果在戰後獲得了相當的地位，則在經濟上首先受到打擊者，必為美國。關於蘇聯赤化世界的計劃，最近紐約出版的「美國人雜誌」，載有一文，竟言之鑿鑿，該文有如下的一段話：

「自國際共產黨宣佈解散後，一般人認為史太林已放棄布爾雪維克世界革命之觀念，實則不然。法屬北非已有人民陣線，莫斯科有「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義國政變之後，亦有人民陣線運動的成立，總之國際共產黨雖已不存在，但是共產主義依然存在，而其為害亦較前益烈。」

這一段話，已將蘇聯的野心暴露無遺，也正是代表美國民衆現在對蘇聯的觀察，然則美國民衆對蘇聯疾惡如仇，於此可見一斑了。

關於蘇聯在戰後發展經濟的計劃，也是美國民衆所惴惴恐懼的。美國在戰後，因了這次戰爭對原有工業機構的破壞，以及世界市場在戰後的發生不景氣，勢將增多大批的失業羣衆，這是一定的。而蘇聯則在戰後儘可依照原定的計劃，在國內拼命開發資源，這樣則連帶歐洲各國，也要受其影響，而美國的經濟也就更無出路。所以蘇聯存在，美國的生存就要處處感受威脅，這是美國民衆對蘇聯的又一觀察，於此也可見美蘇之成爲水火，真如同是宿命的了，總之現階段的美蘇關係，正是停留於密雲不青的狀態，隨着整個世界戰局的演變，要有「突變」的事實顯現在吾人面前的。

英蘇與美蘇的矛盾關係，我們看了以上所述，已可完全明白，所以這三國的合作以從事反軸心戰爭為基點，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他們，決不肯放棄自己的利益，而且都要想趁此機會，來擴展自己的利益，世界戰爭的禍根，就是種因於此。軸心國的從事戰爭，則正是被去這種禍根以覓取世界永久的和平。(完)

物價問題的檢討

李明達

自七七事變以來，中國的物價直線上漲，漫無止境，去年年底以來漲風更熾，誠為世界參戰國家實施物價統制者，所絕無僅有的現象。如物價任其上漲不已，直接足以威脅人民生活，間接足以影響社會秩序。物價問題如果不獲得妥善的解決，則上自國家財政的收支，下至人民日常的生活，無不受其嚴重的壓迫。在米珠薪桂的高生活之下，除商界

的暴發戶外，一般平民百姓，勞工苦力，教員文人，以及小公務員，很多面有菜色，在生死線掙扎。這種現象的釀成，完全是奔騰的物價在作祟。所以物價問題，在目前就成為最嚴重的問題之一。

戰時物價的上漲，是各國不能避免的現象，不足為怪。第一次歐戰爆發後，交戰各國的物價，莫不一致上漲，而現在酣戰的歐美各交戰國，物價指數，也在上昇。但其增漲的速度，未有像目前中國那樣的驟烈。目前我國物價的飛漲，似乎已不能以通常財貨供求不平衡的理由來解釋。因為在一兩個月內物價上漲一倍甚至二三倍，決不是在這一兩個

月內，生產量縮少了一倍或幾倍，或交通困難了一倍或數倍，消費量增加了一倍或數倍。

然則造成目前物價狂漲的現象，究竟是什麼原因呢？茲分為下列三點，加以切實的檢討和分析：

第一，依照經濟的原理講，物價高漲的原因，一是通貨膨脹，直接使貨幣購買力低落，形成物價上漲；二是物資缺乏，供求失其平衡，促成物價上漲。現在試先從通貨方面來觀察：所謂物價，就是物品的價值以通用的貨幣所表示的數額。物價與通貨的關係，非常的密切。通貨數量增加，則幣值減低，幣值減低，則貨幣購買力低落；貨幣購買力低落，則物價上漲。就一般而言，戰時國家經費較平時激增，則增發貨幣，以資挹注，也是自然的趨勢。但通貨增發量額，應有適當的限度，如過量發行，形成惡性膨脹，自足以刺激物價上漲。至於目前通貨發行額，是否已達到膨脹程度，我們無從知悉。我們已經一再聽過財政當局的宣告，通貨有充分的準備金

的減少，通貨即使未過量增發，通貨已有自然膨脹而致物價高漲的趨勢。物價既然高漲，國家財政必因而趨於膨脹，政府不能不增發通貨，則物價高漲之勢，自不能不因而加甚。這種物價愈漲，幣值愈低，籌碼愈短，發行愈增的惡性循環，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所以我們可以說：現在物價高漲，雖不能全部歸咎於通貨，但通貨問題不能謂為全無關係。其次，我們從物資來觀察：在戰時因勞動不足，軍需品的消耗，原料和物資運輸的困難，因之物資缺乏，供求失調，物價自然上漲。物資缺乏，為促使物價上漲的原因，自無疑義。但物資究竟缺乏至什麼程度？且缺乏程度與物價上漲程度是否相符合？據去年四月十八日申報社評的「投機囤積與物價問題」一文中說：

「……就目前的上海實況，（一）物資究竟缺乏否？（二）就算物資缺乏：那末缺乏的程度與物價上漲的程度比較，究竟相符合否？……第一個問題，我們假定以「食」，「衣」，「用」三種物資為例。「食」，目前除戶口米外，不足的仍可源源獲得，我們想「飯改粥」，「三碗改吃二碗」的事實是有的，而為了糧食不夠而活活餓死的，究竟還少。更有人估計過，以江浙兩省的京杭滬三角地帶內，糧食產量與人口需要，不但可以充分的自給自足，尚有餘糧供給軍用，至於滿足。「衣」，也有人估計過，上海的紗布存量，足敷華中十年的消費。「用」的一項，就是指生

活必需的日用品，以肥皂為例，據說原料最不易獲得，但傳聞某一銀行的囤積，約有一萬箱，而事實上中等人家日用品多有相當數目的儲備，數目也很可觀。我們雖則提不出精確的統計數字，但根據近乎事實的推測，我們敢說上海的物資，尤其是「衣」「用」兩項，缺乏不算嚴重。第三個問題，我們假定以去年六月廢止舊法幣時的物價為例，「食」的米黑市漲五倍，「衣」與「用」，平均漲十倍左右，這個上漲程度，是否與物資缺乏的程度相符合？我們更敢說，絕對不符合。物價上漲，已經脫離了經濟原理，脫離了供求自然率的軌道，而如「脫韁之馬」的飛躍了。」

由此可知物資缺乏雖為一般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但目前上海的物價高漲，其主要原因並不在物資缺乏。第三，通貨膨脹和物資缺乏，既不是目前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那末主要原因何在呢？我們認為造成目前物價高漲的主要原因，是「人為的投機囤積」。有了囤積，豐富的物資，變成缺乏，供求相調，變成失衡，其影響於物價的高漲，自不待言。

以上我們已把物價上漲的原因，加以檢討和分析。物價問題既然是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當然我們不能漠視，必須竭力企圖統制，以安定民生。目前物價之所以飛漲，具有其複雜的原因，所以欲統制物價，自當自其形成的原因着手。茲將統制目前物價應注意幾點，說明如下：

第一，緊縮通貨。緊縮通貨的手段，

其主要的有下列幾種：

(甲)發行公債，戰時籌措經費，發行公債是最通行的辦法。同時發行公債可使通貨收縮，也可為吸收游資，抑平物價的一個方法。但所發行的債票，必須國民依照票面價格購銷，並須強迫擁有資者，大量承銷，那末通貨才可以收縮，游資才可以減少。

(乙)勵行直接稅 例如所得稅，遺產稅，額外利潤稅的徵收等，因為直接稅不能轉嫁，不致刺激物價上漲，而有緊縮通貨之可能。

(丙)吸收游資 中國社會的構成主體，是高利貸，和商資本，所以國內市場遊資，相當的多。這是因為擁有遊資者，以中國產業不發達，產業界無法插足，所以他們不得不做些投機事業。所以必須設法把這些游資吸收起來。其方法即(一)強制或獎勵儲蓄，使游資回歸；(二)提高存款利率，吸收存款；(三)獎勵資金內移舉殖生產。

第二，嚴厲取締囤積居奇 我們認為促成目前物價高漲的最主要因素，是囤積居奇，所以不能澈底取締囤積居奇，則一切枝節措置，絕對不會發生決定作用。過去一年間為物價問題的解決，先有「平定物價」，「取締囤積物價」，「安定物價臨時辦法」等暫行法規的頒佈施行，繼而各地又有「物價評議委員會」的組織，其後又斷然實施米糧棉花等物資的統收統配，最近又有對棉紗棉布的強制收買。這許多措置，對於物價的抑平，確曾有一時的成效，但狡猾的商人對於法令往往陽奉陰違。所以每一法規辦法公佈之初，物價漲勢確能稍戢，日久物價復又上升。當局有鑒於此，為防止商人囤積居奇，所以於一三一次中政會議，決議通過「戰時物價管理暫行條例」，今後政府對於各項生活必

需品的價格，即將嚴加管理。如果政府能以最大的決心，切實執行此項條例，則對於物價的抑平，必能獲得實效，裨益民生。

第三，充實物資，因現在物資，究竟有限，自不足以永遠供應人民消耗，所以同時亟須竭力設法充實物資。充實物資，應自下列兩項入手：

(甲)增加生產，疎導來源 生產不足，來源困難，既為造成物價上漲的一個原因，所以欲抑平物價，凡自己國內可生產的物品，應當竭力獎勵人民，增加生產，凡依外界供給的物資，則應竭力疎導其來源，並使交通運輸便利。

(乙)節省消費 戰時一切物資來源既極為困難，則在積極方面固應增加生產，疏導來源，而在消極方面尤宜節省消費以爲彌補。在目前的高物價的重壓下，大多數民衆，都食不能飽，衣不能暖，終日捋扎於生死線上。可是，少數富有階級却花天酒地，恣意揮霍，沈醉於過分奢豪的生活中。所以，現在提倡節約，當以這些少數人為對象。因為奢侈浪費的結果，不但浪費物資，使物資更形缺乏，並且足以鼓勵商人抬高物價，使物價更加飛漲。如果政府能夠對於富有階級，限制或取締其奢侈消費，則可以節省許多物資，其於抑平物價，自有很大的貢獻。

第四，增加日用必需品配給數量與擴大其範圍 現在主要的日用必需品，雖有配給，但配給量都不足用。即以最重要的米煤而論，一月中的配給量，僅足數日之用，與實際需要相差很多。如果當局能夠使日用必需品的配給量，增加至足用之數，其配給的範圍擴大至所有的日用必需品，那末物價自然可以穩定，其對於抑平物價有很大的貢獻，自不待言。

第二次大徵文啟事

(一) 徵求「實話」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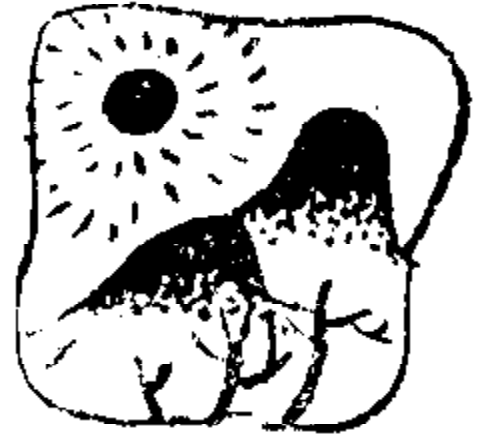
過去的租界為英美對華侵略的最大基地，並被英美人所操縱把持，這是無庸贅言的。在租界中國的主權完全被漠視，在租界特權的庇護下，英美人橫行闊步，這是我們時常所目擊的。在租界被中國收回，而面目一新的今日，回顧過去，暴露英美人的罪惡，不一定是無意義的吧。他們的作法極巧妙地被裝飾着，所以不容易出現其本質。可是在今日看來，英美人所計劃的偽善，欺騙，奸策等等，已深深地侵入我們潔白的民族魂裏。我們已經充分地體驗或由各方面聽見他們那樣巧妙的手段。因此本刊為暴露英美的虛偽，以及其真相和本性，以資昂揚對英美和英美人的戰意和敵愾心起見，特徵求各位關於過去英美人在華的行動的體驗和見聞的文稿。茲規定簡約如左：

- 一、篇數不拘，惟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爲限。
- 二、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三、人名，地名等無妨用假名，但須爲實話。

(二) 徵求風土記

讀者諸位的家鄉，一定可以有可以自誇的地方，或有種種頗饒興趣的故事。例如在各鄉里一定有不同的習慣、風俗、人情、言語，人物及其他關於衣食住的特異之點。此外，想也有許多最近協力於維持治安的地方人民的風景，呼應政府的增產運動，而忙於增產的住民姿態等活躍於建設方面的偉大故事。再者寫些富於地方色彩的民謠，以及古時有趣的傳說，也極爲歡迎。茲規定簡約如左：

- 一、篇數不拘，惟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爲限。
- 二、最好附有關係的像片
- 三、第四項以下的規定，與「徵求實話」相同



青年之成功

丁福保

青年者，人人具有可以成功之資格者也。青年之所以可貴者在此，青年之所以可畏者亦在此。若年雖在青年，而無成功之希望，不自以為具有成功之資格者，再其人之精神思想，已等於枯木稿灰，而有負於青年二字，非徒無可貴可畏之價值，且為世界上最可鄙最不幸之一人。夫青年之所以為青年，以其為含苞未放之奇花，正值欣欣向榮之時。而異日收穫之佳果，亦以此時潛滋暗長於中心，設於此時而曰無成功之希望，無異強自攀折；而曰此舊蓄不能花也，不能果也。嗚呼是豈人之罪耶，是豈人之性也，皆由於人為之不善耳。嗚呼人之不成善人也，非天也。吾信凡百青年，果抱有成功之希望者，蓋無一人不可以成功者也。青年乎，吾為此言，似不免有隔靴搔癢之譏。益今之青年，初時鮮不有成功之希望，迨夫歷時漸久，則希望漸萎，歷時愈久，則希望漸寡，終致成功者，無一人也。青年非無希望卒成爲鏡花水月，如曇花一現，如電火如泡影，倏忽滅，以致於絲毫無存者，益非青年之罪，而爲社會之罪也。政治之罪也，時勢之罪也。

嗚呼斯言也，他人或以爲然。而吾則決不能加以承認，以吾別有所確信者在也。夫青年之成功與否，在表面上觀之，誠不能不受社會之影響，政治之影響，時勢影響。然吾以爲我青年人，何以不能跳出社會政治時勢之惡劣範圍，則仍爲青年自身之罪。蓋青年之所以爲青年，必須實行其良心之所信仰，不可染一絲一毫之惡習，以自污其青年之純潔，以自損其青年之價值，如是方爲青年，如是方能成功。今之青年，徒負一極大希望，而日日以心爲形役，是猶南轅而北其轍，謂非青年自身之罪乎。不但此也，今之青年，往往見理不真，其所謂希望亦多謬誤，偏重於身體上之慾望，而缺乏精神之慾望。即使達其目的，亦與正當之成功無涉。蓋吾之所謂成功，不僅以發財享福爲歸宿。先哲有言，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僅以發財享福爲成功者，實爲最不幸之成功，而爲君子所不取。卡內基曰，聚財不易，用財尤難，蓋用財一不得當，而不免近於禽獸，故聚財雖爲成功之一道，而成功之道，不僅聚財，若學問，若道德，均爲成功不可少之要素，有學問道德，而後聚財，川始能恰如其分，即使無財，亦可守其天爵，盡其天賦，利己利人之事業，固不受財之束縛，惟有道德學問，而兼有財，其事業更推行盡利。若無道德學問，而僅有財，適足以爲其一身之累，使其遠人而尚

禽獸。故成功之者，非徒造福於己且須造福於人，人已兩利者，斯爲真成功。青年之希望成功者不可不知此義。吾爲此文，本欲以成功之術，詔我青年，然欲談成功，不可不先述成功之前提。第一青年必須具有成功之希望，若不具此希望則爲自暴自棄，而其一生爲無意味青年，而欲成功，必須以吾將如何爲人之一念，存諸心中，不可須臾。當知一生成功，悉由於青年時之行爲，勿以一時之嗜慾，而犧牲畢業生之幸福。第二成功有原素，以道德學問爲主，以財爲輔，實行其良心之所信仰，不爲外物所誘，而爲財之奴隸。二義既明，成功之術，始可得而言矣。

一曰毋畏難。納爾遜曰，吾不識「畏」爲何物。拿破崙曰，法大字典中，無「難」字。斯言也，雖似英雄欺人之語，然足以發人深省。凡我青年，當知苟遇難事，畏之何益。若知畏難無益，而仍畏之，則成功之途阻矣。若知畏難無益，而別思所以戰勝之，則成功之途闊矣。青年之希望成功者，必以險阻艱難爲當然應有之事，而日思所以奮鬥之精神，轉戰直前，毋畏難而苟安，毋見易而輕敵，出以恆必，持以毅力，目的不一不達，奮鬥一日不已。士不可以不毅，任重而道遠，當知險阻艱難，正所以玉汝於成也。

二曰毋欲速。一事之成，有程焉。不見夫田事乎。播種也，插秧也，耕也，耘也，以至於成。農人費四五月之勞力始得之，因非能速成也。不見夫紡織乎，成布也，亦費許多之時間，始得之。因非能速成也。不見夫交通乎，旅行也，運貨也，水也，陸也，自出發點以達目的地，爲程愈遠，則爲愈遙，亦不能轉瞬而至也。嗚呼，我青年乎，奈何有一躍登天之幻想，而不自知謬誤也。人恆言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青年之時則，乃播種插秧之時，而非收成結果之時，青年而能從學問事上痛下工夫，不求速成，則成功之基礎立矣。

三曰毋忽小事。不能清治一室者，不能清治天下，此等名人之格言也。夫清治一室至易也，清治天下至難也。能治一室，而能清治天下者，有之矣，夫有能治天下，而不能清治一室者，亦內基曰，能掃地之青年，均有成功之希望。以其能盡職於細事，則於大事，必更能盡職也。今之青年，昧於此義，妄自尊大，不甘下位，若人者，何能成功。夫自尊美德也，自尊之意義，爲克盡厥職，不染污臭之謂。若妄自尊大，不甘下位，謬矣。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然其質固未嘗增高少許，一旦墮下，仍方寸之木耳。建築岑樓者，從地築起層累而上，以至於成。雖多費工料，巍然常在。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去嘗以職位之卑而棄其職。陳平宰肉之術，推之可以治天下，以其公平也。勿認小事者，可以治大事。我青年乎，努力盡職，以求正當之進步，此成功必要之條件也。

會文正曰，敬恆者二字，終身受用盡，敬者何，恪恭其事，即盡職之謂也。恆者恆常也，有恆心之謂也。我青年之於學問事業，果能敬恆從事，鍛鍊精才，累小成大，積少成多，自近而遠，自卑而高，不畏難，不欲速，不忽小事，實地進行，不務虛名，則十年二十年後之所成就實未可限量也。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也，斯亦不足畏矣。我青年乎，將來之成功，不定於成功之日，而定於青年之日。諸君幸毋自忘其具有可以成功之資格也。

日本電影的回顧與前瞻

平井忠夫

前年的日本電影，僅以「夏威夷，馬來海戰」一片，替日本電影史上，添增了空前光輝的一頁。如今我們回顧去年的電影，那末其中有幾部可稱得起與前年赫赫的戰果相應呢？遺憾得很，始終看不見踵替「夏威夷，馬來海戰」的傑作。確實，去年是一個近年罕見底荒蕪的年頭。其故則種々不一。例如著名的導演和明星先後出征前線，或者轉向重要的產業戰線。戰局日益酣烈，以往的計劃一概不符當前的事實，因之不得不受多方面的限制。決戰下所要求的，是電影的使命，不止繫於娛樂，而亦應屬戰力之一翼。故此隨同而來的問題，即為重行調整電影公司企業和電影機關，這事自前年度起，即在醞釀之中，但迄無完美的成果，想來也是影人也感煩惱不堪的吧。因此，遂影響到了作品水準，我們統觀各社於去年所產的作品中，俱乏佳作。尚能差強人意的，僅有東寶的「姿三四郎」，松竹的「海軍」，大映的「新加坡總攻擊」等三片罷了。無論其中那一片，都難比「夏威夷，馬來海戰」的雄大，精緻，奔放，只可評為佳作或力作程度而已。

趨圓滿解決（自然，尚有一部份是仍未安定的）。同時各公司鑑於去年作品的水準過低，因而惹起了不少社會人士底指摘，於是大都小心翼翼，慎重籌劃，且力整陣容，務使不蹈覆轍。

在這裏，把去年所最主要的作品，自其上映營業收入，文部省推薦，情報局推薦三方面，來加以慎密地觀察：

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度上映營業成績順序（註：數字以千圓為單位，（文）是文部省推薦，（國）是情報局所選錄的國民電影。）

A 自去年一月以來，到三月底為止。即上演調整以後的電影。

(1) 「伊那的助太郎」(東寶)一，〇九七圓

(2) 「姿三四郎」(東寶)(國)七八六

(3) 「音樂大進軍」(東寶)七四八

(4) 「戰爭的街頭」(松竹)七三九

(5) 「立於富士之影」(大映)七三六

B 四月以後，即新營業調整之後的電影。

(1) 「無法松的一生」(大映)八四一

(2) 「奴隸船」(大映)七三九

(3) 「告于世界」(德國影片)(文)七三〇

(4) 「名人長次郎」(東寶)七一〇

(5) 「兵六夢物語」(東寶)六六六

(6) 「假面跳舞會」(松竹)六六二

(7) 「決鬪般若坂」(大映)六二七

(8) 「馬來之虎」(大映)六二五

(9) 「愛機南飛」(松竹)(文)(國)六〇九

(10) 「姑娘」(松竹)六〇八

(註解) 營業調整之前，平均每日上映三回半，其後平均每日僅上映二回，故不能一概而論。請參照以下所述。

同時，目下尚在上映中松竹之「海軍」一片，因其成績未可知，故此文不加評述；大概可突出百萬圓大關，但這也因全國紅白二系影院同時上映之故，亦不能一概而論。

文部省推薦電影(昭和十八年度)(東寶)「磯堡的決死隊」「赴決戰的高空」(松竹)「開戰的前夜」「故鄉的風」「愛機南飛」「海軍」(大映)「風雪之春」「新加坡總攻擊」「征赴海洋」。

情報局選錄國民電影(年度同前)(東寶)「姿三四郎」「內心的覺悟」「赴決戰的高空」(松竹)「愛機南飛」「海軍」(大映)無

舉凡去年稍可注目的作品，想已加以闡明了。去年的出品片數亦極稀薄，東寶有十九部，松竹有二十部，大映有二十二部，合計總片數僅僅六十一部，因此，文省推薦電影和情報局國民電影也

為數極少。所以，我們說它是一個為近年所罕見的荒蕪年頭！

一方面，電影配給部份，却行了劃時代的革新。即所謂營業新調整的措置。這個方法，便是不顧影片出數極少，而猶把它調整，使廣汎的觀眾羣能人有一看的機會。原來，日本全國電影院一向分為白系紅系之二系統的，凡白系頭輪所上映過的電影，第二週一概移諸紅系頭輪，而紅系的影片則亦同樣地在第二週移諸白系頭輪，便是紅白二系行交換制度。同時，從來一家影院平均每日上映三回半的事，也改為平日二回，星期日及紀念日三回；以防軟片的損害。因之，生產部門往常月須供給八片，如今也可減至月四片了。是故，這個計劃，就帶來了頗為節省費用和資材的影響。

如今日本現存的電影製片公司，攝製一般電影的，有東寶，松竹，大映(大日本映畫製作公司)等三家，攝製新聞電影的，僅有日映(日本映畫社)；攝製文化電影的，則有理研，朝日等三家擔當製作。上述的大映為新成立，乃是由於舊日活，新興，大都三司所合併而成的，創辦於去年三月，社長是有名的日本文豪菊池寬先生。

其次我們再以各個公司為單位，來窺視一下留在一九四三年的足印，同時再對於今年的動向，由作品籌劃的部門來做一展望。

【東寶】東寶這個公司，在攝製一般電影的三家，要算它的歷史是最短；自創辦以來，未滿十年，幾無傳統可言

；但有條不紊的籌劃及有合理的公司組織，並且自草創以來，即熱心從事搜羅人才，迄今它底陣容，已有驚人的進展，無論影星，導演，劇作家都屬一流之士，非但與松竹，日活等老公司相埒，且有凌駕之勢。它的確是一家日本影壇的後起之秀。如我們上文所讚揚的「夏威夷」，「馬來海戰」一片，即為該公司所攝製的。可是，當我們統計去年的作品之後，便也有不盡然處。因為去年的東寶，露骨地透出了它專着重生生意眼，這較夙以生意眼為第一招牌的松竹，尤勝一籌。我們試把它底去年作品來分析一下：（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枚舉，僅述其大略）

▲「伊那的助太郎」瀧澤英輔導演，長谷川一夫，山田五十鈴等主演。

▲「鴉片戰爭」牧野正博導演，市川猿之助，原節子，河津清三郎，坂東好太郎等主演。

▲「姿三四郎」黑澤明導演，藤田進，大河內傳次郎，轟夕起子主演。

▲「熱風」山本薩夫導演，藤田進，原節子等主演。

▲「碉堡決死隊」磯今井正導演，高田稔，原節子等主演。

▲「赴決戰高空」渡邊邦男導演，高田稔，原節子等主演。

以這些作品，終可窺知其大概了吧。先說「伊那的助太郎」一片，它底男主角為今日日本影壇的第一明星長谷川一夫（舊名林長二郎），女主角則為老搭檔的山田五十鈴，按此二人所共演之影片，每極博得一般的稱譽；此片當亦

不出例外，如前所列的去年上映營業成績，它即獨占首席。類屬此種，專以生意眼為前提的還有：「青春的歡樂」，「花子小姐」，「音樂大進軍」，「兵六多物語」等。其數竟占東寶作品之過半。如「伊那的助太郎」一片，算為鶴立雞羣之作，若僅以娛樂作品來說，這或可值得讚獎。然而處此決戰階段的今日，我們不得不求適應戰時體制的作品；東寶有見及此，便在「鴉片戰爭」一片以後，其代表作品大都帶有以決戰電影為中心的色彩。「鴉片戰爭」，「赴決戰高空」兩片，顧名思義，其一即為宣揚着天所不容的英國底非道，另一片則為喚起國民對於航空的關心。「調堡的決死隊」一片，則描述於大正十年之際，滿鮮國境警備隊底苦心和生活。

▲「熱風」，以某製鐵廠為背景，而報道製鐵產業戰上的生活題材。「姿三四郎」，却在這些作品中，別具作風的一種；乃是把「姿三四郎」（此人本為明治有名的柔道家）的傳記搬上銀幕，按柔道一術，為馳名於世的日本精神，因此攝製頗感棘手；可是新進導演黑澤明，終於排除萬難，而博得了社會一致的好評。而且此種籌劃也是起人頭地的

，使一般陷於國策八股而枯燥無味的電影，得稍為調劑，即在藝術上也不失為一部良好作品。故此，營業成績迴出意外，而作品自體的水準，也可推為去年日本電影界的屈指佳作。

導演和影星羣裏，應加以大書特書的，便是前述黑澤明底崛起。他是「夏威夷」，「馬來海戰」導演山本嘉次郎的得意

高足，曾創作「青春的氣流」（東寶）「土儀祭」（大映）等劇本，又為素有繪畫心得之多才多藝的新進作家，關於導演的經驗，先前曾在東寶對「馬」，「夏威夷」，「馬來海戰」的部份攝製上，協助山本導演，而此次單槍匹馬，則還是破題兒頭一次。但是其處女作所收的成功，即頗惹人注視。構成力的正確，企劃畫面的精工，幾乎全為新進者所不可能。今年，他似以自作的「渡邊鴉子們」來導演，這是以光學器具工廠的女工底生活為主題，而據說除三個男演員以外，全由女性所充演的。我們熱烈的期待它底完成！其他東寶的導演陣，像山本嘉次郎，熊谷久虎等人，連一片也不見問世，至於島津保次郎為「誓願的合唱」（李香蘭主演），衣笠貞之助為「行進的獨立旗」，人各一片，而亦不足冠以「大匠之作」的美稱。

演員們則有在「姿三四郎」，「熱風」，「青春的歡樂」，「內心的覺悟」中大活躍的藤田進。他並非新進者，但自「夏威夷」，「馬來海戰」一片以來便躍上了龍門。混身充滿男性的魅力，其一種英爽的風姿，的確最合現階段電影所要求的主演者的標準。其他像大河內傳次郎，長谷川一夫，高田稔，岡讓二，女演員則山田五十鈴，原節子，轟夕起子，高峯秀子等人，也都相當活躍，但因都是久享大名的紅星，我們也不想再多加贊言。

▲「海之薔薇」衣笠貞之助導演，主演人未定。由陸軍省，海務院援助，為憲兵隊所指導的防諜電影。

▲「團魂」今井正導演，大河內傳次郎主演。

此片係將譽為「日本軍艦之父」的，故東京帝大總長平岡博士（男爵）之一生，搬上銀幕；頗堪矚目。

從上述各片看來，無論如何說，今年是較去年遙為有望的吧。這至少替影迷注射了一針興奮劑。再者，在每日新聞連載中的「日常戰爭」（石川達三作），因獲多方好評之故，也由東寶的島津保次郎之手，預定也把它搬上銀幕。（待續）

娛樂電影所獲的利益來倒貼國策電影的傾向，因這種曖昧的態度，引起了社會人士底強烈的責難。故此各家悉皆一擲成見，大家力整陣容，專心致力來從事國策電影的攝製：——這可由今年的籌劃上窺知的。如今，我們先拿東寶的籌劃來眺望一下吧：

▲「打倒那旗」阿部豐導演，大河內傳次郎，河津清三郎，及其他菲島明星共演。

此片係描寫攻略巴答安半島，科來希特爾島的戰況，及交織菲島人的對日協力與從民族的自覺中清醒之過程。在菲島現地攝影，約歷一年七月，菲島紅星費爾南特，薩原賽特那等也同時出演。這是東寶百萬金圓巨作。

▲「加藤準戰團」山本嘉次郎導演，三村明攝影，藤田進主演。內容係將於孟加爾灣戰死內「空之軍神」加藤少將的傳記，搬上銀幕，其陣容大部與「夏威夷」，「馬來海戰」雷同，此片與上述之「打倒那旗」一片同為今年最值一觀的作品。

▲「海之薔薇」衣笠貞之助導演，主演人未定。由陸軍省，海務院援助，為憲兵隊所指導的防諜電影。

▲「團魂」今井正導演，大河內傳次郎主演。

此片係將譽為「日本軍艦之父」的，故東京帝大總長平岡博士（男爵）之一生，搬上銀幕；頗堪矚目。

日本人的結婚

平方

旅日雜憶之三

男女之間的大事——結婚，在日本也是極盡其隆重壯嚴的能事。現在就作者旅日期間的見聞所及，將日本有關結婚的種種習俗介紹如下，不過當中難免有道聽途說之嫌，這得請有識人士鑒諒了。

說起來也和我們中國差不多，日本的結婚大體上可以分作二種：見合結婚和戀愛結婚。什麼叫做見合結婚呢？「見合」二字在日文中是「會面」的意思，因此所謂見合結婚就是在媒人拉攏之下，不相識的一對男女，相會後，雙方認為滿意而結婚的意思。在中國說起來，也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那種舊式婚姻。至於戀愛結婚，大家肚裏有數，不必我來多嚼囉了。

不過雖說有上述二種結婚方式，戀愛結婚究佔少數，在今日日本國內佔據優勢仍是見合結婚。在社會上做事的男女們，雖然時時有和異性接觸的機會，可是有趣的是，結果大都是由見合的方式而結婚的。

雙方見合時的地點，過去大都是選戲院或旅舍等，可是現在似乎漸漸傾向於郊外了。這是因為人羣嘈雜的地方還不如清靜的郊外，能夠使男女兩方有更充

分的餘裕來觀察對方。說到在郊外的見合，我記起了菊池寬一篇小說中的故事。有一對素來反對見合結婚的青年男女，因父母之命，勉強到郊外某地去從事見合。因女的遲一步出發，途中偶然碰見了對方的青年（當然她並不認識他）。兩人因女的帶着弟弟的關係，開始談話，等他們抵達目的地時候，已經談得非常投機。女的思想，如得這樣的青年作夫君該是多合理想，而男的也抱着同樣的心理。到後來正式見合時，兩人發見對方是何人時的驚喜，自然是無待言了。

見合完畢後，雙方如認為滿意，就以擇吉日，舉行「結納」（即「訂婚」）之禮了。在日本，訂婚禮是和結婚禮同樣鄭重的。主要的禮儀是，由男家將訂婚的禮物送往女家。使我們外國人看了感到有趣的是，這訂婚禮物的內容了。按照日本傳統的習慣，這禮物通常包括：禮服，綢緞，腰帶，扇子，酒，鯛魚，海帶菜，絲綿等。這裏須得說明的，腰帶是指日本女人繫在身上的那種闊帶而言。至於那扇子，日文叫做「末廣」，是一種極考究的摺扇子。此外，如鯛魚，我曾在「日本人的吃」中

說過，是日本人認寫最名貴的魚類，所以把它包括在禮品之中，我們還能理解，獨對於鯛魚及海帶菜，竟也能擠入高等贈品之列，這是使我們中國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有時男家覺得購物嫌麻煩，也可用現金代替。不過送去的雖然是現金，目錄却照樣要開。而上面所寫的仍是上述的種種品名。

於訂婚的禮物送去，由女家接收後，男方除了結婚時去迎接新娘外，對女家的責任就此完畢。一切嫁奩都有女方自力購辦，男方並不像中國那樣，須送聘金以墊其款。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日本的傳統的結婚，雖然從中國人眼中看起來是舊式的，可是決不是賣買式的！因此，在日本，遇到女兒出嫁時，女方的負擔實在很大。當然這也全視家境如何，量力而行的，不過女家必須負擔嫁奩的全部費用却是事實。大概中流階級以下的女兒，於學校畢業後，就開始在社會服務，而她們所賺來的錢，就泰半是為辦嫁奩用的。這是我旅居於日本時，所親眼看到的實情。

訂婚禮行過之後，於是開始擇吉行結婚禮了。所謂黃道吉日在日本也佔着相當的優勢，至少在一般老年人心目中，它仍有着不可侵犯的尊嚴。除了黃道吉日外，他們沒有一種所謂婚禮的大忌日，遇到左列的任何一日（當然是陰歷）是忌行婚禮的：

正月十六日 二月二十日 三月四日
四月十八日 五月六日 六月七日

七月十日 八月十一日 九月九日 十月三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十二月除夕
吉日擇定，女家的一切準備都已就緒，女方可以絡繹把嫁奩送到男家，而到舉行婚禮的前一日為止，必須全部送齊。送嫁奩的次序是：第一是廚房用具，第二是衣服類及縫紉用具，第三是客堂用傢具。於送到男家時，由新郎親自點收。

於是舉行婚禮的吉日來到了。在日本最通行的結婚儀式是傳統的神前結婚，雖然在大都會中，新式的結婚禮也間或可以看到。所謂神前結婚就是神位前舉行婚禮。新郎新婦必須到神社（即中國的廟）去，以便在神位前舉行結婚的儀式。不過為求簡便起見，也可在家中供奉神位，以免往返之勞。

對神位禮拜不過是婚禮的一部。此外，尚須舉行相當於我國之拜天地的「三九度之獻酒」的儀式，以確定男女之夫妻的地位。

綜觀儀式的全部過程，總離不開「酒」一字。在神位前禮拜時必須進神酒，而所謂三九度之獻酒也是由酒來作為儀式的中心。什麼叫做三九度的獻酒呢？那就是由喜娘式的女子，用同一鍋蓋式的酒盃，對新郎及新婦各敬酒三杯。而於這敬酒禮完畢後，堂堂的結婚禮也就宣告結束，與禮的賀客就開始喜宴了。

新婚的夫妻於婚後回門也是在日本通行的習俗。回門在日語的相當語是「里歸」，過去往往於結婚第五日回門，現在則已改為第三日了。

南方的生產

(上)有着極大用途的麻，到現在為止，還是民答那峨的大宗出品，指麻為業的當地居民，每天在汗水如注的勤勞裏，努力着麻的生產。在東亞諸國全力生產的決心裏，非有如此精神，是不足以完成吧？



正今現，濱律菲方南的國之夏常在(下)的「他吉」在！喇看，候時好的植耘是這，曲俚歌山的期明快輕着合，中律旋的人醉！啊住神人使麼多是，趣情活生的們士戰產生米食些

(真寫約特刊本)

生氣勃勃的中國青年



中國青年工讀團



(右上) 握着鐵
 鍬，邁着關
 步，爲了實
 地農作指導
 和研究，而
 向實驗場出
 發的中國青
 年工讀團員
 。(南京)



(上) 負着
 復興
 農村的
 使命，
 這些
 活潑
 明朗



(右下)在實驗場上實地操作的工讀團員。

(上)家畜的飼養，也是實地訓練之一。



(上)在參戰一周年紀念的那一天，國民大會前集會的青年救國軍大遊行。

國農村指導工團員。

若素

其宜補何者為佳

補藥最善不易蓋一般補

藥功效既慢且多致廣告之

宜信與矣醫者補心者為佳

可成一大向題矣敢為介紹

任何補藥不如若素功效

偉大與迅

速也



若素

大藥房

均售

大藥房



葫蘆湖的故事

吳 恬

出了城，慢慢的走着，可以看見排在眼前的建築物逐漸矮小，稀疏起來，有的竟使你要替它擔憂：遭到大風，就會有連某搬家的危險呢。尤其是寒假里從城里回來的時候，梧桐葉一騷動，就怕北風連小茅房捲起來了。

我家房子的外表是白石灰水粉刷的——很醒目，隔里把路遠處能看見；是有樓的兩層的攢土房子，在近鄉一帶可夠壯觀了。

樓上只有一個八尺見方的小房，我回來就住這間房。房子是東向的，這房的窗子却是向西開的；推開窗可以看到作爲城的自然屏障的矮山，和山上樹木的輪廓，再就是攤在面前的極清晰的葫蘆湖。

葫蘆湖上有葫蘆橋，葫蘆橋

恰是葫蘆湖的頸頸子，橋底下的水最深，記不得哪幾年，在這底下溺死過人的。小時候母親老恐嚇和叮囑我和哥哥不要到那橋上去玩，說有水怪的。

可是我們倆個偏老瞞着她偷跑到那裏去玩，因爲那裏釣魚的人比別地多；看見別人釣着亂擺的大鯽魚，心里怪癢的。到後來哥哥去買了釣來釣，我總是忙着攪蛆，却始終不曾釣到一隻大魚，只由或碰到了一兩隻鱖子，拿回去都給弄死了。如今戴上眼鏡，更不用說，看見別人的魚釣起來還不知浮筒是泊下去過了。

說到釣魚，便想起一些縮連的故事。

產卵的期間過了，春天，又是湖魚成長的時節。

葫蘆湖的水清澈可愛，在湖

岸可以看見成羣結隊的魚自如的穿梭着。豔陽太烈有了！有許多游魚喜得跳躍起來，讓雪白的肚皮上太陽的反光射進人的網膜，這是誘惑的舉動呢。

於是捉魚的人多了，他們使着各種方式：大網罩，小網罩，撒網，筴簍，竹鷹等等；用鈎釣是消極的方法，春天里只有老頭子做這玩意兒。

別以爲葫蘆湖是小湖，有一次外國人用電流捕殺法得了好幾十担魚呢。

過一個冬天，這年湖水涸得厲害，湖岸的篇幅向湖中伸了開來；有幾處凹地，還以小渠與湖水相通，凹地里有不少小魚不易游出去，便作了小孩子們的魚場。一時全村小孩總動員，有用荊籃的，有梢箕的，有用破底面盆的……熙熙攘攘；一濾一條一摸一條，看成績，真比釣魚易得了，我看得真紅眼，但母親偏不許我和哥哥下水，我們只得在岸上噉着嘴乾巴巴的望着。

這里面最大的是敏狗，怕有十三歲，他頂有勢力，要罵誰就罵誰，要打誰就打誰，因爲他力氣個子比哪個都大，能挑一担水呢？

近黃昏了，敏狗已得了大半面盆的魚。仗着一雙比別人長

的腿，走到較遠的地方，把魚朝凹地里趕，有人擋住了去路，抑或在他所佔據的範圍內捉了魚，便罵，或打。

事件便這麼開始了。敏狗的對象是大春小春兄弟兩個。大春矮敏狗半個腦袋，按年齡也差兩歲光景；小春是個沒甚血色的孩子，在敏狗眼里更其渺小了。

小春站在小渠口邊用沒有底的面盆罩在水里，正在伸手下去摸，敏狗趕魚攏來了，叫小春走開，見小春不理他，便用手捧水澆過去。

「你媽的×！」
小春身上着了水，罵出來。
「拍」，敏狗跑過去猛的就是一拍，敏狗一個巴掌，那個便哇的哭起來，這便激起阿哥的不服：

「狗×的，你欺小！」
「老子攏了，怎麼樣？你再罵，老子還要打你。」
「狗×的！狗××的！罵了，老子罵了！」

大春不肯示弱，敏狗奔過去，兩人扭做了一團，扭到岸上，我哥哥去解和，給挨了一拳頭，只好退開。一下也打不着敏狗，大春被按倒地上，無力反抗的挨着拳頭，只是哭罵着，「哎喲我的娘」的叫着。此

時小春已止了哭聲，突然在地上拾起一塊半截磚，朝敏狗擲去，未中，敏狗就是使力一腳，小春便倒栽在淺渠里，沒有哭，自己爬起來，看見敏狗還在打着阿哥，又是一隻石子擲過去，中了背上；大春還扭着不肯放；小春乘機又是兩塊瓦片，敏狗的袖子本來就快與衣服絕緣，經大春一扭一拉便脫了，於是小春又給一掌一脚扔在地上，頭撞在尖石上出血了。似乎是勝利了，敏狗拾起梢箕，捧着盆洋洋的走了；大春才慢慢爬起來，喉嚨已嘶了，但嚙里還在罵着。看到小春頭上的血還在流，我哥哥忙跑回去把他娘叫來；抱到家里，小春已暈過去了，用神香灰塞住傷口，血還是濃濃的滲出來。

那天我和哥哥悄悄從後門偷回來天已黯黑了，待母親發覺，拿量尺老打了一頓，又跪了一個時分，才讓我們去睡。白天玩得累了，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幾天不許出去玩，逼着在家里寫字，認方塊字；心却是關不住的，心里老記着外面。

不過十天，聽二叔說，小春死了。

從這回事情發生後，我和哥哥便到城里來讀書了。白天儘



青 春 的 銀 燕

張 心 鵬

給

流過長時的淚水，今天又是我的生日了。這過去的並不悠長的一年，如今再重新憶起來，睫毛也會掛出晶瑩的淚珠。夜，四周如死般寂寥，我們坐在梧桐樹下——

「你說明年的今天，不知道能否再為你慶賀生命的誕辰，看着夜之寶石和愛情的燦爛之星……」？

諦聽着你那充滿淒哀的語句，我的心中頓時浮起一種純淨透明如水晶的悲哀，也許你的話就是給我們今天分手的暗示，今天我才覺得。

在當時，我就覺得你的話是不祥的徵兆，我希望它不是事實，但現在除了流淚還有什麼可說呢？

夜之寶石已從天空的高處無力地殞落了，燦爛之星已斂光下垂，天鵝也已唱着他底死亡之歌。

記得去年我生日那天，你送我一件禮物，還附着一封信，那是用一張美麗的天藍色信箋寫的。

「生日是否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呢？一個人誕生到這個世界上來是最快樂的，不過我往往會想到一個純潔的孩子到這汗濁的世界上來是痛苦的，因為世界上又多了一個煩惱的人……」。

你的話也許一部份是對的，也許是都對的，這里我給你的回答，正是你自己結尾在信內所說的話——「不管我們到這世界上來是幸福的或是受痛苦

的，我們要克服一切！」讀完那封憂鬱傷感的信，我流盡滿腔熱意說出很多的心語，然而你却冷酷又送給我一層失意，你重又說出你不可抗的宿命論，你的不幸；我開始知道在你平靜的心泉上是掀不起一股巨大的力量的！

從那時起，你表示着沉默，而我也因此更加痛苦起來，你那時時唏噓着自己的命運的悲觀，你那頹廢的性情，使我為你担着很大的愁慮，因為你在我的心扉上確是一顆有希望的靈魂，我相信你會有一天璀璨地開起火花，如黑夜中的慧星所特有的光芒。

春天，我們在綠坪上共步，在你帶着微笑的臉上，潛藏着青春的愉快。在溫和的陽光下，你確是尋到了人生的真諦，是的，你是一隻乳燕翩翩飛翔在高空，呼吸着清新的空氣，不然，你也應該做一隻沙野上的征駝，去覓取生命之泉。

按理說：我應該為你的生命的健壯而歡喜，但我總覺得表面的的人生終究不可靠。因為在你射着喜悅的光芒的笑顏，不時不自覺地浮着煩惱和悲苦。對於一株在陽光中生長的鮮花，即使天邊有偶現的雲霧，也是使它感到一重威脅的。

在我自己所困守着思想的小小國度里，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使我感到喜悅，但當我睜開眼來看時，周圍的一切都與我所距離得那麼遙遠。在天空中幸運地看到一閃美麗無比的虹彩的照映，這一瞥誠然是夠使人憧憬懷戀的，然而更有什麼比它消逝以後更使人感到空虛，悵惘呢？

偶然因着這陣打得起勁的淒雨，跟卷尾那一縷憂鬱而又漂渺的淡烟，在我疎落的心坎里挑剔起那些屑碎的往事。時光走遠了，我嚙下無味之漿，朦朧中度過許多無月夜，一直在苦惱中生活着。

艷麗的陽光又帶來了春之氣息，茫然的來，然而不多時日，它又茫然的去，沒有留戀。我癡癡着來遲的月色，看黃昏爬上了窗簾試着整理游絲，面着緋紅的晚霞嘆息。

青春像一隻銀燕，閃顫着艷華的光輝，然而如今它已離我颺去。

今夜，月亮依舊圓，園園中美麗的紫丁香也已翕然盛開了，祇是我的身旁已沒有了——一個會饋贈我禮物與蔚藍的情書的姑娘。我自己的影子在梧桐樹下悄悄……

在學校里，不覺得寂寞，晚上睡在姨母家里，有時仍舊會夢見捉魚的事情。母親每星期來看我們一次，帶些糯米粉，蕎麥粳之類的東西給我們；到進了中學，我和哥哥才每星期日來家一趟，但從不曾見到敏狗和大春。

城里的學校生活過得膩了，愈益覺得城外的家的可愛，暑假老是歡喜在家里過。

去年秋天，村里有姓尹的婚事，母親送了禮，吩咐我去賀喜；問母親，才知道就是小時候一塊玩的敏狗結婚。我推說有事，沒有去，讓二叔引着哥哥的女兒小翠去了。

晚上，從二叔口裏才知道大春當兵去幾年了，三個兒子只落得一個跛脚大鬼子幫着老子種田，家道比從前更衰了。

二叔極力稱讚敏狗，說已經做官了；他姐夫是上校軍官，他也是一條金線三顆三角星的上尉軍官了。和他結婚的還是城里女子中學的學生。

推開窗，春又漏進來了，葫蘆湖的湖水仍舊在灑灑着，只是湖邊已沒有凹地，滿堆的是城里連來的炭渣；捉魚的孩子換了拾荒的孩子。湖里只有兩個捕魚人在寂寞的撒着網。聽說外國人又用電流殺了好幾次魚。心想這該是天然資源的斷命時了。



李太白的悲哀

墨 僧

去夏從蕪湖歸來的時候，趁便一遊名聞江南的采石磯，借此可以憑弔一代詩人李太白。下火車步行約六七里路程，到了一個村莊，在村莊的盡處，有一所巍峨的太白祠，祠中塑着一個手執酒卮，斜倚而半臥，風流瀟灑，峨冠錦衣的太白遺像，不禁引起了一種惆悵而戀慕的情緒。又步行到江邊，雇了一葉扁舟，蕩漾於山脚下，欣賞到山壁間許多名人題詞。一面與舟子隨便閒談，他告訴我許多關於李太白的傳說，據說太白因吃醉了酒要捉水中月亮而死的。這雖是一種傳說，但也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從五代王定保「摭言」裏，見過這樣的語：「李白嘗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從此都信以為真，在許多李白的詩中，都承認是事實，像「謫仙人」詩中「去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當時落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清，「簡直承，月溺江的傳說，也就容易叫人相信了。

認他的墮江，不是失脚，乃是有意自殺。方孝孺有：「我言李白世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句，王叔承有：「插江采石三千尺，何處蒼苔酣李白，乘風夜上金陵船，宮錦袍明浪花赤」句，這些都是根據「摭言」而來的話。這傳說是否可信？唐書中只說他飲酒過度，死於當塗，卻沒有說他怎樣死的，並且知道他臨死之前，在枕上把草稿交給李陽冰，請他做序，那好像是病酒而死的，又好像自知不起，把作品交託給朋友。采石是當塗屬地，那時李陽冰正在做當塗縣令，太白就住在他的地方，那時太白的年紀已經六十二歲了，他生平好酒如命，沒有一天不喝得醺醉，因此在晚年得着酒病，乃是意想中必然的事。他生平又歡喜遊山玩水，采石磯那種優美的風景，當然值得他留戀的，乘着月色，扶病夜遊，必定也是事實，所以這捉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清，「簡直承，月溺江的傳說，也就容易叫人相信了。

不管他是溺死的，或是病死的，總之他那樣的死去，真是夠淒涼了。飄泊了一生，弄得無家可歸，乃至死在一個朋友的地方，連一個親人也不在身旁。身後蕭條，一無所有，四十年後，由他的孫女兒對范傳正（宣歙觀察使，因欽佩太白的緣故，曾在當塗訪求他的後代，訪着了她的兩個孫女，都是嫁給當地的農夫的。）說：她們的父親（就是太白的兒子了）名叫伯禽，在貞元八年死去的，她們有一個哥哥出遊已十二年，不知道在那裏？她們一家，可以算得天下的窮人了，沒有錢可以養蠶，沒有田可以耕種。本來照祖父的遺志，是要葬在青山的，只是因為貧窮無力遷葬，所以暫厝在江龍山，而且這暫厝的小墳也要坍塌了。這一番話，說得何等可憐！因此，范傳正把他的墳遷葬青山，這地方的風景，本來是太白生前所愛好而平常去遊覽的：於是這地方便成後人憑弔的古跡了。

他在死去的前三年，剛從流放夜郎遇赦回去，在「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江夏韋太守良宰」一首長詩裏，敘述他的身世與經過安祿山之亂以至流放夜郎的飄流情形，有：「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的悲哀，自分必老死在這遠地了，及至得到赦書，彷彿是從死復生一樣：「忽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暖氣變寒谷，炎烟生死灰」，使寒谷得着了暖氣，死灰得着了炎烟。又在「江夏贈韋陵冰」的詩裏，也有「我戍三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二千名，寒灰重暖生陽春」等語。他為什麼遷謫夜郎呢？說起來真是冤哉枉也，這原因是由於永王璘謀反一件案子被牽連的，他與永王璘本不是同謀，不過是因為他在廬山時，恰巧永王是在做江都府都督，永王因為愛慕他的才名，把他延攬了去，他本是個淡於利祿的人，對於永王的延攬，也是用一種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敷衍敷衍罷了，何嘗有什麼干祿思想呢？想不到那個永王竟在這時候謀反，要奪取他哥哥肅宗的皇位，及至永王兵敗，他逃到彭澤，給他們囚在潯陽監牢裏，在那首「經亂離後」；憶舊游書懷」中曾敘述在九江的情形，說：「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旗；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可見他跟着永王，是完全出於「迫脅」的，並且聲明他是「辭官不受賞」，決不是存什麼升官發財的心，但結果竟因此受到了無妄之禍。他的心裏真是萬分的悲憤，讀他那首「萬憤詞」，正見得他心中的痛苦：「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沈迷。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過難不復相提攜。」弄得一家骨肉離散，自己又蒙了不白之冤，生死未卜，這時的心緒，真有無可形容的痛苦。又況那個肅宗皇帝，不像從前的玄宗愛他，因為痛恨永王的緣故，竟

遷怒到他身上，要把他處死。幸虧郭子儀的營救，情願把自己的官爵來替他贖罪，才得從死裏逃生。郭子儀從前受過他的救命之恩，所以他肯這樣的力保，肅宗看了他的情分，免除太白的死罪，但是死罪難免，活罪難逃，便改爲流刑，長放到夜郎去，在太白可算萬分的微幸，但是以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頭兒，要流放到萬里之外，也已夠受了，幸而還沒有到夜郎，在巫山途中便遇了赦。他那首『南流夜郎寄內』誌，寫出他離家的心情：『夜郎天外怨離居，明月樓中音信疎，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

從來許多天才高的人，往往不能取得世人的同情，落落寡合，因而感到懷才不遇，發生悲觀厭世的思想，像屈原莊周以至於陶潛等人，他們都裝着滿肚皮的牢騷，無可發洩，不得已乞靈於筆墨，或者浪遊天下，或者沈湎於酒，以排遣其胸懷的憂愁。正如詩經中所說：『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一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李太白正是這樣的人，他也具有極高的天才，不但當時與他接近的人，都佩服他，賀知章初見他，便許爲『天上謫仙人』，杜甫更一而再地稱道他——『李侯有佳句』『白也詩無敵』『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一類的句子很多——唐書上也說他『少有逸才』；至于稱爲燕許大手筆的蘇頲，也稱說：『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而後人之稱道他的，更是不計其數：杜甫說『青山那月夜，千古一詩人』，

白居易說『曾有驚天動地文』，方孝孺說『泰山高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他自己也是孤芳自賞，抱着『狂歌笑孔丘』的態度，乃至『一生傲岸若不諧』，嘗對人說：『白嶽崎嶇落，可笑人也』，（上安州李長使書）『世人見我恆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詩）爲什麼人家要笑他呢？陳義過高，不諧於俗，當然不能取得人的了解，正如老子所說：『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莊周屈原都是有同樣的嘆歎，莊周『以天下沈獨，不可與莊語，乃以卮言爲曼言』（天下篇）屈原有『國無人兮莫我知矣』『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的太息。他們同樣感到人生的孤獨，要從幻想中去尋找天上的神仙，來聊以解嘲，所以莊周要『上與造物者遊』，屈原要『遠游天上』，太白的『夢遊天姥』，正有相同的思想，想藉此來排遣心中的憂愁。因爲覺得『人生若大夢』，『今日之日多煩憂，舉杯消愁愁更愁』的緣故，便繼續地說：『何爲勞其生？』『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只好做一個癡子，披髮佯狂了。

他們既抱着這種人生態度，便產生出千古絕唱的美文來，楊升庵說得最好：『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工於文是人籟，神於文是天籟不是人能學得到的。前乎李白而承傳屈莊的，莫如陶潛，也會想從現實以外去尋找點快樂，他不是說過這樣

的話？『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朝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後奚疑？』（歸去來辭）這足以表出他的樂天態度，不過他是歡喜隱居的，所以他那『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名詩，與他那『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的雜詩，以及『飲酒』那幾詩，都是表出『人生至短，及時行樂』的思想，他所認爲行樂的地方，乃是田園山林間的自然之美，而李白雖相同的感到光陰易逝，想把歲月拉回來，像他所謂『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那一套話，也要儘量地欣賞自然，抱着『朗笑明月，時眠落花』的態度，（送蔡十還雲夢序）去『獨抱綠綺琴，夜行青月山』。（遊泰山）所以他不像陶淵明的歡喜隱居，卻歡喜浪遊天下，雖然也曾有過一個隱居的時期，像在『山中答俗人』詩所云：『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與『桃花源記』的思想如出一轍，但畢竟山居生活，關不住他那好遊的活潑天機。所以他從二十五歲離開了故鄉四川以後，便東西南北地流浪，一直到死沒有回去過，起初從洞庭湖南飄去，直到九疑山，再從長江東流，到南京揚州等處，愛慕司馬相如子虛賦裏所誇大的雲夢，到了湖北安陸，就在許圍師家招贅，住在

江漢一帶有十年之久，他所以有許多關於長江的吟詠，如：『古來萬事東流水，一奔流到海不復回』『大江茫茫去不還』等佳什，曾有『流落楚漢』（上韓荆州書）『少長江漢』（上裴長史書）等語。楚漢住得厭了，到齊魯去，住家在濟寧，與孔巢父等終日酣歌縱酒，在那地方造了一所酒樓，天天荒飲。（太平廣記）住了幾年，和一個道士同到了嶧縣，後由吳道士把他薦去玄宗皇帝，乃奉召到長安。在長安遇着賀知章，經他在皇帝面前極力讚揚，以一布衣而得召見，命他在翰林院供奉，頗得玄宗的賞識，人家都以爲他從此得到乘龍機會，可以飛黃騰達了，萬萬想不到他還是抱着那種傲岸的態度，竟常常扶醉見天子，狂肆無度，有『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合璧事類）等美談，天子雖優容寵幸，但禁不住小人的嫉妒，高力士卸恨脫靴之恥，在貴妃面前說了許多謗毀的話，結果，使他不能久住在長安，不到三年，復離長安而流浪到山西山東南陝西安徽浙江江蘇等省，重慶那飄泊的生活，遇不着一個知己的人，而有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并『（鄴中贈王大那）』類的悲鳴。又嘗說：『歎我萬里游，飄飄三十春』，（門有車馬客行）『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很多這樣的話。他雖然有過好幾個朋友，如：任華，杜甫，魏萬，崔宗之，李陽冰……等人，表面上看來，可以算得是知己，



樂府詩中的情思

圭 可

文

文藝發展的過程是先韻文後散文的，而韻文中又以抒情敘事先產生。所以研究我國古代文學為所共認以為中心點的詩三百篇中，大半是言情至性之作。在十三國風裏，我們可以找到大胆的男女情愛之寫出。惟因記事詩，在當時還不普遍，像「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彤也吠」。等都是短小的描劃，至於數陳在綺麗冶蕩的句中的戀愛之隱廓，還是不勝列舉。承接這種作風的作為，南方有屈原宋玉景差，而緊接着北方也繼起了一班漢魏的樂府詩人和音樂家，創出了一種能夠歌引唱的樂府文學來。

樂府兩字的詮釋，本是一種創製音樂的府署——機關。其創始者是漢武帝。漢書禮樂志云：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

倭幸傳亦言：

「李延年美韻，爲新變聲。上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效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女弟李夫人差昌邑王，繇是貴爲協律都尉」

劉勰因之在文心雕龍上說：

「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舞雜曲，麗而不精；赤破羣篇，靡而非典……」

在當時之設置樂府本是在向民間或文士們採取詩歌來，同時又叫名樂師將采得之詩譜起音律，製成所謂「樂」，教給樂工歌唱的。但流傳一久，這種機關名稱遂變爲文學中一件形式上的名詞了。

是武帝當時設立樂府的本意，或不書如漢書和劉勰所說「定禮、崇禮」如後來的房禮歌郊祀歌的祭祀廟寢天地山川，而亦在想製出些動情怡耳的美樂來的。所以采詩的方向便趨向於風「風」，而有趙代之音，齊楚之氣。漢武帝是個英武但又好色的天子，他是愛聽而且感動於李延年的「絕代有佳人，遺此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的。有一個主情的樂師，伴着好色的帝王，自容易開情愛的風氣。於是樂府時時在留下許多言情的作品，將兩性間心理作品描寫——簡直可說傾瀉得極暢透。這種流溢

着感情——滿佈着社會民族思想的不能說沒有，而且確實不少，這裏只單就情思一方面說——的一種文學方式，自然站得住相當緊要的文學地位因之爲後來模仿作者所喜，歷隋唐以至明清而稍衰。

樂府中的詩，往往跟原作有不同的地方，因爲樂師在給那些原作製上音譜的時候，經過一番審詳，爲調協音律，有時不得不去削足適履，以完美其功。蓋作者在作一首詩歌的時候，即便在想着將來加入樂之用，也由於音律外行，調不諧它的聲音，必得由樂師加一番改製不可。不過有一個共同點，便是原意仍然可以在，字句的增損並不妨及原意。例如曹操的短歌行本解是：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華，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羅阡，枉用相存，契濶淡澹，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不厲高，水不厲深，周公吐哺，天下胸心」

而一給當時樂工配上譜，入了管樂即變成：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愛思難忘，以何解愁？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

而李白還覺得這些都不是真正能了解他的人，所以他只有兩個知己朋友，一個是「月」，一個是「酒」。

從「青蓮集」中去尋找關於月與酒的詩，真是多得不可勝舉，那有名的「月下獨酌」：「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逸雲漢」。寫得何等淒涼！他如說：「長安一片月」，「明月出天仙」，「小時不識月」，「長留一片月」，「山月隨人歸」，「起看秋月墜江波」，「水濁不見月」，「莫教明月去」，「漁歌月裏聞」，「夢遶邊月」；「登舟望秋月」，「取醉不辭留夜月」，「蛾眉山月半輪秋」……這一類的句子，非常之多，可見「月」是李白的知己。詩中關於「酒」的字更多，他不獨是天天沈醉在酒裏，而他所有的詩裏，都充滿着酒氣，所以人都稱他是「酒仙」。這裏引幾首關於酒的詩：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覺來眄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事？春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春日醉起言志）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難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譁，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

絕。呦呦鹿鳴，食野之華，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胸心。」

增捐和改易的地方雖是迭見，但那一種欲就帝位又低徊於舊恩，以及嗟傷時光飄易，自比於周公思收民心之情，確無稍改。由於這一點，樂府詩中作者的本意是不會因調聲協律而受斷傷的。而因之，那些情思仍然為我們找到。

早期的漢樂中，最感人者有「有所思」。言郎之薄倖，另有所歡，女郎本擬贈以瑤瑁之簪，聞情即燃燒之，誓與相絕，其情景是：

「……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

一個女郎被情人所棄，是常常會說出的悲痛，愈是說不復相思，愈是其不能絕意的顯露。所以建安時繁欽的定情詩上便這樣描寫着：

「我出東門遊，邈后承清塵。完君即幽房，侍寢持衣中。時無桑中契，迫此身側人，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何以致奉之，纏臂雙金環；何以致愆愆，約指一雙銀；何以致……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日吁兮不見，谷風吹新繡；遠望不可見，涕泣起踟躕。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陽，日中兮不至，飄風吹我裳；道遙長遠曙，望君愁我腸。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躑躅長歎息……與我期何所……悲苦愁我心。愛身以

何為，我惜華色時。下情既款款，然後尅密期。褰衣躡茂草，謂君不我欺。廁此配陋質，從倚無所之。自傷失所歡，淚下如連絲。」

失戀的孤女，只會悲傷不得所歡，只會傷所歡不能到自己的身邊，而決不致恨他的背盟負約。所以第一次相期不見來，乃有第二次相期。第二次相期又不獲見，仍有第三期，一直不死心的跟所歡絕交起來，說：「我不再想你了，去吧去吧」的。有所思中「勿復相思」的誓語，正揭示着她的極哀絕傷而已。

「愛身以何為，惜我華色時」的悲感，是每一個懷春的女郎所不免的，描寫這些的像：

「陽春百花生，摘插環誓前。攬指踢忘愁，相與及盛年。」——宋臧質石城東——

「年少當及時，蹉跎日就老。若不信儂語，但看霜下草。」——晉曲子夜歌——

寫得都極委婉而多哀傷之音。晉曲子夜歌為晉女子所造，聲詞中多凄苦之處。如：

芳是香所為，冶容不敢當。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其二

宿苦不梳頭，綠髮披兩肩，腕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其三

崎嶇相怨慕，始獲風雲通，玉林語石闕，悲思兩心同。——其五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歸入殘機，何悟不成匹。——其七

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語笑向

誰道，腹中陰懷汝。——其十二

郎為傍人取，負儂非一事，攤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其十五

感郎初殷勤，歎子後遼落，打金側瓊瑁，外豔裏懷薄。——其二十

別後涕流連，相思情悲滿，憶子腹糜爛，腸肝尺寸斷。——其二十一

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日冥當聲倚，惆悵底不憶。——其二十三

夜覺百思纏，憂影涕流襟，清懷傾薄意，郎誰明儂心。——其二十六

夜長不得眠，轉側聽更鼓，無故歡相逢，使儂肝腸苦。——其二十八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暮還西。——其三十六

將被遺棄的悲思，描劃得極深刻細致。在所列舉的這些中間，始言天不奪人願，使見郎，及至後來被棄，乃怨恨前此無故與郎相見，致使肝腸苦楚，而說相憶如饑之飲食，將食色性也的古語，剖得極透澈。像這樣大膽的描寫女性心理而不涉於穢褻的文學，恐怕是現在一班沉湎於新文藝的作者們所夢想不到的吧！

魏晉以來，其社會背景一邊是戰亂連年，王綱馳廢，人民遭受着流離道路之苦，棄子存姪，迭有所聞；一邊則是貴族的荒淫享樂，紙醉金迷，晉惠帝見飢民之顛顛，至詢及「何不食肉糜」？因之造成兩個局面：一個是積極的逃避現實，在山林裏隱居起來，一個則是消極的與世妥協，而將生命消磨在醇酒婦人或是在麝尾清茗裏。於是風氣乃極度形成

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

「鸚鵡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釀醅；此江若變作春酒，疊壘便築糟丘臺。……黃金爵，白玉瓶，李白與爾同死生！」（襄陽歌）

「窮愁千萬端，美酒唯數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月下獨酌四）

這一類的詩很多，這裏恕不多舉，就從這幾首，已經可以明白他的思想態度了！他差不多願意把即體都浸在酒裏，不要有一個醒的時候。他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只有醉了的時候，可以忘記痛苦，所以像六朝時的阮籍劉伶等人，都是這樣看法，認為銷愁的唯一方法，只有杜康。然而醉了仍舊要醒的，所以有「舉杯消愁愁更愁」的歎息！雖然想借此取樂，結果還是在悲哀之中，且讀他那首「悲歌行」來做個結束：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狐猿坐啼坎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

X X X

頹廢和軟化，而靡靡之音在樂府中也儘量散佈着，那個時候我們可以武斷的說一句，遊戲的場所，一定會跟現在一樣，不但繁盛之極，而且完全充滿着低級的趣味。禮法無形鬆懈，戀愛之風盛行了。宋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樂，或因酒誦，只竊聲讀曲細吟，遂造成讀曲歌。其中充盈的悉是情愛，在當時我們雖不能便認爲這些歌曲是百官在袁后之哀中所唱的，但那時候淫靡的風氣已可想見了：

千葉紅芙蓉，照灼綠水邊。餘花任郎摘，慎莫罷儂蓮。——其四

柳樹得春風，一低復一昂。誰能空相憶，獨眠度三陽。——其十五

折楊柳。百鳥園林啼。道歡不離口。——其十六

連髮不可料，顛頰爲誰曙。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許。——其二十一

芳賞初生時，知是無憂草。雙眉畫未成，那能就郎抱！——其二十五

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其二十八

五鼓起開門，正見歡豐度。何處宿行遽？衣被有霜露。——其四十一

家貧近店肆，出人列長事，郎君不浮華，誰能呈實意？——四十三

思歡不得來，抱被空中語，月沒星不亮，持底明儂緒。——其四十七

打殺長鳴鷄，彈去烏白鳥？願得長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其五十五

——其五十五

誓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其七十六

一夕就郎宿，通夜語不息；「黃蘗藥里路，道苦真無極」。——其八十一

從這依稀的描述中，我們不但看到一個思婦的心情，邊可旁及到當時的社會上滿佈着綺麗風氣的境况。「五鼓起開門……」一首，便是揭露着當時一個男

子的情婦之多。「家貧近店肆……」更寫出一個浮華輕佻的男子，勾引得一個貧家女的愛。「芳賞初生時……」又是

在描寫着發育猶未成熟的少女，即在爲人所追求。「千葉紅芙蓉……」寫下的

乃是當時一個女子不反對自己的情人有另外更多的情婦。像這些滿佈着愛情的

樂曲，實在是使我們不能相信便是宋元嘉時百官於皇后喪期中不敢高唱出聲而細吟的讀曲歌。

在當時不獨百官愛唱靡調，即帝王亦多創作用情的樂詞。宋隨王誕所作戀陽樂中云：

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但問相隨否？何計道里長！——其三

黃鵠參天飛，中道鬱徘徊。腹中事輪轉，歡今定憐誰？——其六

揚州蒲鍛環，百錢兩三叢。不能買將還，空手攬抱儂。——其七

女羅自微薄，寄托長松表。何惜負霜死，貴得相纏繞！——其八

「但問相隨否？何計道里長。」和「何惜負霜死，貴得相纏繞！」堅摯的情感，寫得如何刻露。而一種絲絲之思正在這裏擱筆吧！

復不含一點貴族氣的敷衍做作，相當稱得上美的。

兩性的愛，自晉以還，唐宋齊梁等，此六代中都像是極平常的事。即佛門弟子，亦有作出芬芳悽惻，綺麗纏綿之樂章來的。齊武帝布衣時，遊樊鄧，即位後作估客樂使樂府被之管絃，卒無成，有人啓釋寶月解音律，遂使之奏，果諧。

後寶月又上兩曲，詞是：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無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大腸珂峨頭，何處發揚州，借問船上郎，見儂所歡否。初發揚州時，船出平津泊，五兩如竹林，何處相尋博。這樣綺麗的句子，乃是出於釋僧之手，當時樂府中所流溢的情思程度可見。而「借問船上郎，見儂所歡否。」也亦寫盡兩性相愛的普遍和大衆化。相去不甚遙遠的「授受不親，不同桁架」的禮法，早已破壞得粉碎了，然而那一段時代背景，乃是前面所說的那樣可慨。

散佈在我國樂府中的情思，可寫的自

然還很多。而且齊梁以後，綺麗的風光

不會沒有，不過一種文學方式的產生出

來，總是以初創和進展到改革成繁榮時

期比沒有真善美的可讚，漸漸爲後起者

模仿上便減色多多了。而且我寫上這許

多許多浪漫的淫靡之思的樂史，主意也

並不在提倡「妹妹我愛你」，而是在介

紹一點歷史上的痕迹，給大家一面鏡子

，廢幾在這裏面發掘些題外的東西。再

延讀下去，不免有誨淫之嫌了，所以就

在這裏擱筆吧！

世界最大的金剛鑽，發見於西歷

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南非洲

脫藍司威的普雷米亞礦山；即名之

爲加里南的金剛石底原石。這原石

重三〇二五·七五Carat（六百二

十瓦），直徑是十一厘米，切開之

後，磨成重九一六·五Carat的一

個，重三〇九

Carat的一個

，此外十〇

以下的小鑽

石九十個，這

些都保存在英

國王室內。

世界最有名

的金剛石產地

是南非的金山

勒，在那圓筒

狀的垂直深入

地層的火山岩

之中蘊藏着金

剛石。這圓筒

的直徑是五百

尺，深可以掘下二千餘尺，把掘出

的岩石粉碎，然後再從其中鑿選鑽

石，結果在七萬噸左右的岩石中好

容易才得到一〇·二五磅的鑽石，

相當岩石的一千四百分之一。共

榮圈內的鑽石產地首推婆羅洲，惟

產量較少。

世界最大的金剛鑽，發見於西歷

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南非洲

脫藍司威的普雷米亞礦山；即名之

爲加里南的金剛石底原石。這原石

重三〇二五·七五Carat（六百二

十瓦），直徑是十一厘米，切開之

後，磨成重九一六·五Carat的一

個，重三〇九

Carat的一個

，此外十〇

以下的小鑽

石九十個，這

些都保存在英

國王室內。

世界最有名

的金剛石產地

是南非的金山

勒，在那圓筒

狀的垂直深入

地層的火山岩

之中蘊藏着金

剛石。這圓筒

的直徑是五百

尺，深可以掘下二千餘尺，把掘出

的岩石粉碎，然後再從其中鑿選鑽

石，結果在七萬噸左右的岩石中好

容易才得到一〇·二五磅的鑽石，

相當岩石的一千四百分之一。共

榮圈內的鑽石產地首推婆羅洲，惟

產量較少。

世界最大的金剛鑽，發見於西歷

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南非洲

脫藍司威的普雷米亞礦山；即名之

爲加里南的金剛石底原石。這原石

重三〇二五·七五Carat（六百二

十瓦），直徑是十一厘米，切開之

後，磨成重九一六·五Carat的一

個，重三〇九

Carat的一個

，此外十〇

以下的小鑽

石九十個，這

些都保存在英

國王室內。

世界最有名

的金剛石產地

是南非的金山

勒，在那圓筒

狀的垂直深入

地層的火山岩

之中蘊藏着金

剛石。這圓筒

的直徑是五百

尺，深可以掘下二千餘尺，把掘出

的岩石粉碎，然後再從其中鑿選鑽

石，結果在七萬噸左右的岩石中好

容易才得到一〇·二五磅的鑽石，

相當岩石的一千四百分之一。共

榮圈內的鑽石產地首推婆羅洲，惟

產量較少。

世界最大的金剛鑽，發見於西歷

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南非洲



從喜劇談到

「不求人」(影評)

孫保羅

也許中國的民族性，因為歷年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經濟落後的緣故，致較其它的民族來得嚴肅而深沉，即以色彩而論，大都喜愛藍色或灰色，稀少與紅紅綠綠的鮮豔的色潤有緣份，所以在戲劇方面，亦往往希望能看一兩齣悲劇，藉資發洩一下心裏鬱積的煩惱和苦悶。

無論在舞台上或銀幕上，昔日喜劇一向都被人所忽視，甚至爲了生意眼的關係，電影公司和劇團當局，聽見喜劇就會感到頭痛。喜劇之所以不被觀眾所歡迎，除了上述的原因外，一般觀眾教育水準的低落，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因爲喜劇較之悲劇，它的欣賞能力需要更強更深入；同時，從事攝製與演出者，對於喜劇特殊技巧應用之不見高明，該是它發展的內在的主要阻力。

近年來，舞台劇已在喜劇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技巧的進步，遠超乎悲劇的成就，

這得力於某些導演，將歐西許多新穎的技巧介紹到中國舞台上，漸使觀眾從興趣而普遍的愛好，據聞喜劇觀眾的數量，有時竟駕乎悲劇之上了。但它亦有一個潛伏的危機：忽視內容，爲技巧而技巧！柏林斯基曾說過：「藝術沒有思想，就像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一樣——是一具死屍。」觀眾僅止乎笑，笑後一無所獲，那喜劇本身的價值，也就消失殆盡！因爲喜劇的目的，是要我們通過哭聲，對人生荒謬的矛盾或有趣的挫折，作理性的知覺。

觀之電影，喜劇片的攝製，更形寥落，這方面最努力的，祇有朱石麟先生和李萍倩先生，前者對於喜劇特殊手法的應用，是早負盛譽的。「人約黃昏後」與「良宵花弄月」處理明快，簡潔，他愛用對稱的手法，蒙太奇的應用，很有心得。李萍倩的作風，趨向好萊塢的輕喜劇，手法猶如舞台劇的喜劇導演洪謨與胡導。

在春節的四大鉅片中，以藝術價值而論，「不求人」的成就最高，但它的賣座，却遠不及其它各片，這就證明，喜劇片究竟不如悲劇片之受觀眾的歡迎，正如初期的職業演劇一樣；同時亦證明，舞台劇的觀眾是較電影觀眾來得進步。如果不斷地努力，可能與舞台劇的發展一樣，逐漸糾正觀眾的偏頗，及提高觀眾的欣賞水準，屆時，喜劇片必能獲得大量的觀眾的。

言歸正題，我們還是來檢討「不求人」，它是根據潘予且的小說改編而成，取材相當現實，不落一般影片的窠臼，它溫厚地諷刺着一對青年男女，爲了養尊處優，連自己做飯喫的本領也喪失了，不得不借重於老媽子，老媽子幾乎成了他們生活的靈魂，她一走，便簡直喫不成飯，於是鬧了許多笑話，受盡了人們的閒氣，結果發奮地幹，終於應付過去，經驗告訴他們，生活應該「不求人」。

故事非常簡潔樸素，沒有什麼曲折離奇的情節，盡是些人生活中平凡的事件，從平凡中煊染出一部喜劇。全劇不出二十四小時，結構相當緊湊。人物太簡單，主要的僅夫婦二人。

原著大約是一篇短篇小說，因爲它的取材、置景、人物等，正合乎這個條件。站在電影的立場，嫌它太單純！

女子該走向社會，還是回到廚房？「良宵花弄月」的主題是女子在社會上得不到正確的保障，退而回到廚房做個賢妻良母。「不求人」裏連女子回到廚房做個賢妻良母似乎亦行不通，這真是女子的悲哀！不該說是女子的恥辱。生活依賴丈夫供養，起居全靠老媽子做活，社會和廚房裏全無她的份，不是世間多餘的一件東西？原作者和編導，都太忠厚了些，對劇中人諷刺的力量，我覺得還不夠。

在都市裏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片頭採用許多街頭的特寫，以示它產生的背景，配合得很恰當；結束時，無需再雇老媽子，以「再會」二字懸於門首，含意雙關，甚爲聰明。一貫他的作風，導演常應用對稱的地位和動作，整個地講，動作誇張得還不夠，尤以夫婦吵嘴鬧離婚時。嬰孩的幾段戲，處理得非常不好，例如弄髒了硬胸襯衫被父親斥責時哭的表情，以及睡在父親的懷抱裏嘔乳吃的姿態等。

了開水回家全漏光，在情理上講，未免太糊塗了！因鷄不翼而飛，誤怪路人，致被敲詐的那段，亦有商榷的必要。同事前來叨光午飯，左一碟蛋右一碟蛋，接連來了六七種蛋，語詞風趣，構思亦甚妙特！

喜劇的編導演都較悲劇難，這是事實。電影界擅於處理喜劇的編導稀少，擅於演喜劇的演員也少。顧爾君嚴俊等雖不是喜劇演員，但還能演。這次「不求人」由周曼華與屠光啓合演，出乎意外。周曼華演喜劇，這也許還是第一次，雖然依舊按照她的一貫作風在演，但多少受了導演的指示，動作間或地被誇張着，幾個鬼臉的表情頗可取。顯然，這次她很認真，特殊的成就固沒有，但在水準以上。

屠光啓出身於舞台，擅演反派的陰險人物，以小生姿態扮演喜劇，恐怕亦屬初次。動作很細膩，面部表情較欠自然些！跟小孩的幾段戲都演得相當好。關宏達和楊志卿，都是定型的演員，他們的演技永遠停留在目前的階段上，不會再有進步，除非充實自己，努力於演技磨鍊！他們倒不如本劇中那個不會說話的嬰孩會做戲。

「葛嫩娘」的今昔觀（劇評）

賽德爾

「葛嫩娘」——海國英雄——楊娥傳——忠孝節義——是魏如晦編著的具有連續性的南明史劇四種，前三劇曾先後搬演，末集僅見預告，迄未演出。諸劇都是寫南明忠臣烈女的悲壯史實，富有深刻的現實性。

「葛嫩娘」原名「碧血花」，一名「明末遺恨」，二十九年上演於璇宮劇院，由當時最負盛譽之「上海劇藝社」演出。時值唐若青由港返滬，遂應魏如晦之請，客串飾演葛嫩娘一角。導演一席，屬之吳永剛。演員陣容之強，可說空前絕後，陳琦以美娘躍身銀幕，施汝以劇作家身份客串孫克威，屠光啓的蔡如衛與慕容婉兒的王微波，是一對標準狗男女，徐立飾演鄭志龍，奸容令人憎惡，劉瓊的鄭成功，英武非凡，歐麥演了馬金子，「他媽的」成了口頭禪，徐梅村之李

十娘，趙恕之余澹心，湯琦之楊俊，黛雲之田氏，裴冲之鄭鴻遠，喬奇之農夫，芷君之清兵，章志直之博洛，錢毅之小季，均為一時之選。

葛嫩娘一生的事蹟，激昂慷慨，充分表現着民族的正氣，同時，亦側面地刻劃出奸邪的醜惡。主題明確，結構精密，再配上演出的慎重，無怪乎轟動劇壇，創了賣座最高的新記錄。「葛嫩娘」初演成功，不但造成歷史劇盛行之風氣，且奠定「上劇」之鞏固基礎。「中旅」全團返滬，復演「葛嫩娘」，賣座依然鼎盛，「中旅」因而得以中興。歷次演出，筆者均為座上客，蓋深為該劇所感動，特別喜歡它。

這次唐槐秋父女率領「新中國劇團」自津返滬，擴充「中旅」，盤據美華、綠寶、麗華三大劇院，聲勢相當浩大。或

受關心「文天祥」的影響，因電式地搬上了「葛嫩娘」。此時此地，能看「岳飛」「文天祥」「葛嫩娘」的上演，深心至為慶幸！在曲折離奇的故事與哈哈大笑的噱頭充塞着的劇壇，能上演些有價值的歷史劇，未嘗不是件幸事！據目前的形勢看，歷史劇大有復活的可能。

就演出的成績論，當然不及初次公演，比「中旅」前次演出，亦略遜色，也許排練日期暫短，因為筆者是獻演第一夜去看的。四幕置景與演員地位，悉抄吳永剛的老文章。槐秋先生，大約亦是一個掛名導演而已。

「中旅」有個要不得的作風，重演員輕導演，對於舞台構圖、氣氛、情調，向來不大注意。演員地位常在一直線上，有時則重覆。大約隨演員自由發揮，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演員相互間動作的連繫和反應，導演似乎並不管。所以「中旅」的戲總是很鬆懈，稀有明明的節奏的進展。

除了唐若青的葛嫩娘和湯琦的鄭鴻遠，所有的演員與前次均不同，美娘前為係景路，今次是李麗，大約是北平來的新人，小巧玲瓏，很會演戲。扮

演孫克威的郭平，有許多現代動作。陳述的鄭志龍演得最好，沉着有力。孫道臨的鄭成功，太衝動了，動作略嫌過火。郭嵐的滄兒，相當有趣。龔家寶的蔡如衛，好像木偶戲裏的小丑，並無陰險的意味。程晨的田氏，太年青，化裝應注意。湯琦無進步，還是老樣子。吳純真這次演馬金子，體格欠魁偉，發音尖銳，近乎丑角，失去她原具的率直的性格。周正行尾音高長，語調欠變化。廖凡的博洛，有些演文明戲的味兒，並無粗魯、野蠻，叫人討厭的感覺。

最後，我們來談唐若青，憑直覺的觀感，這次遠不及以前，說外型，不及以前英挺，動作亦不及以前乾脆有力，似乎馬馬虎虎的樣子。風度減退，這是由於私生活與工作態度。希能善自珍惜，恢復昔日的榮耀，否則，青春是最靠不住的東西！

第一吻

陳以淡

是誰忘記把她攙進室內的？

簾下的小紅花含羞了

新月的舌尖在舐着她的蕊呢，他是肆意的。

就像那少女的初夜，接受了這一番溫存的，

心是開始了相思。

小紅花是柔弱的，

新月遺下她了，

不敢送戀意的一凝

睇，

幽愛地覺得：

盛放的薔薇，

正赤裸的浴着他，

這樣輕狂着的呢。

本刊歡迎：

投稿！

批評！



的已經和他生過三位令郎二位千金的大太太陳芷露的嬌聲，響而粗穢有些像霹靂，顯然含着非常的憤怒。

同時又是拍拍的幾聲，連珠般地，「媽媽！啊！啊！……」孩子的屁股上着了痛，一邊大哭，一邊不由地繞着兩隻小脚只管在床上亂甩。

孩子的脚不防踢醒了睡在另外一頭的小妹妹阿毛，又是一陣「哇呀！哇呀！」的鬧起來了。

「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en……」大的兄弟倆——阿真和阿明——却又在被裏開始預先背誦他們今天到學校裏上第一課必須要背誦的功課。

只有第三位千金阿英不作聲響，原來她的母親已經把她穿着好衣服下了床，這時她正在站在一隻小凳子上，兩手拉開了盥櫥門，偷偷地在找尋有沒有的昨晚喫膳的飯菜和其他可以吃的東西。

不用說，他再也不能靜靜地躺着想他要做的文章了。可是一想到已有好幾天沒有寫成一篇文章來交出去，不覺一陣煩燥，心上的火立刻升到喉嚨口裏出來。

「你們這樣鬧，簡直存心在和我搗蛋！」聲音有些噁噁：

「這種日子我真過不來，沒有安靜的時候，叫我怎寫得成章？不寫文章，你們喫什麼？……」忍不住只管嘵嘵叨叨地說下去。

太太起先是完全不做聲，她這時正抱着阿毛在喂奶。阿平聽得爸爸也發了火，恐怕要和媽媽打架，也嚇得不敢再哭。阿英呆立在小凳上不動。阿真和阿明都在悉索索地穿衣服，因為他們看了看時鐘，離開學校裏上課只有半小時了。

何容還在嘵嘵叨叨下去，太太早已聽得忍耐不住：「別生氣了！大家都一樣，是人誰不歡喜過着靜悄悄的太平日子？我服事你和三位少爺兩位小姐，燒飯，洗衣服，倒馬子，一天到晚得不到一刻兒休息，所得到的的是什麼？就是做娘姨，除了吃飽三餐外，還有工錢好拿，我每天喫的是一頓大餅兩頓粥，沒有拿你一分一文的工錢，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當然全是些含着怒意的嘲責。

這簡直是火上添了油。他沒有料到他今天大清早起會碰到他太太這樣一個大釘子，心裏當然不服氣，又一想到剛才他正在擬想的文章材料，是那麼地不容易在無意中得到，又無緣無故地給他們打斷，實在冤

到極。他雖然不是沒有想一想他的太太所說的話對不對，實只覺得他太太對於他實在是欠了解，欠體諒，因為他過的生活並不比她有一絲一分的好。

「你的話很對！」也是含怒的大聲。何容在床上坐起來，披上了衣服：「你一天到晚忙做着娘姨，沒有得到分文的工錢，可是我一天到晚筆不停揮的寫文章所得到的是什麼？你做的是呆板的工作，只要不貪懶地去做，決不會有什麼難處。可是我，如果一時找不到材料，或者有了材料一時想不出怎樣去結構，怎樣去渲染，這時腦中便絞得昏沉沉的比了担着千斤重担走遠路還要難受。這種痛苦比你做呆板的工作不知要超過多少倍，你還以為，我是在享着福。坐着喫你燒的飯，穿你洗的衣，這你真太不懂事，太沒知識了。……」

「你的話倒說的輕鬆！」這是，太太準對着她丈夫說她做的是呆板的工作，沒有什麼難處而說的：「你不燒飯，不洗衣服，不倒馬子，怎知道我做事時不像做寫文章那樣吃力？你寫文章是一天到晚坐着寫的，我是一天到晚兩只腳沒有停止的時候，除了喂奶給小孩子喫

在一處莽蒼蒼的平原裏，有兩匹野馬似乎正在賽跑。一匹高大而肥壯的鬃鬃叫做「物價」，另外一匹低小而瘦弱的好像叫做「薪水」。看啊！物價跑的那麼輕鬆，幾十步後，薪水早已落在牠的後面喘不過氣來。過了幾分鐘，物價回頭不見了薪水，便停止下來喫草休息。薪水一刻不停地跑着，看見物價停在前面，心裏暗暗歡喜，以為一定就可以趕上了，便用盡了已經疲乏的力爬上去。

不料物價看見薪水即將趕到，連忙拔脚又跑。不到幾分鐘，薪水早已落在後面不知什麼地方，物價又一點不喫力地停止下來喫草休息。牠們一直這樣地跑着，物價是愈跑愈勇，薪水却愈跑愈乏。但牠明知永遠趕不上物價，却永遠無休止地趕上去，除非到了牠疲乏得不能再趕的時候。……

柏何容在迷迷糊糊中看得出了神，心裏不由地大生感慨，以為這正可以做他的絕妙的寫作題材，只要好好地加以渲染。他正在繼續地想應當怎樣去把牠渲染的時候，耳邊忽然奔來一陣嘈雜的聲音。

「阿平，你又撒了尿了，還是昨天換的舊單呀！」這是他

以外。你去請一個公正的人來評評看，到底是誰吃力？是誰省力？」

何容這時已把衣服完全穿好，越聽越不高興：「和你辯也辯不清。你說我寫文章坐着很省力，那你不也來寫寫看。本來對於家庭裏的一切，大家應該負着同樣的責任，你也應該賺些來補助家用，輕輕我的担負。」說到這，故意冷冷地一笑。

「好的！」他的太太也是冷冷地笑：「你既然說我自己不寫文章不知道寫文章的吃力，那你不燒飯，不洗衣服，不倒馬子也不會知道做這些事的吃力。從今天起，你去燒飯，洗衣服，倒馬子吧！」

「很好！從今天起，你寫文章換錢來供給家用，我替你燒飯，洗衣服，抱小孩子，可是倒馬子，——」他滯疑了一下；「你也不用笑，我自自辦法，只要不再煩你去倒馬子了。總之，從今天起，你不再做你今天以前所做的工作，我也不再寫我的文章。試試看，到底誰省力，誰吃力？」

太太聽他的話這樣肯定，不覺好笑起來：「那麼，誰喂小孩子的奶呢？」她的臉上立刻現出一種女性特有的驕傲和光

耀。

「這也有公平的法子。」何容早已成竹在胸：「你替我喂小孩子的奶，我替你送稿子出去，而且又許你頂了我的姓名寫，因為不是這樣，文章不會就有人要的。」

「那也好，我們就決定這麼辦吧！」

在彼此一時負氣，又是一時的好奇心發動之下，柏何容果然和太太陳芷露訂了一個床前協定彼此正式交換工作，而且同時向孩子們宣佈：

「從今天起，你們要喫飯，要換衣服，請向你們的爸爸要；要錢買東西，或者學校裏發生什麼事，請向你們媽媽要，或請媽媽解決。這個辦法，暫以一個月為期。一個月以後，斟酌情形，再定繼續與否。」

協定當然還有詳細的節目，可是不必另外再加說明，因為都已在他們論辯的時候說了出來。此外只有一條很重要的附件不能不在這裏一提，就是：「本協定自宣佈的時候起，立刻實行，不得推諉和延遲。」

柏何容穿好衣服，兩個大碗飯子也都已起身，於是，還是

照常地吩咐他們弟兄倆出去泡點心，大的孩子們到了學校裏去，他們的反串戲遂開始了。現在就從男串女的角色一方面說起。

柏何容等到大的孩子們一走，便站起身來跑到床前去替第四個孩子阿平穿衣服，先把他濕漉漉的襪子換掉。等到把阿平穿好，接着把床上的濕褥單也換下來，又捲起濕的墊褥，抱着到晒台上去晒。

他的脚才走上晒台梯，二房東家的沈媽恰從上面走下來，看見他抱着墊褥自己去晒，面上立刻現出詫異的神色，可是他不等她開口問，連忙自己先向她招呼：

「沈媽，我正好有話要和你說。今天她忽然病了，一切事情都不能不由我代她做，可是一件事我不能做，就是倒馬子。所以我想把這件事交給你，每月貼你一些錢。」

這在沈媽可以多賺一些外快，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很自然地就答應了下來。于是他不由地暗暗歡喜，自己在想：「一個最大的難題先解決了！」

心裏覺得一輕鬆。他把墊褥晒好後，就到樓下灶披間去生煤球爐。這事因為

他在平時有時也幫着他的太太做，譬如當他的太太真的生了病，不能一早就起身，大的孩子們又須回來喫中飯，于是他就不得不放下筆，代她生好了煤球爐，讓她好慢些起來做菜燒飯。煤球爐生好，放上水壺，就回到房裏，拿了籃子和秤，上小菜場去買小菜。

他到了小菜場的門口，向地上一看，眉頭立刻皺起來，原來地上全是一片水濕，他穿的是皮鞋，捨不得把腳放下去。

可是他又不願回去換了套鞋再來，只好硬硬心腸踏下去。他的身子才軋進人叢裏，許多奇異的眼光立刻又攆射在他的身上。他抬頭看時，場裏的人除了各行各色的菜販外，顧客們不是太太，小姐，娘姨之流，便是飯司務和穿簡便中裝的男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穿着西裝的。

於是，他暗暗地想：「像我這樣的人來買小菜，準會給菜販們敲竹槓的，我不能不想個方法，免得買了貴貨拿回去給她好笑。」

他想好了一個方法，便走到一個魚攤旁，看見一個飯司務樣的人在買鯽魚。他等到他們稱好斤兩，交貨交錢，便開那飯司務：「多少錢一兩？」

他沒有瞧見同時那魚販正在對飯司務眨眨眼，因為他們是天天交易慣的，無形中已經有了交誼了。於是飯司務馬上回答他：「三塊錢一兩。」那魚販也跟着喊道：「還價不賣，賣出的價，三塊錢一兩。」

他就很放心地選了一條，放在魚販的戥子裏稱了斤兩，照三塊錢一兩付了錢。接着，再用同樣的方法買了幾樣別的小菜，很高興地回到家裏。

這時他的太太已把喂飽奶的小孩子眠好，正坐在他天天幾乎一天坐到晚的書桌子前，提起了筆要想寫什麼，一看見她丈夫買了小菜回來，連忙放下筆跑過去受了菜籃，笑着先問他魚價錢。他很高興地把自己為非常高興的買法告訴她。她也不覺吃吃地笑個不停，抿着嘴。

他詫異地問：「難道買貴了嗎？」

「爲什麼不貴？前天我買時，只有一塊半錢一兩，不見得今天會漲起一倍，而且還是自己的天平秤。」

「那難道那飯司務是他的同黨嗎？他也會幫着我騙我？」

她仍舊笑着，點點頭：「雖然不是同黨，但是和同黨差不多，因為他們是老主客了。兩

名，因爲他們是老主客了。兩

且，你再用自己的天平秤秤看，折算市秤，到底有多少斤兩？」

他果然鉤起魚來秤，只有八兩天平秤，而魚販是當十二兩市秤賣給他的。于是他不住地搖著頭，眉頭在皺縮來：「不成！不成！只是一條魚，已經吃虧了二十多塊錢，可知道這種事情不是我幹的。」

她又對他笑笑，就不再續問其他的菜價，讓他去殺魚洗菜，自己仍舊到書桌子前去，提起了筆想文章。

煤球爐上的水壺已經開過兩次，看看時鐘已到了十一時，離開大的孩子們回家吃中飯只有一小時了，他急急的放下洗好的菜，拿了淘籬，量了米來淘。等到米下鍋，時鐘已經十一時半。好不容易，等到飯熟，換了鐵鍋煮魚。豆油倒在鐵鍋裏，再也不肯沸起來。正在這時候，大的孩子們已經回來了，阿明眼快嘴快，他剛走到他爸爸身旁看他爸爸煮魚，便大嚷道：「爸爸，煤球爐裏的火快要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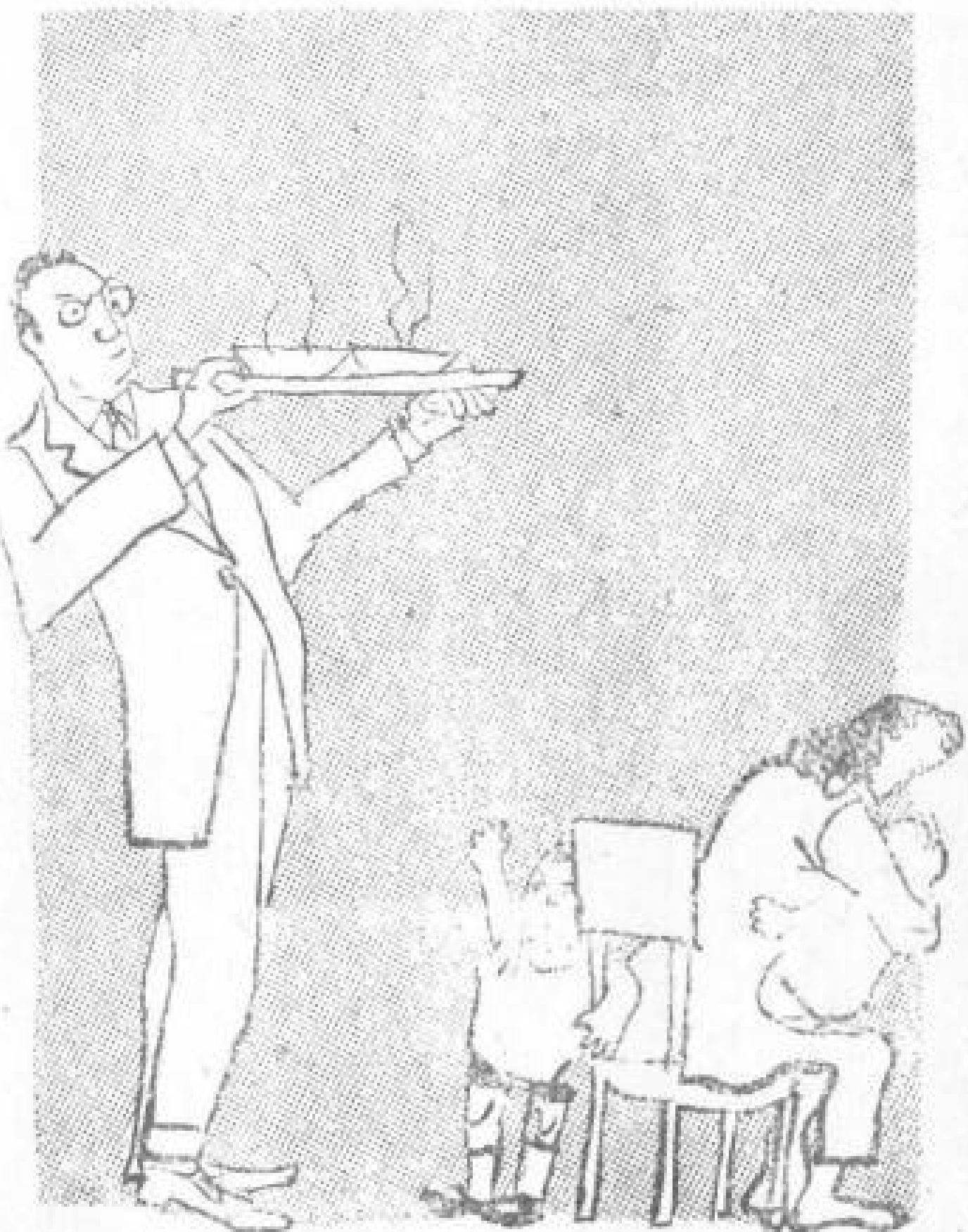
他才恍然大悟，連忙移去鐵鍋，加上許多生煤球。可是爐裏原來的煤球都已成了灰，加上去的煤球一時又燃不着。他想到大的孩子們喫了飯還要

上學去，急得只有暗喘。他一聲再用舊炭來生火，一聲在心裏想個權宜辦法，一想起給他想了出來。他從袋裏掏出十塊錢，教阿真去買雲南大頭菜，讓弟兄倆先去喫了飯，上了學再說。

他心上的石頭一放下，煤球爐也給他生旺了，油頃刻在鐵

又他又好笑，原來他忘記加上醬油煎糖，魚是熟了，可是沒有一些兒鮮味。

等到他再放好水壺，端了魚上樓去請他太太吃飯時，大的孩子們一看見他就嚷：「爸爸飯裏還有許多生米，我們只喫了一盤，實在喫不下了！」他不相信，放下魚，揭開飯鍋一



(他端進着夜飯來時，孩子早喫壞了。)

鍋裏沸起來，連忙把魚放下去，了了的一聲，濺了他一手的油沫。他這時已打定主意，煮好了魚便吃飯，其餘的菜待晚上再煮。他等得很心焦，把鍋裏的魚像抄菜樣地不住地翻轉，結果，煮得只騰魚肉魚骨，早已不見了魚皮，光禿禿的很難看。他夾些起來嘗嘗，不覺

忍不住罵道：「饞嘴貨！又不是不給你喫，你看你的哥哥弟弟可像你一樣？」

在一陣孩子的哭喊中，沒奈何，將就的喫了一頓半生不熟的飯。喫飯時，他的太太只是對他笑。他看見他太太對他忙了一個上半天一些也不表示什麼，心裏覺得很不高興，便問：「你的文章寫了多少了？」

太太仍舊笑，停了一停，慢慢地回答：「題目還沒有找到，一個字也沒有寫出呢！」

他聽了沒有話可以再說，因為在平時，有時她問他時，他也是用這樣來回答她的。這時，大的孩子已上學去。太太一放盤，便抱着小孩子喂奶，一壁喂，一壁坐在書桌子前想題目。他又忙着收拾盤盪，搬下樓下去洗淨。

他一到灶披間，才發現水壺裏的水已沸得連壺蓋也快要沖掉了，連忙把牠移去，加了生煤球，換了冷水再放上。他一邊洗筷盤，一邊心裏又在想，下半年應該做些什麼工作？

在平時，所有洗衣工作，他的太太總是在午前就做好的，但她也須生煤爐，買小菜，做飯，燒菜，還加倒馬子，喂小孩，不知她是怎會來得及做的？想到這，他才微微感到自己

她小，他的太太的偉大，他沒有做到他太太一半的工作，已經手忙腳亂的念事百出了。

等到喫飯的事完全告竣，時鐘已指在一時五十分，他急急地把牀上和床腳邊應該洗滌的東西放在一起。他也知道最要緊的是吃奶孩子的尿布，一天不洗，就一天沒有換，所以動手先洗尿布，接着再洗褥單和衣服。他在洗尿布時，已覺得手酸腳軟，等到洗褥單時，拿了板刷用力刷，連肩膀也感到有些痛了。但他知道這是不習慣的緣故，而且也不願第一天就向他太太示弱，就耐着十二萬分的疲勞努力幹下去。

看看快到五點鐘，他才把洗好的東西一起在晒台上晒好。一想到離開晚飯只有一小時，又看見大的孩子們又已從學校裏回來，心裏又是一陣慌亂起來。

大孩子阿真已經十四歲，有些懂得人事了，他看見他爸爸忙得不得開交，自己今天學校裏又剛巧沒有什麼課外工作要做，便自告奮勇：「爸爸，我幫你燒夜飯！」

這好像困守在圍城裏的人忽然來了救兵，他聽了自然是非常歡喜。可是他偶然轉過頭去，望望正在拿着筆寫下去的太太

，她忽然抬起頭對他微微的一笑，這笑裏似乎含着譏嘲的成分，譏嘲他一個人幹不下，要孩子幫忙，他的心頓時就冷下去，連忙對阿真搖搖頭：「還是讓我一個人去燒，你做你的功課吧！」

燒夜飯雖然還是慌忙，可是到底比燒中飯有了經驗，煤球爐裏的火加得很旺，也沒有忘掉爆飯鍋，只是青菜煮得沒有十分酥，蝦羹豆腐忘記加上酒，有些兒腥氣而已。

文

友

(89)

自滅，真正可惜之至！
晚飯喫好，匆匆把碟盤收拾乾淨，又替孩子們一個一個洗了臉。才把手巾挂好，轉身又跑上晒台去。晒台上已是一片烏暗了。

他在黑暗中先去摸摸尿布，一塊也沒有乾。沒奈何，走下

去問他太太怎麼辦？
他太太已把書桌子上的墨筆收羅好，像他平時在晚飯後一樣，拿了一本不知什麼書，坐在電燈底下看。她聽他這樣一問，又是笑了笑，答道：「那只有收下來涼在房間裏，衣服尿布是不能讓牠露天過夜的。」

他一聽他太太的話裏含着迷信，便要像平時一樣立刻駁斥她，可是不知忽然想起了什麼，連忙縮住口，回身重上晒台去。不一會，果然完全照他太太的話，把尿布，褥單，衣服一起收下來涼在房間裏，涼得床欄上，椅背上，菜籃子上都是。

到這時候，他才噓了一口長長的氣，想坐下來休息。不料他的屁股才着凳，他太太突然停止看書，回過頭來又對他笑了笑：「還有茶盤茶盃沒有洗，灶下煤球爐沒有熄，你索性一起做好了早些睡覺吧！」
這真叫他有些啼笑都不是。

這時候他實在已經疲乏得快動彈不得了，況且他不休息則已，一休息便再也不高興再動起來。他太太這樣說，說是譏諷，又不全是譏諷，說是體惜，又沒有這樣的體惜的，使他

着實有些兒難受。可是他一想到早上的協定，一天的工作大都做完了，爲什麼要功虧一簣，給他太太笑話呢？便咬了咬牙，很輕捷地從凳子上站起來，立刻把他未定的工作做完。

等到他熄好了煤球爐，有氣沒力地走上樓去，看見他太太正在替他在常喝的一把小茶壺裏沏茶。在平時，他一天到晚總是要喝他好幾壺的，今天却忙得把牠忘掉了，一口也沒有喝過。他太太一看見他進房來，連忙笑咪咪地倒了一盃，雙手捧着送給他：「您辛苦了，坐下來慢慢地喝幾盃吧！」

給他太太這麼一陣子，使他似乎着了什麼魔似的，他覺得這時候他太太完全換了一個人了。而且在他已到了疲乏到不能再疲乏的時候，這對於他卻像服了一劑十全大補丸，立刻使他補血生精，忘掉了過去的一切，精神上感到無比的舒適。但是他又一想在平時，當他太太完畢工作後，反而也是

由她沏了茶請他喝時，他便覺得今晚她的對他，似乎又是一種故意的諷刺。但這諷刺毫不使他惱怒，僅僅使他慚愧。于是他有些相信，他雖然寫了半世的文章，然而始終不及他太太的偉大。

本來他預備一到工作完畢，便問他太太今天一天寫了些什麼的，這時他却不好意思開口問，只有呆坐着慢慢地喝茶。

這天晚上，小孩子的尿布不夠換，他太太從箱子裏翻出幾條新做的出來將就用了過去。阿英阿平吵着要睡時，也由他太太代勞替他們脫去鞋襪衣服。

他看見他太太不派他去做，他也樂得假做不知的賴過去了。

小孩子全睡了，太太坐在被裏給阿毛喂奶，他又呵了一個長長的欠，也脫了衣服上牀。

他的身體才着牀，便感到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舒適，眼睛沉重得要張也張不開，腦子裏要想什麼也不容他再想。這時候，他又恍然悟到平時他太太一着枕便睡去，他常常怪她冷淡對他的原因。可是他這樣地想到，他的腦子裏便又一陣迷糊，不由他再繼續想下去。他睡着了。

他太太在半夜裏喚阿平起來撒尿，阿毛因爲餓了哭着要喫奶。這些，在從前每個晚上吵得使他睡不着覺的，今天晚上，却完全便沒有了這些聲息一樣。他一瞌睡到天明才醒來。

二

戲，到底只是戲。這幕好戲演到第二天，本來預定是照常演下去的，而且昨天是第一場，帶些彩排性質，到第二次演出時，多餘的應該省去，漏去的應該補進，才能串成一幕精彩的好戲。

天才有些亮，何容第一個先起身，他太太教他再睡一會兒，因爲這時才敲五點鐘。他回道：「今天我要在上午洗衣服，所以必得早些上小菜場去。」

他太太聽他這麼一說，便也不再說什麼，也放下了喂飽奶的孩子起身，她看他掃好了地，提着菜籃子，並着沒有梳好的髮，一個人下樓到小菜場去。

等到他從小菜場提了滿籃的菜回來，大的孩子們也都已起身，阿真看見他爸爸一隻手裏拿着兩封信，便上前去且看且問：「爸爸，又是向你妻騙子狗信嗎？」

他不就回答他孩子的問，忙放下菜籃子，走到寫字桌子前坐下，拆開信來看。看了一封，再看一封，且看面上且現笑容。看罷，笑着對正在替阿英穿衣服的他太太道：「兩封都是要稿子的信，而且都要在一星期內交稿，又都是稿到即付稿費的。你看，我們應該怎麼辦？」

他在拆開信的時候，心裏本來是在想：如果是限期要稿子，那麼我們的協定就有立刻取消的必要了。但借此取消了也好，本來這是戲，而且是反串戲。反串戲只好偶然演出，多演了也乏味，而且沒有人要看的。所以等到他看了信，果然不出所料時，便非常高興。但他還是不願自居戎首，做取消協定的提議人，便有意用上面所說的話，請他太太來決定辦法。

可是他的太太也不是一個弱者，我們可在昨天一天她的行動裏看出來。但她也不是一個真的會寫文章的人，我們也可以由她昨天一天沒有寫出隻字中可以決定。可是她的回答却出于她丈夫和我們的意外：「那還用說？這當然是我的責任。過五天，包你有稿子給你。只是必須告訴我，需要些什麼性質的稿子？大約要多少字數？」

他覺得很詫異，但又不便詰問她，就把來信中所需要的稿子的性質和大約的字數告訴她，最後，又添上一句：「千萬別失約，五天後必交卷！」

正在這時候，沈媽忽然推進門來，喊着：「柏先生，有電話！」

他連忙跑到樓下去，到客堂間裏二房東家去聽電話。下面就是他通電話的人在電話裏問答：

「喂！喂！你是誰？」

「喂！你是柏何容先生嗎？」

「我是施效全。」

「哦！是效全兄，我們好久沒見了！」

「我有一件緊要的事要請教你，今天中午，請你到新都去喫飯。」

「我們是老朋友，別這麼客氣，有什麼事，請你就在電話裏說吧！」

「事情我可以先約略告訴你，可是吃飯你一定要到，因為還有別人，並不是專請你一位，而且有的話必須當面談，千萬別客氣！」

「那麼請你告訴我，到底爲了什麼事？」

「我們學校裏起了風潮，幾

個教員都給學生趕走了，我已接受了學生的要求，決定改聘有名望的教師接替。我向她們提出請你當師範科三年級的國文教員時，她們都非常贊成，……」

「可是，效全兄，謝謝你的好意！你是知道的，我已決心不願再當教員，因爲我對此已全沒興趣，而且已有好幾年不

興趣，免得費來別生枝節！」

「那麼請你準十二點鐘到新都，我們細細地再談，你有什麼意見，譬如要多少薪水，我們都是老朋友，不妨開誠明說。」

「就是這樣吧！再會！」

「再會！十二點鐘再會！哈哈！」

他放下聽話筒，一壁想，一壁回到樓上。施效全果然是他



(。茶杯一太太他敬忙連他)

馬了！」

「可是，這次須得請你特別幫忙，一則實在沒有人可以接替，二則學生們非常誠意地希望你來。而且她們已開會決議，你如果謙辭，她們將派代表到你府上敦請，我看，你即使不買我的面子，也難却她們的熱情，請老兄勉爲其難吧！」

「……那麼等一會在新都再談吧！我實在對於教書已毫無

的老朋友，但他很懂得他這位老朋友脾氣，他需要你的時候，他好像很肯幫你的忙，代你解決什麼困難；可是只有別人要他幫忙，而在毫無利益可得時，可以連你寫給他的信也不答復，今天聽了他在電話裏所說，可以推知他確實又到了需要別人幫忙的時候了，所以既請他所需要幫他忙的人吃飯，還允許對他提出要求，他

倒很可乘機敲他一小竹槓，出他前次寫信給他得不到復信的氣。

可是他一看見他太太正坐在書桌子前寫什麼，便想起了昨天的協定，和今天預定做的工作，以及剛才他太太答應在五

天後交出的稿子，覺得這個電話來得太是倉促，而且他也千萬不該答應施效全了。

太太看見他上來，便問他是什麼人的電話？他就把電話中的問答一五一十地告訴她，而且接着又是先發制人地笑着問：「你看，這事應該怎麼辦的好？」

原來這時他太太正在寫信，信封已經寫好，信箋上只寫得二、三行，聽他這樣一問，仍是很泰然地回答他：「那當然由我代你去，還用問？」

可是他究竟是一個當過許多年教員的人，已經過了不知多少學校風潮，覺得如果單是在家裏，這幕反串戲儘管演下去，也不至鬧出什麼岔事來，可是她如果真的要代他去上講堂，去應付那些國文程度較高的師範科第三年的學生，也把牠當做戲來演，那在她當然至多丟一次臉，不教下去就算了，可是這却不能拆施效全的爛污，這正是寧人負我，毋我負人

文

友

而且，學生們歡迎的是他，而不是他太太，如果知道不是他，說不定會沒有上課先遭拒絕。……

于是，他歛了笑容，正色地：「好了！我們的戲實在不能再演下去了！如果不停止，不等人拆台，自己也要坍台了。上講堂不比寫文章，你也是學校出身的人，沒有不明白的。今午我還是去應施效全的約，聽聽他校裏的實在詳細情形，再作最後的決定吧！」

得把誰是破壞這個協定的人下個判定，免得將來再起口舌。你以為對不對？」

何容也忍不住笑：「沒有誰破壞這個協定，我們只是同意取消這個協定。協定經了同意才成立，當然仍舊可在同意之下取消，這正同孫中山先生所倡的創制權和複決權一樣，既然可以創制，也便可以複決！」

「文章的題材早就有了，而且很巧，一篇是小品文，一篇是小說，讓我趕三四個晚上把牠們寫出來。就是白天要教書，也沒什麼問題了。」

他的太太順手把她沒有寫成的信撕掉，從椅子裏站起來：「那麼你快些找你的題材吧，又要教書，又要寫文章，怕你更要沒法應付了！」

她很可以照實地寫成一篇小說，題目不妨就用「反串」，不就成了嗎？」

他把昨天早上夢中所見告訴她，而且說：「這不可以把牠寫成一篇很有時代意義的小品文嗎？牠的題目不妨用「賽跑」。從昨天早上到今天這時候為止，我們所出的戲的經過，

這大晚上，這個家庭裏一切都恢復了昨天以前的原狀，只是在太太一天全部工作完畢，由灶下回到樓上時，她的丈夫連忙放下了正在看的書本，喜孜孜地親自起身沏了一壺原泡茶，倒了一茶盃，雙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遞給她：

太太連忙接了，臉上立刻堆上柔媚而又歡愉的笑。在這個小小的天地裏，連每個孩子都覺得，頓時蕩漾着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融怡的氣氛。

(完)

春天

唐 羅

春天帶來的是一片歡愉，
冬底尾巴上扣着白色瑜玉；
如果人生是根解不開的案，
春天該是繁的一個頭緒。

冬天過了春天不再會遠，
但逐漸磨滅了的是潛色的疲
倦；

春天該有新奇的艷彩，
春天該易疲倦為繃繆。

春天裡有溫人的柔風，
春天裡有散見的花叢；
春天該洋溢着熱的火花，
洋溢着希望向平野處遠送。

路上，
路面上，

疏落地幾盞街燈，

夜色深沉，
湖心，

明月倒掛！

武夷山麓，

潺潺地，

溪水！

該如何惹人回憶！

呵！還有個

一團學的靈魂，

飄泊其間。

該是他

執意的後果。

否則，

明月天涯

由他承繼！

大江東去，

帶走了

幾許生靈，

呵！你！回來！

父母仍在哭泣。

菊花開罷，

又是梅花季節！

梅花之後，

仍有美花

開放！凋謝！

飄泊的靈魂，

老淚盈腮，

為你！為何

反不如

花木無知！

泣

錦 江

九



情略記
徐英華被他們酒灌醉了。當秦滌凡正步步向她進攻時，幸而徐石堅突然闖進來，才得解脫了這個險境。
秦滌凡看到報紙上載着攻擊他的文章，據說是徐石堅做的，心裏非常痛恨。他後來接受了顧浩的獻計，便教徐知誠帶罪立功，要把他妹妹徐英華送上門來。

徐知誠會過秦滌凡的結果，困難的環境是可以挽救的。不過，秦滌凡吩咐的工作並不容易做。他的妹妹英華的脾氣他是曉得的。倔強而執拗，對於秦滌凡的印象一直不好，要她答應這請求恐怕很難。

回到家裡，石堅也在家，和幾個朋友正談着話，看見知誠一走來立刻停止，露着奇特的神情。知誠看這情形，不便多問，走到房間裏坐了一會，聽見前面人聲停止。他到前進房屋的時候看見石堅正預備出去。

「那裏去？」順便問了一句，石堅說是新近組織了一個教育研究會，剛才幾個朋友約他去開會。

徐知誠臉色沉下說：「我有一件事要和你談談。你等一會出去好麼？」

「好，」徐石堅坐了下來。沉着的神情露着調意意思好像說：「你要說的話

我知道。」

徐知誠身體倚在桌邊，一隻手掠着光亮的頭髮，兩隻「美最時」黃皮鞋交叉着，脚尖微微地擺動。故意放低聲音，嚴重中夾着溫存：「今天報紙上有一篇文章，叫做什麼「廓清教育界」什麼的，攻擊秦滌凡，居然還公開的提出名字來，這你曉得麼？」

「是我寫的，」斬釘截鐵的聲音。徐石堅胸脯挺直，兩個眼睛直望知誠，知誠從來不曾看他這個樣子，楞了一楞，他問石堅道：

「你何苦要做出頭人呢？我們現在要利用秦！我們需要他的地方還很多。」看他兄弟這副尷尬的樣子，卑恭屈節，無可奈何，石堅更加不屑，他嚴厲地說道：「上次英華受他的侮辱我沒有告訴過你麼？我們還不同他一刀兩斷麼？」

「事情我曉得。祇不過回來遲了點，釀了他一點酒醉！一知誠輕描淡寫的，

「祇不過灌了點酒。你說得好輕巧！徐石堅光起火來。徐知誠看石堅光火，心裏更光火。一向知誠是佔上風慣了的，今天石堅的咄咄逼人，知誠自然是忍受不了，但因為有求於石堅，不得不勉強壓抑着。

他要石堅勸英華，到秦家玩一次，祇是玩一次，並不需要什麼道歉的方式，秦滌凡的仇就可化解，以後光大五洋號也可仰仗秦滌凡的維持。

徐知誠老着臉，懇求石堅：「你的話英華是最相信的。只有你說才有用。」

「我們不希罕同秦滌凡來往，我早就預備同他斷絕關係了。」石堅搖頭。

「我們光大五洋店欠大享銀行大筆的款子，我們同他鬧翻一定同我們追欠。」

徐知誠忍耐着怒火，笑嘻嘻的向石堅懇求，石堅幾次要站起來被知誠拖住。

知誠用感情，用溫柔，用乞求，打動石堅的心。說這個店的好處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好處，完全是他們兩個人公有。秦滌凡的關係一斷絕，對於光大是一個空前的危機。

知誠的脾氣，用得着人的時候什麼話說得出。他用這樣動人話打動石堅：「無論怎樣我們親弟兄總是親弟兄。以往的事你不要記在心上。我的脾氣壞請你包涵些。這次，你不能不幫個忙，你總不能看着兄弟為這件事受窘。實在，我哪裏是願意做秦滌凡的牛馬？我難道不恨他嗎？我是為了利用他！為了生活！」

徐知誠說這話的時候被

熱情激動着，徐石堅看得出。他望見一副感傷的神氣，一個被庸俗的思想壓扁的靈魂，偶然的，從深淵底裏浮起的所發的呻吟，悲憫的，也是可厭惡的。那種生活的奴隸啊！不能控制生活而輕被生活控制的奴隸！

「為了生活！」歎一口氣，徐石堅冷冷的：「我幫忙自然是應該，可是我們總不能叫英華幫我們的忙。而且，我敢說，就是我勸英華英華也一定不會答應的。」

「不由英華出面有什麼法子呢？實際上，不是道歉，祇不過是到秦家走動走動。」徐知誠不把真話講出，祇是含糊的騙石堅。

「這不是笑話嗎？要叫英華到他家裏去走動，這話是誰說的？」

「秦滌凡！」知誠才說過又趕忙修正：「秦滌凡的意思這樣，但也沒有明說。」

「不管他明說不明說，他的心存回測總是顯然的。」徐石堅點點頭，冷笑一聲，恨恨的站起來說：「我走了，這件事我看是只有決裂了，你同秦滌凡來往我不管，我始終同他調和和來。」

徐知誠看他走，心裏急起來。他因為報紙上的事原就恨石堅，要和石堅大動干戈，剛才的軟化不過是另有作用，現在看看石堅大搖大擺的走出去，出的金子好像事不關己，心裏直冒煙火。一把拖住石堅的膀子問道：

「這件事你就不管了嗎？」

「我管什麼！一石堅頭一昂，手一舉

爲了生活！徐知誠說這話的時候被

憤憤的。

「報紙上的事不是你惹出來的嗎？你不寫這篇稿子哪會有這件事發生！」聲音高起來，硬起來，眼睛睜着，小菜葉臉上閃着黑光。

「我寫我負責任。又不要你負責，你管我什麼事！」徐石堅踏出門檻，知識還在後邊嘍叨：「不要我負責，光大受損失你可曉得？」

「還不止這個呢，何止寫篇文章，」石堅爽性說出來：「我們教育研究會還要呈請教育廳改組育英女中，秦滌凡願浩一班人想在教育界立足完全是夢想！」

「你們玩的把戲我不管。我只問你光大的事。光大向大亨做了十幾萬押款，不能不有個防備。」知識的態度軟下來，趕到石堅前面，臉對着他，苦笑地說

「我不管這些！」石堅不耐煩地說：「光大的事一向是你經理。以後也還是歸你經理。警方我一個錢沒有。將來我也不會向你借錢。你放心好了。」

知識聽了這話心裏很高興。他不管，他一個人管也好。既然石堅一定不肯勸說英華，他自己也可以試試看。

知識到光大五洋號，石堅到教育研究會。兩個人走兩路。兩個人人生！

知識今天有很多的事要做。滿期的押款要贖。商會要開會，公會要開會。五洋這兩天價格變動得又厲害。有看鬆的模樣。這些事都要知識料理。

石堅到教育研究會是爲的對付秦滌凡

。剛才幾個朋友到石堅家裏就是爲的這件事。

上次反顧風潮表面是平息，但是一直醞釀着，成爲這次擴大的反秦風潮，反顧不一定反秦，反秦却更包括着反顧。

反秦風潮的遠因是反對顧浩，近因是山徐石堅的一篇文章所引起。間接的造成地方上澄澈教育界的呼聲，和一個教育研究會的組織。

教育研究會是十幾天前組織的。徐石堅是裏面的一個中堅份子。這會的規模相當雄厚。擁有多數的品學兼優，有朝氣有理想的青年。他們的目的，在學術方面，是研究教育的理論和實際，在事實方面是辦一個理想的中學和小學。他們最近的目的就是想要接辦這一個育英女中。

徐石堅走出門，沿着河邊馬路走着。秋天的景象已經顯得冷落。楊柳吹出蕭蕭的聲音，公園的椅上沒有人。祇有兩個孩子站在鞦韆板上。午後的太陽逗留在遠山邊：微黃的山混和着微黃的草：

石堅看到這些景象，雖然是荒涼的，寂寞的，可是把原來煩雜的心胸洗滌得乾淨清淨了。他覺得有空前未有的愉快，山鳥烟瘴氣的地方，走到這一個清新的所在，暫時，他把秦滌凡，顧浩等人一概忘却。好在開會時間還早，他走進公園，坐在石凳下望望一面的山，一面馬路和一面的河水。

呆坐了一會走到那個圖書館的所在，教育研究會，人都已經到齊，就等他開會。

正這時，一個茶房走來告訴他有電話打來，他一聽是英華打來。英華告訴他剛才她到光大去，知識逼她很利害。知識侮辱了她。她自然拒絕。可是說不定他還要跟她囉嗦。她問石堅怎樣對付他。

「等會你到這兒來好嗎？我們這裏正討論怎樣接辦育英的事。你們學校裏有什麼消息？：你等會準定來。」

「我們自然也有。」對面一陣笑。「我來。」

今天會議的結果是，(一)宣佈秦顧傅三人的罪狀，登報通知各個家長。(二)向省方請求改組育英女中。

散會後，好久，徐石堅一直沒有走，等英華來會晤。英華一直沒有來，這使石堅很不放心。

十

隨着秋天氣候轉變，商業有突然的變動，尤其是五洋，跌得很厲害，

光大五洋號在夏天的時候原來進了一大批洋燭，進了以後價格一度猛漲，徐知識不肯賣。他並且還把洋燭抵押做了一筆押款。想不到九月過後，因爲統制政策轉緊，城市中的傳說很多，散戶紛紛出籠，五洋價格一瀉千里，進胃異常薄弱，大量貨物要覓到售出很難。因爲大家都存這心，萬一統制配給以後這些貨物便難找到買主，而且存放的地方也頗困難。

徐知識遇到這一個空前未有的難境；要賣沒有售出，贖出來藏在家裏又沒有

頭寸，贖押款是要現鈔的，這幾天他店裏沒有生意，現鈔自然很少。

唯一的方法祇有請秦滌凡幫忙。秦滌凡的回話是：「幫忙可以，我幫你的忙，你也要幫我的忙。」他怎樣幫秦滌凡的忙？——他要英華幫他的忙。

會見秦滌凡那天下午，他跟英華商議過了。英華不肯，即使到秦家一次，也不肯。她好像已經曉得知識的祕密。

知識依着秦滌凡的辦法，約兩個英華鐘點，她也還是不去。

這天，英華顯得很急，連對她的兩個要好同學也發起脾氣來。她說：「才夠麻煩呢！我還有事要出去。」兩個同學也惱了。說：「我們以後不再來好了，你嫌我們在這裏。」

「嫌就嫌，誰叫你們勸我到秦家去呢？」英華這麼一說兩個同學全氣走了，

知識的政策也已經失敗。

第二天，秦滌凡電話打來了，來問知識辦事的結果。沒有什麼回答的。失敗！

他有什麼臉面好再向他掉動頭寸呢？在電話裏，他囁囁的說着：「這幾天貨價小下來頭寸很軋！」不等自己說完，對方已經駁下來了：「等你辦好我的事再說。這麼一點小小的道歉也不能夠嗎？」

「能夠能夠，」誠惶誠恐的說。額角頭的汗涔涔的流下來。說話的聲音愈急巴巴的。

日子過得快。又下來兩天了。他能夠做點什麼呢？

今天，大亨銀行催贖押款的通知書到了。望首通知書，他想不出一個辦法。打電話到秦滌凡那裏，秦滌凡不接。幾次總是說不在行。

正坐在樓上一籌莫展的時候，忽然樓下頭說，元康錢莊的跑街符先生來會他，他要想不見，可是練習生已經報告他在店了。他只有怒氣衝衝的下樓，一眼看見符先生，勉強扮起笑臉，一連聲的喊着「拿烟，」倒茶。」

符先生第一句開口就是問：「寶號，生意好？」

徐知誠皺眉，哭喪着臉說道：「這幾天糟得很。風聲不好，貨價又小。」

「哪裏哪裏！我們正是頭寸緊，小莊還要請你幫忙，有款子總要請先轉幾萬來。」

元康放給光大的款子一向是最多，從來沒有追索，今天來的情形很奇突。元康的監理人和大股東是秦滌凡，來追的背景說不定還有用意。

打發了符先生走後他正要倒幾個錢莊接頭，能夠掉動一點頭寸還去大亨銀行和元康錢莊的錢也好，免得受秦滌凡氣。走出門，看見一個人送了一張「訃告」。

「一看是秦滌凡的太太死在醫院裏。也好。就去吊一次喪，兼看看風頭再說。」臨時決定了計劃，他到了秦滌凡家裏。

秦家吊客很多，佈置成喪家的形式，很富麗，很莊嚴。顧浩和傅木森來往的走着，在人叢中，做着招待，他們一會兒見徐知誠走來，全裝成似理不理的態度。

徐知誠走近顧浩面前拍拍他的肩膀，叫聲「老顧。」

「偏勞啦！」打了一個恭，還是那副滑稽的樣子。

「不要滑稽了，你可曉得今天是什麼日期？」顧浩斜着頭尋思的樣子問他，徐知誠碰了這一個頓釘子，不再笑，祇低低的問顧浩秦滌老是在那裏。顧浩冷冷的，頭低下來，眼垂着，兩隻暴露青筋的手摸弄着胸前的紙花。

「你還要問滌老嗎？滌老為你氣得厲害！」

「我又沒會得罪滌老。」臉色很尷尬。

「可是他說你老兄的搗亂是你鼓動的。」

「什麼？我老兄是我老兄，我是我，我為什麼要叫他這樣做！我又不是不知道滌老待我的好處。」

「我也知道，你是不會的，」顧浩立刻掉換臉色，裝成同情他的樣子，連連點頭，還歎了一口氣說：「不過上次滌老受的委屈可太啦！那篇文章上提名字罵他。這真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不但是登報，還有，這次育英女中竟又鬧起學潮，聯合什麼教育研究會，據說還要鬧到省裏去。不是滌老省裏有人早經出了岔子了。風潮平定是平定下來。為首的幾個已經開除，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不過這種事總對不起滌老喇！追本窮源，全是你家石堅鬧出的事。你怎麼對得起滌老？」

「我還是這句話？我老兄是我老兄，

我是我。何況我已經同他斷絕關係了。光入五洋號也沒有他的關係。」

「那一天的事？」顧浩詫異的神色。

「昨天。昨天我們淘了一場大氣。我叫他幫着勸勸我的妹妹英華，叫英華代表道個歉。這是一回簡單容易的事，做到不是一切就解決了麼？」徐知誠惋惜的口氣，兩個手臂像翅膀張開。

「原是啲！不是一切就解決了麼？」顧浩應聲說。

顧浩聽了他的話，點頭說道：「儘管你們已經沒有關係，可是你們弟兄總歸是弟兄。」

「我們要不要催一催學生代表？」說着話傅木森走來，匆忙的樣子，問今天學生代表究竟還來不來。

「來！自然來！」顧浩光起火來，問：「到此刻還沒有來麼？快打電話去催。」

聽說是育英女中弔喪的學生代表，徐知誠心裏忽然靈機一動，急忙問顧浩學生代表有沒有個名單，顧浩說有，問是做什麼，拿出單子一望，知誠看見上面沒有徐英華的名字。

「上面沒有徐英華麼？」

隨口的脫出這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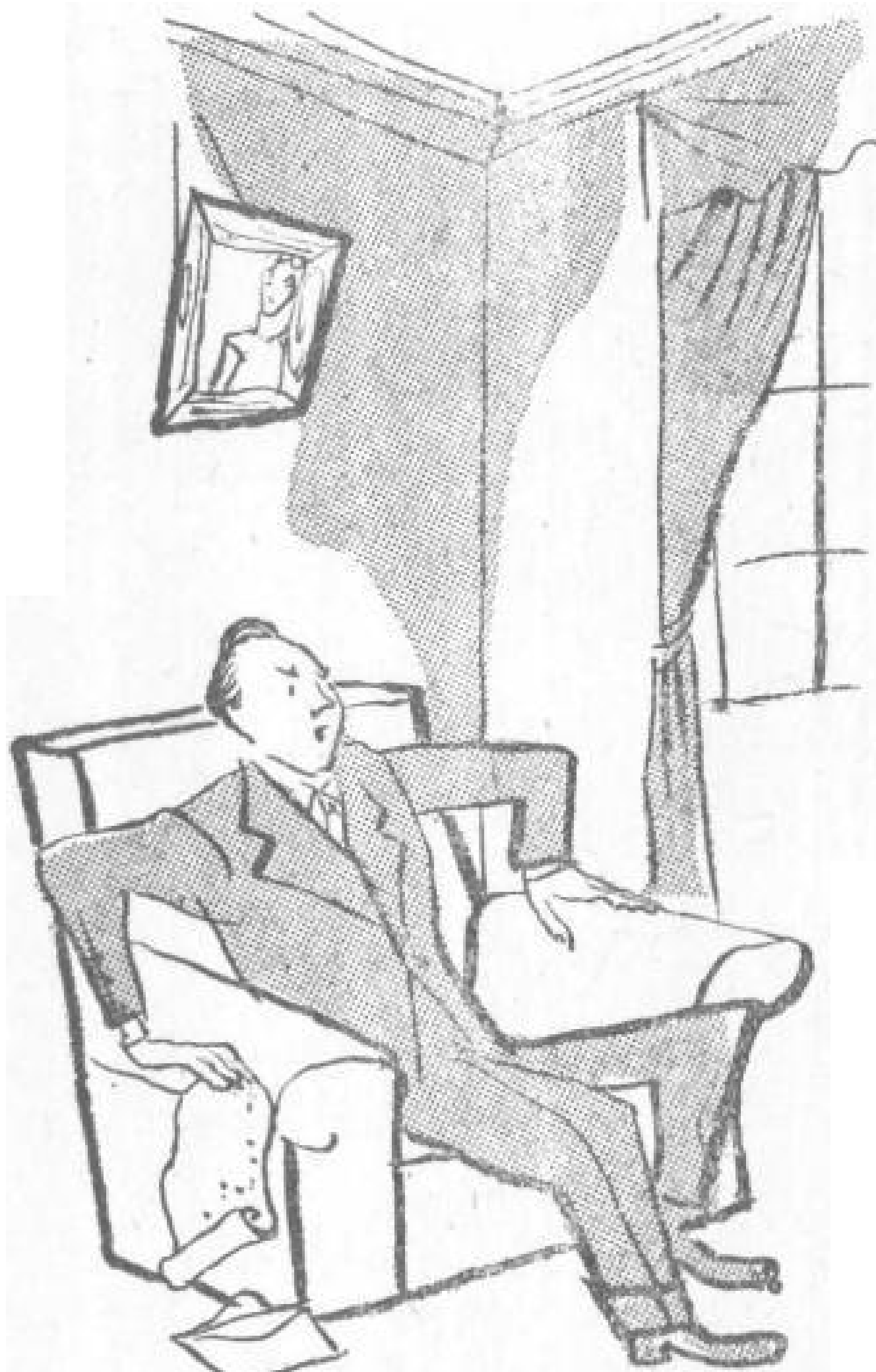
「怎麼？」

顧浩起初不明瞭，可是一想，立刻眼前突然明亮起來，問道：「還要加上什麼？」

「你是要她到這裏來一趟麼？」

徐知誠微笑着，不說什麼，好久才說着：「這是繳滌老的差喇！你看呢？」

說這話的徐知誠是有用意的，他要借這個機會把英華騙來，騙來的目的自然是使她就範。他又怕說出真話來會引



(他看了英華的信驚惶極了。)

起顧浩的嫉妬，顧浩始終是怕他過分得寵。

「好！就把名字換一個，」顧浩改過名字後走開去忙著招待一位到的貴客，他忘記仔細考慮這件事。

半個鐘頭後，有英女中學生代表到了。一共是三十個人，裏面沒有徐英華，還是原名單的人。問起徐英華，說她剛才在學校裏，只是此刻已經走開了。

顧浩走到徐知誠面前，說着尖刻的話：「我這把這消息告訴徐老呢！他正高興。那知道沒有來。還不如不告訴他的好。」

徐知誠聽了這話，氣得了不得。心坎上像壓着個大石磨似的。重甸甸，透不過氣來。他枉爲一個男子，連一個弱小的女孩子也沒法安排。他受了哥哥的累，他也受妹妹的累！

想到這裏，趕回家去，他真想責罰英華一場，再不然，無論如何他也要把英華拘了來。他一定要秦滌凡誇贊他幹練！而況秦滌凡妻又死了，並正式嫁給秦滌凡有什麼不好呢？他真想勸勸英華。經過店裏，原來不想進去，可是一個店夥喊住了他。說是大亨銀行又有二次通知書來催贖，元康錢莊的符先生第三次來過。

徐知誠走進櫃檯，翻翻門市賬，一天的交易真是慘淡得可怕。問問韋小石這兩天市價又已經小了兩成。說不定還再看小。韋小石說。

(40)

貨價越小錢莊就越是催款子，交易也

越稀少。相反的，價錢貴，買貨的人多。

「今天那姓符的傢伙來，很不客氣。我回他說，我們是老戶頭了，用點頭寸，三萬五萬是時常的事，用不着這樣追！」他回我，我們對你們客氣，你們却一點也不顧我們。這話，有這理由嗎？」

韋小石把錢莊裏來人的經過告訴徐知誠，徐知誠心不在焉的問：「前天我們答應匯出的中票匯沒有匯？」

「哪哩還匯得出呢？中票匯水很燥，錢莊裏沒有頭寸哪哩肯匯？要等現鈔去他們才匯！」

「滋生莊，我們用的不多，你可以跟老李商議商議看。最好是我們把洋燭押款贖出來。」

「滋生！」韋小石哼了一聲，恨恨的，眉頭一皺：「不必談滋生了！今天有一筆三千塊錢的匯劃，他都不肯轉賬！」

「三千塊！」徐知誠坐在賬桌上，手裏剛巧拿着個紙團，用力的一捏，好像同小紙團有仇似的。他抬頭朝馬路上茫茫的望着，忽然店裏一個小夥計騎着腳踏車來了。看見徐知誠就說：

「英華姑娘動身上車站，我看見她。」

「什麼？她上車站！？」她！」斷續的聲音，站起來。他墮入極度的驚異中。

那小夥計便又說：「還是一個多鐘點以前，我上安達轉運公司提肥皂的時候，在車站前空地上看見了她。她下了黃包車，拿着一隻箱子，進車站，我喊她

楚，她沒有答應。她的面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確不會錯。」

徐知誠聽了這話，呆了一會，趕到家中去。果然女傭遞給他一封信。說是小姐留下。小姐回來一會，理出了幾件衣服和零碎的東西，裝在箱子裏便出去了。她問她是到哪哩，她說是信上說起了。她也不知道信裏說些什麼。

拆開信，信上寫着這樣話：「看不慣環境的惡劣。我不願意在這裏再逗留了。加於女人的磨折和陷阱，到現在是一直存在着，由古到今。我怕看，怕聽這些，雖然我是自信有力量反抗這些的。」

「我想到一個新鮮的地方去，享受一點新鮮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祝二哥好！」

呆看了好一會才放下信紙，他的希望完全破滅了。

「空氣！陽光！不曉得胡說些什麼！」徐知誠一跌到沙發上，望着這新漆過的粉紅色房間，頭眩着，有一種說不出的空虛和悵惘。

這是預備他新婚的房間，但他在這裏嗅不到一些幸福的氣息。……

徐英華到一個新的地方去，這地方是她意想不到的。

在這裏她的確享受到新鮮的空氣。她的精神受到新的陶冶。人情，風俗，土地，陌生的，然而是有溫情的。沒有惡俗的，吸血虫般的市儈，沒有充滿羶腐

氣的家庭。

她之到這個地方來的可以說是偶然。原來她離開誠家提一個皮箱去到車站時，沒有一定目的，她祇是想開拓新的天地，憑着年青的憧憬和熱情的追求，想創造出一些新鮮的事業來，發展她的自由，點綴她的生命，推開牽附着她的貧難。可是，這種種幻想等到她走近賣票處預備買票時突然醒悟了過來。她還沒有確定她的去處，她究竟該是買到哪哩的票呢？……她退了回來。在衆目睽睽的驚訝中。她拿着皮箱，仍然徘徊着。被人注視着。

這一個少女是做什麼的呢？終於她還是走到石堅新居。石堅不在家，石堅到一個中學給朋友代課，沒有回家。她向大嫂表示在這裏暫住幾天，大嫂先是不作聲，及至看見她提着一隻皮箱，搖搖頭，指指四邊的房屋，沉下臉說道：

「哪哩好住喲！你看：住到哪哩！這麼小的小房子，又小又髒，是你窮鬼的哥哥住的狗窩！除非貼到板壁上！我們一天三頓粥還吃不全：你二哥家才闊啦！現在光天就是他一個人開！養你十個：一百個也養得起：你大哥把店全送給他了！我昨天才曉得。還不會同他算賬呢！」

十一

沒頭沒腦一陣，像冰雹。……英華掉轉了頭走出來。

秋天的雨落着。……落着。……她無目的在街上走。雨梳着臉，眼睛，衣服，……

茫茫的雨中，又加天色昏暗，街上的人，脚步，都是模模糊糊的。偶然有幾家店舖燈亮起來。

稀疏的燈，織着模糊的雨絲的街道，無目的地走。不曉得往那裏走或是該往那裏走。

立在深曲的巷裏：倚着牆。兩種矛盾的生活，交織在眼前。：舊的腐蝕，新的萌芽。舊的學校的胡鬧，新的生命的軌範，交織在眼前，分佈在眼前。是兩個極端。然而新的生活，像戴着遠光的眼鏡，像雨中的黃昏，還隔得遠。她要捕捉這個新的萌芽，她該到那裏去？

她有新鮮的意志，她有沸爐的熱情，她也有理想，有憎厭，有愛着，然而更明顯的是她曉得自己會彷徨於這愛與憎間，去與從間，缺乏果決，也缺乏判斷。人世的課題須要有豐富經驗和毅力的人來解答，她是欠缺這種經驗與毅力。她該到那裏去？

經過一番尋思，她想起這句教訓來，別忘記感情被人征伏。由這話而想起以前的教師秦怡如，想起留下的一個地址，想起他幹的新村運動，想起青山綠樹的鄉村生活。她決定到那裏看看他去，於是——

徐英華便到了這個新地方來。上車的時候是夜裏，到大角村的時候是第二天下午。她走出車站，問明了大角村的地址，坐了小車到那裏。一路上聽着小車夫誇說着大角新村辦

得是如何如何的好，秦怡如這個人是如何的誠實，熱心，克苦耐勞，肯代鄉下人辦事，鄉下人又是如何的佩服他，聽從他，感激他。鄉下人這一年來知識程度都長進了很多，村中有合作社，有學堂，有農事指導所，有俱樂部，閱報室，有小型的診療所。英華聽着這些從未聽過的事，忘記了疲倦。

天快晚。小車沿着田塍走着，穿過高高的稻草場，穿過牛棚，水車，彎彎曲曲的路，唧唧呀呀的聲音。太陽落到林



(怡如和英華並坐着談些往事。)

有為的英雄。

而她呢？——她是不是也有一番作為足以頡頏？

忽然英華的耳朵邊紅了。雨後一片的紅霞微微地透露點彩色，照在耳邊，又隱沒了。

「小姐，你沒有到我們這個村子來過嗎？」車夫問。

「沒有，我這還是第一次呢！」英華說，愉快地。

「我們的秦先生你可熟識？」

「以前她是我的老師。只是不會有多年了。」

車夫又說秦

先生是常年住在村上的。自從他來後，除了有特別的事他就不會離開這村，他說，這裏就好比他的家一樣。他沒有家，這就是他的家。還有秦先生有一句話也是他挺佩服的。車夫又說：

「秦先生有一句話常對我們說：『中國的鄉村是比任何國都多的，鄉村不弄好國家也沒有法弄好。果真個個人從小地方做起，先辦好一個鄉村，祇要小小的一個村，國家也自然會好。』小姐，你怕也是讀過書的人，說這話對嗎？」

英華點點頭。她記起的事還是秦怡如，幾次她問起秦怡如的狀況，車夫也不憚煩的說給她聽，英華聽車夫說秦怡如沒有家，覺得奇怪，問是不是秦先生的父母都死了。車夫說：

「這件事叫人最糊塗。秦先生什麼私話都對人說，唯有這件事一直不會聽他說起過。也不一定他父母去世，：不一定這麼說：也許是死了：不過他總像有什麼特別的原因似的。」

說到這裏車夫忽然想起來說道：「呵，還有一件事我告訴你！秦先生今天膀子上圍起黑紗來。有人說是長輩死了圍黑紗。：不曉得秦先生是爲什麼！他又不對人說。我們也不問。：小姐，是不是長輩死了呢？」

英華點點頭。車子轉過一個灣，前面聽見也有唧唧啾啾的聲音。走近一看果然是小車，車上坐的一個人老早望這邊喊起來：「老姚！老姚！」

車夫也喊起秦先生。英華一望，果然有點像多年不會的秦怡如似的：平頂頭，圓胖臉，走下車來，兩個人站在一起，秦怡如起初有點忘記徐英華，經徐英華報告姓名，他才恍然大悟，伸出手來握英華的手，英華羞縮了一會，但是立刻又伸了開去。

英華把來意告訴了秦怡如，秦怡如很高興，說他正想招一班舊同學來，她來是歡迎不暇，只是他今天有事要到X城去，可不可以她一個人先到新村去，他明天就來。

英華把來意告訴了秦怡如，秦怡如很高興，說他正想招一班舊同學來，她來是歡迎不暇，只是他今天有事要到X城去，可不可以她一個人先到新村去，他明天就來。

英華楞了一楞，她的意思是：「除了你，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恰如看她這樣子，立刻改變了意思，堅決的說：「我不去了。車子就跟我回去。」英華看他這樣到大大的不安起來，紅着臉說道：「秦先生還是到×城去，我先到村裏。怎麼可以爲了我就攔了公事呢？」

「也不是公事。」秦恰如說到這裏顯着煩亂的樣子：「是私事。我不去也沒有什麼。」

立刻，他決斷的吩咐車夫向回路走，英華也無從勸解。他們兩人都跳上小車子。推英華的車夫老姚看一輛車上坐一個人，很滑稽，笑着說：

「兩個人坐一部車不好嗎？」秦恰如聽這話正想下車，可是又停住了，他還是吩咐車夫照樣往前推。

老姚笑着，在夜色裏。……車子，兩部，咿咿啾啾的。

當車子到達了新村的時候，由秦恰如領着她到一個鄉村小學。他說，她以後就可以住在此地，她在學校裏擔任點課務。

經過一個曠場，天全黑了。英華問恰如：「這樣晚，鄉下沒有什麼不平安嗎？」

秦恰如哈哈的大笑：「有什麼不平安呢？沒有生活社會上才有不平安的現象。大角村的人是個個都有生活的。他們認得字，也懂得農藝的一點淺近知識。不但是個個人都有工作，種田以外還有

種種副業，像種菰，種薄荷，種蕪麻；利益都很好，再說到鄉村裏沒有東西像布疋，肥皂，洋燭之類，的確是比城裏貴，可是我們也有辦法。村裏有一個合作社，整批的把日用品買進來，又照原價批發了出去。價錢還是很便宜。我們這裏的人，生活是很安定的。」

說着話，走着，他們走進一所平房。房子裏亮着油燈光，還響着一羣人讀書的聲音。

「這是我們的識字班夜班。」秦恰如領着徐英華走了進去，望見一個大教室，坐着五六十人，男女老少都有，亮着歡喜，興奮的臉，望着一個女教員在黑板上寫着畫着，女教員唸一聲，學生跟着唸一聲。

「是六個月一班，畢業的已經有幾班了。」秦恰如又告訴英華：這裏的識字班一共有兩班，一班是早班，一班是晚班。

走進左面的一個空房間，秦恰如指指房間告訴英華說，這是以前的「問字處」和「代筆處」，現在搬到俱樂部那邊去了。給她住正好。英華看看這間房外面池塘，窗子外有幾棵樹，環境挺清幽。她很高興。

這天秦恰如爲她忙了一陣，給她預備晚飯，給她預備牀鋪，最後，坐在俱樂部前面的草地上玩了一會，隔着窗子，望見裏面的燈光，來來去去的人影，歡樂的笑聲，夾着樂器的聲音。恰如和英

華坐在石凳上，談了一些×城的事，恰如問英華小學畢業以後的經過，她的進育英女中的種種情形，聽英華談到秦蔭凡，談到顧浩，傅木森，恰如不住的歎氣。

英華又說到教育研究會和她大哥石堅，和醞釀了多次的反秦反顧運動，秦恰如的意思是表示惋惜。他歎了一口氣道：

「石堅的脾氣我是曉得的。缺乏毅力，這人的感傷氣太重。理想過多，批評過多，牢騷過多，做的事却很少。」

「怎麼我哥哥石堅你認識？」說到了興頭忘記用「秦先生」的稱呼，但是才一說出口又覺得很陌生，加補了一句：「秦先生，你是什麼時候認識他的？」

「我和他是老同學。我們是××中學的同學。我原來是在師範，他是在中學，後來師範併到中學成立一個師範科，我們同了一年學，是我在初三的一年。」

由和石堅同學談起旅行的事。英華想起以前和石堅有一年到浮石山的旅行，她一個人走到一個山澗邊，看見一個青年正在谷中急流裏游泳，山洪暴發，瀑布衝下來，青年的大半個身體被捲到激流裏，驚呼着求援，英華不敢救，喊她哥哥來救他，等到她哥哥會見那個青年時，他們原來是相識。他們是同學，後來石堅回家還告訴英華，說那個青年姓秦，學問很好，也很有奮鬥精神，據說他的家庭極頑固，父親有錢而不給他讀

書。他比石堅低幾班，但是他的事石堅全清楚。

英華總疑惑做她教員的秦恰如就是那年在山澗中游泳的人。只是那天很匆忙，他有半個頭沒在水裏，不會看清面部，今天一聽秦恰如說是石堅的同學時，她斷定兩個人便是一個人。她自然的想起那天的情景。春天的山澗，石頭衝激着汨汨的聲音，爛熳的山花，合抱的樹木，牽掛在山谷中的青草綠藤，……兩個手儘划着，伸長頸子，叫着，求援，但是瀑布遠遠的衝下，浪花一捲，身子便又矮了下去，那種尷尬的樣子，是不是就是眼前這個着草綠制服的目光炯炯的青年呢？

她不好問，用眼睛呆望天，偶然斜覷秦恰如幾眼。心裏覺得萬分好笑。

山野的夜，帶着明亮的月亮和清新的空氣，她覺得原始性的復活。天真的嬌態。

終於忍不住問秦恰如：「那年？——我記不清那年了。好像我和石堅有一次到浮石山去玩，秦先生在那邊游泳，……還記得麼？」

秦恰如狂放的笑，說：「有的。我還記得幸虧一個女孩的叫喊，那是你麼？」

秦恰如的眼睛閃着光。光的眸子，照在夜空中。夜，發出溫情和光輝。也不知道是月，是星，是眼睛。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為綜合性刊物，以推動大陸文化為主旨，舉凡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實業、軍事、文藝等稿件，均所歡迎。
- 一、來稿篇幅不限，惟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一、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預先徵求本刊同意。
- 一、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如同時在他處發表者，一經查出，即行取消稿酬。
- 一、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一、投寄之稿，刊載與否，概不預覆，亦不退還；但來稿在五千元以上，且附足郵資者，不登載時可以退還。
- 一、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並加蓋圖章，否則即以卸論。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 一、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以儲備券六十元至一百元。
- 一、本刊絕對公開。來稿請寄至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希勿寄私人。



△中日無論在地理上，經濟上，人種上，應該協力合作，這是一般的常識。如果日本有滅亡中國之心，則繼續抗戰，自屬不得已之舉。但現在日本既實施新政策，放棄在華特權，而與中國平等合作，則繼續抗戰自失其意義。然而渝方却為英美所誘惑，仍繼續抗戰，以阻止中日全面和平的實現。張光輝先生的「中日全面和平之新途徑」一文，是專從種族的立場上，論述中日理應全面合作。其立論的透澈，內容的充實，確可供中日兩國，關心全面和平人士的參考。

△自中日事變以來，中國的物價，繼續的上漲，漫無止境，近來漲風更熾。如物價任其上漲不已，不想辦法解決，則直接足以威脅民生。李明達先生的「物價問題的檢討」一文，對於物價上漲的原因，有切實的檢討和分析，最後並提出抑平物價的具體辦法，定可供當局之參考。

△日本精神的「大和魂」，往往被世人所誤解，以致不能明瞭其本質。小竹文夫先生的「大和魂」一文，對於大和魂的本質，有正確的辯解，讀此文以後，我們可以明白大和魂的本質。譚先生似乎好久不給我們寫稿了，這次蒙他特撰短篇創作「反串」。題材

現實而新穎，字句間頗含諷刺，讀來自覺別有一番風味。同時，我們相信一般情愛的夫婦們讀了更會增強他和她間一種相助互恕的精神，而使家庭裏永遠呈顯着融洽幸福的氣象。本刊為節省紙張，實踐戰時體制，本期頁數較少四頁，惟質量反見充實，務希讀者明鑑為幸。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四 元 郵費在內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字一〇九一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電話三四三三三三三四三三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 册) 八 元
半年 (十二 册) 四十八元
全年 (二十四 册) 九十六元

本 刊 特 約 販 賣 處

五 洲 書 報 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 九二四七六

代 辦 部

- 華北 金剛書報社
- 漢口 漢口文具社
- 松江 國文具公司
- 嘉興 標新書局
- 高郵 教育用品社
- 揚州 元大商店
- 泰縣 嘉華書局
- 南通 會文堂
- 杭州 世界書局
- 蚌埠 和書局
- 蕪湖 萬象書局
- 常州 新泰書局
- 南京 業餘商社
- 蘇州 四蒙書店
- 鎮江 新民文具社
- 蘇州 商務印書館
- 蘇州 新書局
- 蘇州 勵學文具店
- 蘇州 世界文具社
- 蘇州 界教育用品社
- 蘇州 中華書社
- 蘇州 建國書店
- 蘇州 中心書店
- 蘇州 新國民書局
- 蘇州 野草書屋
- 蘇州 大同書局
- 蘇州 中央書店
- 蘇州 金門書局
- 蘇州 中央書報社
- 蘇州 新書局
- 蘇州 蘇州文具社
- 蘇州 新國民書社
- 蘇州 新青年書社
-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
- 蘇州 開通書局